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小智童普及版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Lu Bin Xun Piao Liu Ji



希望出版社

责任编辑　武志娟
助理编辑　刘月琴
复　　审　谢琛香
终　　审　赵连娣
策　　划　久　升
设计制作　彩虹智童
封面绘画　刘恚君





ISBN 7-5379-3649-8/I・427
定价：9.00 元（全套定价 90.00 元）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小智童普及版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Lu Bin Xun Piao Liu Ji

主　编：启　迪

编　译：石延博　杨子江　王　芳　崔　丽

张　森　梁　莉　王文仓　蒲　煜



希望出版社



导读

丹尼尔·笛福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欧洲的小说之父”。他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笛福1660年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20多岁时就已成为一个体面的商人。他从事过内衣、烟酒贸易，开过砖瓦厂，也经历过破产。他还从事过政治活动，并因出版大量政治性小册子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继续办报纸刊物，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评论文章，又因此被捕了几次。笛福到了晚年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写《鲁滨逊漂流记》时他已经59岁了。

《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鲁滨逊的离奇遭遇。鲁滨逊出身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一心要遨游四海，他不顾父母的劝阻，离家去做了船员。他在非洲海岸遭到海盗袭击成了奴隶，逃脱后在巴西开始经营种植园并发了财。为了补充种植园的劳动力，他又登上了去非洲的航船，途中突遇风暴，所乘船只失事，全部人员中只有他一人漂流到无人的荒岛上。他从遇难船上运出粮食、衣物、工具等生活必需品，开始了在岛上的独立生活。《圣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盖起了房子，种植谷物，驯养山羊，用兽皮缝制衣服。后来，他又搭救了一个

土人，于是他便有了自己的仆人。

他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直到一艘英国轮船来到该岛附近。鲁滨逊帮助船长制服了叛乱的水手，在船长的帮助下返回了英国。这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鲁滨逊收回了他在巴西种植园的全部收益，并把一部分赠给了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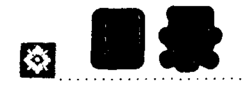
《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受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而写成的。当时一个名叫塞尔柯克的苏格兰水手在航行途中与船长发生冲突，被遗弃在荒岛上，独自生活4年后才被一只过往船只救出。然而，笛福塑造的鲁滨逊却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具有人类的优良品质，如勇敢、智慧、意志坚强和热爱劳动，而且还具有一个"理想的"资产者应有的一切特征：实干精神、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严谨等。

全书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难忘的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作者用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全书语言自然流畅，文字通俗易懂。浓烈的写实风格使《鲁滨逊漂流记》成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初期的经典之作。直到现在，这部作品仍然保持着巨大的魅力。





目录





第一部　矢志航海

1. 初尝风暴

我叫鲁滨逊·克鲁索,1632年出生在约克城的一个体面人家。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曾在军队中担任中尉,在与西班牙人的交战中阵亡;另一个哥哥,至今下落不明,正像我父母亲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自小就渴望遨游四海,而父亲却希望我安守家园。我那种一心一意向往大海的念头让他们忧虑不安。

一天清晨,严厉的父亲就此事向我提出了严肃的忠告。他认为像我这样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孩子,如果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他说我们既不用像穷人那样为面包而操劳,饱尝缺吃少穿之苦,也不用像上层人物那样,为奢华、野心和彼此攀比而心力交瘁。他

【中尉】 军衔,低于上尉,高于少尉。

【下落】 寻找中的人或物所在的地方。

【中产阶级】 中等资产阶级。



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冒险的人一般都是无立锥之地的穷人，要不就是野心勃勃而又家财万贯的富人。总之一句话，航海不该是我们中等人家孩子干的事。他劝我不要犯倔，不要闹小孩子脾气；并说，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他一定设法让我过上幸福的日子。最后，他要我以哥哥为鉴，说哥哥就是因为不听劝告，非要去打仗才白白送掉性命的。

我当时被父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决心听从他的劝告，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过他所说的中产阶级该过的日子。但没过几天，这个决心就动摇了。

一天，我看到母亲比平常高兴，就告诉她说，我拿定主意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请她帮我说服父亲。我又说，如果不让我出去走一趟，我是无心去干其他事的。这番话使我母亲异常恼怒，她坚决地说，她不愿拿这类话去烦我父亲。她很清楚我父亲对我的安排，而她自己就更不愿意帮我走自取灭亡的道路了。



【立锥之地】 形容极小的一块地方。

【野心勃勃】 形容人心里怀着狂妄或远大的企图。



后来我知道，母亲还是将这番话完完整整地告诉了父亲。他听后非常忧虑，对母亲叹息道："这孩子如果肯待在家里，一定会享尽人间幸福。可是如果他要出海去，就会成为世界上命运最悲惨的人。因此，我不能答应他。"

此后近一年的时间，我成天无所事事，怨天尤人，常埋怨我的父母不尊重我的意愿。一天，我去赫尔城玩，恰巧碰到我的一位同伴，他正打算乘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他极力怂恿我跟他一块儿去，还说一分钱也不要我出。就这样，我连一个口信都未带给我的父母，就于1651年9月1日踏上了开往伦敦的一艘船，从此开始了我不幸的漂泊生涯。我深信，自有记载以来，没有任何青年航海家的悲惨命运开始得比我更早，持续得比我更久。

我们那艘船刚驶出恒比尔海口，就碰到了风浪。初次航海，我感到身体有说不出的难受。风浪越来越大，海面上波涛汹涌，浪头高耸，仿佛每一个浪头都要将我们活活吞下去。在这种紧张而痛苦之中，我发了很多次誓，下了很多次决心：假如我能保住性命，重返陆地，平安回到我父亲身边，我一定会听从他的忠告，一辈子不再出海了。现在，我觉得他关于中产阶级生活的看法简直就是至理名言。

第二天，风势减弱，海面渐渐平静，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宁静的海面。

【无所事事】 闲着什么事也不干。

【怨天尤人】 抱怨天，责怪别人。指遇到挫折或困难时一味归咎于客观原因，埋怨别人，不从主观上找原因。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一点儿难受的感觉也没了。看见前一天面目狰狞的大海此时竟如此宁静，我惊叹不已。那位伙伴担心我会就此放弃航海的念头，便走到我身边为我打气："伙计，昨天那点儿微风让你害怕了吧。"

"微风？说得轻巧，那可真是可怕的大风呢。"

"大风，那可算不上。只要咱们的船牢固，海面宽阔，这点儿风就不过是叫人提神爽心的微风罢了。不过也难怪，你初出茅庐，还是个新手呢。来，我们来个一醉方休，然后将它通通忘掉吧！"

其他的我也不想细说，总之，我就像普通老水手一样，被灌了个酩酊大醉，然后呼呼地睡过去了。一觉醒来，我决心畅游四海的想法又涌上心头。当然，那些誓言和悔恨时不时还会闯入我的脑海，那时，我就去喝酒，去胡闹，去赌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拼命地摆脱它们，忘却它们。不到五天，我便完全抑制了那些念头，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将理智远远地抛到一边去了。正因为如此，我就注定要再受一次难。而这一次面临的大祸更是变本加厉，就连恶棍遇上了它，也得发抖，也得求饶。

第六天，我们遇到了逆风，不得不在雅木斯海口下锚停泊。与此同时，又有许多船只停下来进了海口，等候顺风。

【初出茅庐】 比喻刚进入社会或刚到工作岗位上来，缺乏经验。

【一醉方休】 直到喝醉了才停止。

【变本加厉】 变得比原来更严重。



我们的船停进海口已经四五天了，风反而越刮越紧，一点儿也没有转向的势头。但我们也不担心，因为这个海口素来被认为是良港，而且我们的锚也很好，因此我们成天只是按水手的方式大肆玩乐。到了第十天，风势突然加紧，我们连忙落下中樯。傍晚，海浪更高了，我们的船头好几次没入水中，船身摇晃得厉害。我们以为锚脱落了，船主下令将大锚也放下去。

风暴越来越大，势头大得可怕。船主虽然强作镇定地指挥各项事宜，但他经过我身边时，我却听到他不断自语道："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下地狱了，我们都要完蛋了。"听到这番话，我吓得要死。我走出舱房向外望去，看到的是一片惨状：排山倒海的浪头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袭来一次，一英里外的一艘船在船员的惊呼声中沉下去了；又有两艘船脱了锚，船面上一根桅杆也没剩下，此时正向洋面漂去，生死未卜；另有两三艘轻便的小船被风刮得摇摇晃晃，从我们船边飞了过去。

到了傍晚，船主在大副和水手长的极力抗议下，同意砍去前桅。前桅砍去后，主桅的重量失去了平衡，只得将主桅也砍去，最后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甲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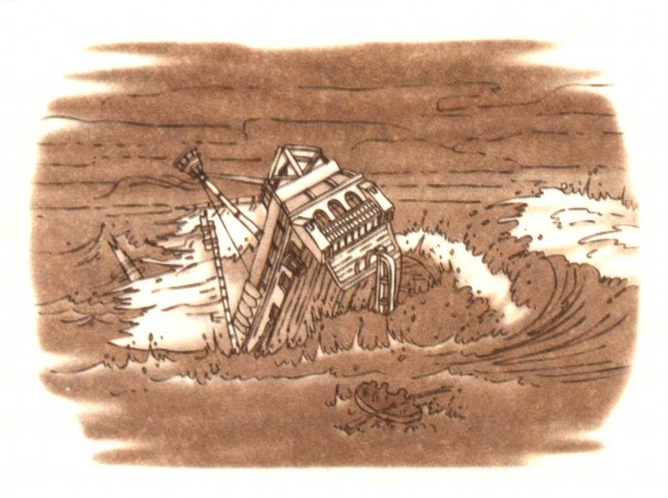
任何人都可以想象我此时的心情，往日那点儿小风小浪尚且吓得我魂飞魄散，更何况现在。忏悔之后的负罪感加上风暴带来的恐惧，让我堕入了无以复加的悲惨

【排山倒海】比喻力量强、声势大。
【生死未卜】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
【魂飞魄散】形容非常惊恐。



境地。风暴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的船不住地在海里挣扎，水手们不断地喊叫着："它要沉了，它要沉了！"此时我看到船主、大副、水手长和一些稍有经验的人都在不断祈祷，仿佛船随时都会沉到海底去。

到了半夜，一个在舱底检查的人跑上来喊道："船底出现了裂缝！"紧接着另一人也跑上来说："开裂处已进水四尺！"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心仿佛已经停止了跳动，就像僵尸一般仰面躺在床上等待死神来临。这时有人一把把我拉了起来，说我以前啥也不干，现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总可以去抽抽水吧。于是我便走到抽水机旁，卖力地干起来。这时，船主看见几只经不起风浪的小煤船正从我们船边经过，便



【肆无忌惮】 任意妄为，没有一点儿顾忌。
【生死存亡】 或者生存，或者死亡。形容事关重大或形势极端危急。



下令放枪求救。我一点儿也不懂放枪的用意，乍一听枪响竟吓得晕了过去，谁也没有精力来管我。另一个人走过来，只是将我踢到一边，便接替我在抽水机旁干了起来。

我醒来后，继续加入抽水的行列。此时风暴小了些，但舱底的水已经积得相当深了。看来想要将船驶进某个港口是不可能了。船主下令继续鸣枪求救。这时，一艘轻量级船听见了枪声，冒着危险放了只小艇前来救援。可是由于风浪太大，小艇无法靠近我们，我们只得投下带浮标的绳子。他们拉着它，在我们的帮助下才靠到了我们的船尾。历尽千难万险，我们全体成员终于上了小艇。而此时，小艇又无法靠拢他们的大船，于是双方商定，让小艇随着波浪漂流，只要向着岸的方向行驶就行了。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它就沉下去了。但当时我已无心去看它，因为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惊吓和恐惧压迫着我，只觉得前途渺茫，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我们的小船漂流而下，直到过了温特顿的灯塔。那里的海岸向西凹进，能挡住一些风。我们竭尽全力才将小船摇进了海湾。上岸后，我们像一群残兵败将一样徒步走到雅木斯。看到我们这些饱受海难折磨的人，雅木斯人显得十分慷慨，他们不但为我们安排了住所，还为我们筹集了旅费，资助我们到伦敦或者回赫尔。

【浮标】 设在水面上的标志，用来指示航道的界限、航行的障碍物和危险地区。
【灯塔】 装有强光源的高塔，晚间指引船只航行。
【残兵败将】 残存下来的士兵和将领。



2. 遭遇海盗

这次海难后，我并没有选择回家过安稳的日子。尽管有几次我还算清醒的头脑在指使我回家，但内心却受着那不可抗拒、不可预知的神秘天数的支配。

那位怂恿我航海的朋友，而今却满面愁容，有些闻海丧胆了。他把我引荐给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船主。他父亲关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你最好不要再出海了。这次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兆头，证明你是不该做海员的。"他又说："你这次航行，完全出于试一试的念头。老天爷就让你尝尝苦头，警告你说，这可不是你该从事的行业。或许正是因为你的原因，我们才遭遇了这一切呢。不过，我倒要问问你，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心想要出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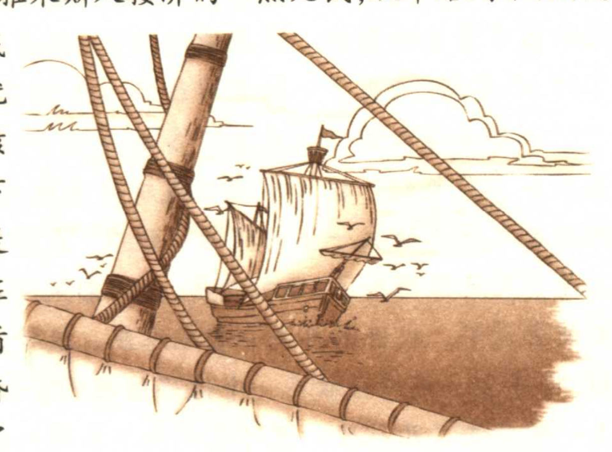
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身世，还有我父亲对我的劝告

【天数】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于上天安排的命运，称为天数。



告诉了他。他听后勃然大怒，说哪怕谁给他1000镑，他也不该让我这样的倒霉鬼上船。然后，他又心平气和地劝说我："相信我吧，年轻人，如果你不回家，你无论到哪里，噩运都会跟随你，直至你父亲的话全都应验。"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就此分了手，从此再未见过面。我靠着雅木斯人接济的一点儿钱，从旱路到了伦敦。一路上，我始终在犹豫，不知该继续冒险下去呢，还是该回家。在这种矛盾中，我昏昏沉沉地过了好多天，总是下不了决心，但回家的念头却着实让我感到厌恶。末了，我放弃了回家的念头，觉得还是航海适合我的天性。



昔日诱引我离开家乡、促使我想入非非的力量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又一次选择了世界上对我而言最不幸的事业。坦率地说吧，我又踏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的行话讲，我要到几尼亚去了。

【勃然大怒】 形容非常愤怒的样子。

【噩运】 坏的运气。

【想入非非】 思想进入虚幻境界，完全脱离实际。



这一次,我很幸运。一开始我便结识了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到过几尼亚的船主,在那边买卖做得很成功,因此决定再去。他和我谈话后,觉得我这人还挺识趣,于是就主动说,假使我愿意跟他去,他可以不收船费,而且还可以像合作伙伴一样和他一起吃饭。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善意,很快就和这位正直诚实的人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我照他的建议,从亲戚那里借来了约40英镑,购买了一批零碎物品准备到几尼亚出售。

一个海员应该懂的我差不多都弄懂了,同时还挣了差不多300英镑。这次航海的成功使我更加雄心勃勃,同时也成为葬送我一生的根源。现在,我勉勉强强称得上是个几尼亚商人了。不幸的是,我的船主朋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我决定再去一趟几尼亚。我带着近100英镑,将另200英镑存放在一个值得信赖的寡妇那里,便搭上一艘船去了几尼亚。这可真是最不幸的一次航行。

当我们的船正行驶在加纳利群岛和非洲海之间时,一艘从萨利来的土耳其海盗船出现了。它扯满了帆,全速向我们追来。我们也扯满帆,希望逃脱。但两船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只得作好战斗准备。我们的船上有12尊炮,火力远远赶不上海盗们的18尊。下午3点,海盗船追上了我们,他们本想横撞我们的船尾,却误撞到一边的后舷上。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急忙将8尊炮都搬到这

【雄心勃勃】 形容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样子。

【全速】 速度达到极限。





边，一齐开火，他们也同时向我们开炮。这一次我们没什么伤亡。第二次，他们换了方向，向我们另一侧的后舷攻来。与此同时，另有60人攻上甲板，砍断了我们的桅索。我们只得全力反击，把他们击退了两次。唉，我实在不想细说这幕惨景。总之，最后我们的船完全失去还手之力，失去3个同伴，还有8个受了伤，我们只好缴械投降了，所有的人都被掳到摩尔人居住的萨利口岸。

因为我年轻，做事乖巧伶俐，很适合海盗船船长的需要，他就把我留下来做了他的家奴，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皇宫去了。唉，世事就是这样多变，我一下就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商人变成了可怜巴巴的奴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又想起父亲的预言，如今全都应验，再也没有谁能向我伸出救援之手了。可是，这一切不过是我苦难的开头罢了。

我想我的主人很有可能会带我出海，那么，他总有一天会被一艘西班牙或葡萄牙战舰打败，那时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这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罢了，因为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家里为他看守花园，等他出海回来时，又命令我去替他看守船只。这样的生活我整整过了两年。在这期间，我成天想的就是如何逃走，以此来安慰自己，但是在这种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的境地里，这一切只能是幻想。

大约两年后，我争取自由的念头又变得强烈起来。

【缴械】 被迫交出武器。
【万念俱灰】 形容失意或受到沉重打击后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情。
【痴心妄想】 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



这时,我的主人大概是生意不好的缘故吧,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很喜欢吃鱼,每周总有那么一两次要坐着舢板去海口捕鱼,这时他会叫我和一个叫莫列斯科的人为他摇船。我捕鱼的技术很不错,有时他会吩咐我们和他的一个亲戚一起去为他打鱼。

一次,我们和主人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出海,不料海面突然起了大雾,把我们困了一天一夜,差点儿就回不来了。主人受了这次惊吓后,打鱼时就更慎重了。他用从英国船上夺来的长艇代替了原来打鱼用的小舢板,还在长艇上装备了航海用的罗盘与粮食。他又叫人在长艇中央装了小舱,容得下自己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吃饭睡觉,并在饭桌的抽屉里放上咖啡、面包、米和几瓶酒。

【罗盘】 测定方向的仪器,由有方位刻度的圆盘和装在中间的指南针构成。



3. 逃脱奴役

主人要和本地两三个有头有脸的摩尔人一起乘这艘船到海上闲游，顺便捕捕鱼，打打鸟。为了迎接他们，主人头天便派人把许多食品运上船，还吩咐我把他那艘大船上的三枝短枪和火药也拿到小艇上。

我遵照他的指示，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帖帖。不料第二天却只有主人一个人来了。他说客人临时有事，不能来了，便叫我同摩尔人以及一个叫佐立的小孩儿为他打点儿鱼回来，他的朋友当晚要到家里吃晚饭。

这时，我仿佛看到自由的曙光就在眼前闪耀。我不动声色，开始作逃跑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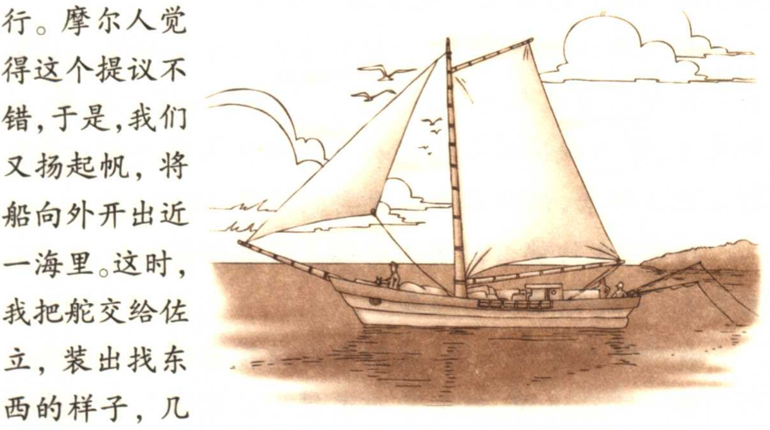
我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应该擅自吃主人的白面包。他一听有道理，就弄来一大筐当地的饼干和三罐清

【曙光】 清晨的日光。比喻已经在望的美好前景。



水。然后，我趁摩尔人不注意，偷偷将主人的酒瓶拿上船，把它藏好。接着，我还拿了一包线、一把斧头、一把锤子和六磅多蜜蜡到船上。这些东西都十分有用，尤其是蜜蜡，用它可以制蜡烛。接着，我又诱使摩尔人弄来了火药和散弹，谎称我们趁小艇上有枪，可以打打鸟儿。他拿来一个大皮袋，袋里装着一磅多火药、五六磅子弹。我把火药放在一个空酒瓶里以免受潮。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扬帆出航。驶出约摸一海里，我们便落下帆捕鱼。这时的风向是北偏东，与我所希望的南风相反，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离开这可怕的地方。至于以后会遭遇什么，就听天由命吧。

我们停在这儿打了会儿鱼，我故意装作什么都打不到的样子，对摩尔人说，我们得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去才行。摩尔人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我们又扬起帆，将船向外开出近一海里。这时，我把舵交给佐立，装出找东西的样子，几



【海里】 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一海里等于 1852 米。
【听天由命】 任凭自然地发展变化，不作主观努力。



步跨到摩尔人身后，然后猛然将他拦腰抱起，一甩手就把他扔进了大海。他很快就像个软木塞似的浮出水面，恳求我让他上船，说情愿跟着我，听我使唤，不管到哪儿都行。我的船此时行驶得很慢，眼看他就要追上了，我只得从船舱里取出一枝鸟枪，对准他说："你游泳的功夫好，游上岸不成问题。只要你好好往回游，我绝不伤害你；如果你非要撵上我的船，我可不会怜惜你的脑袋。我现在是豁出去了，不管怎样也要恢复我自由人的身份。"他听我说得这样坚决，便转过身向着岸的方向游去。凭他游泳的技术，我相信他一定会安安稳稳游上岸的。

这时我转过身来对小孩儿说："佐立，假使你对我忠诚，我就会让你变成个大人物；否则，我就像刚才对摩尔人一样，把你也扔进海里。"佐立笑嘻嘻的，露出一副天真的神态，他发誓说忠实于我。我呢，也没法对他怀疑。

当我们还在摩尔人的视线之内时，我就把船向着直布罗陀海峡方向驶去——这是聪明人都会选的路线。但船一开出他的视野，我便掉转船头，向东南方驶去。尽管那边全是未开化的黑人部族，有被野蛮人杀害的危险，但却能逃脱我主人的追捕。

我对摩尔人的恐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口气竟跑了五六天，估计再也无人会追到我时，才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靠了岸。这时，四周没有一个人影，这也正

【恳求】 恳切地请求。

【开化】 由原始的状态进入有文化的状态。



是我所希望的。我的目的是给船上补充一些淡水。为防万一,我决定等天黑再上岸。但一到天黑,四处便传来无数野兽的咆哮声,吓得佐立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央求我还是等天亮了再去取水。我说,天亮了野人也会发现我们,他们或许比野兽还凶残。可佐立说,那时我们可以用枪来对付他们。我一听有道理,就给他喝了杯壮胆提神的酒,然后在舱里躺下了。可我们一夜都没能合眼,因为耳朵里满是野兽的嚎叫声,让人一刻都不得安宁。

半夜,一只凶猛的野兽向我们的小艇游来,惊慌失措的佐立尖叫着让我快拔锚起航。我正准备给佐立讲我想出的计策,那野兽已游到离我们不到两桨的距离了。我立刻取出枪来,对着它放了一枪,那野兽当即掉头往回游。可枪声惊动了其他野兽,它们开始狂呼乱吼,震得地动山摇,我们只能蜷在艇上瑟瑟发抖。明天怎么才能取到水呢?我忧心忡忡。

但无论怎样危险,我们还是非得上岸不可,因为船上的水罐已空空如也。我和佐立一起涉水上岸,全身除了枪械和盛水的罐子外,什么也没带。

我不敢走得离船太远,以防有野人靠近。但佐立却什么也不顾,看到一英里外有块低地,就信步走了过去。不一会儿,便见他飞也似的跑回来,看那模样,仿佛正被

【咆哮】(猛兽)怒吼。
【忧心忡忡】非常担心、忧虑的样子。
【信步】随意走动;散步。



野兽追赶着,惊得我急忙跑去救他。原来他只是欢蹦乱跳地来告诉我,他已发现了很好的淡水。他的肩上还搭着他打的野味,是一只野兔。

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装满清水,然后吃了野兔,准备继续前进。

据我过去航海的经验,这里距加纳利群岛和佛特角群岛都不远。但由于没有航海仪器,我又着实不清楚这些群岛的具体方位,因此,只得沿着海岸继续走下去。

有一两次我似乎远远望见了加纳利群岛上的泰尼利夫山的山顶,很想壮着胆子驶过去,但都被逆风顶了回来,我只得望山兴叹。

第一次取水后,我们又靠岸取过几次水,每一次都险象环生。有一次,我一大清早就把船停在一个小海湾,想等涨潮时再往里走走。这时,眼尖的佐立发现岸边小山下躺着一个体积庞大的怪物,定睛一看,原来是只硕大无比的狮子。我说:"佐立,上去把它打死。"佐立很害怕,他说那狮子会把他一口吞下去。于是,我吩咐他别乱动,然后拿出最大的一枝枪,装上两颗大子弹,又填上大量火药,接着又给另两枝较小的枪装上弹药。一切就绪,我拿起第一枝枪,瞄准狮子的头开了一枪,不料打在它的膝盖上,只打断了它的腿骨。狮子怒吼惊起,却又猝然倒下,接着又用三条腿站起来,嘴里发出十分难听的吼叫。我

【着实】 实在;确实。

【险象环生】 危险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硕大无比】 形容非常大,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见没打中它的头,不由大吃一惊,连忙举起第二枝枪,这次终于击中了它的头,它颓然倒下。这时佐立壮起胆来了,要求上岸去给它一枪,我允许了。他就端着那枝小枪,涉水过去,把枪口放在狮子耳边,开了一枪,结束了它最后的痛苦挣扎。

这时,我颇有些后悔,为了这么个毫无用处的东西竟浪费了三份弹药,未免可惜。孩子气的佐立坚持要从它身上取点儿东西才走,开始他想用斧头砍下它的脑袋,结果费了很大劲,只弄回一只大得可怕的脚。

我想或许狮皮还有些用处,结果我们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皮剥下来。我把它铺在舱顶上晒了两天,干后便成了我们垫着睡觉的好褥子。

这次停船补充淡水后,我们又一直向南航行了十多天。我希望能在佛特海角一带碰上欧洲商船,这是我获救的唯一机会。

我们的船渐渐驶进了有人烟的地域。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一丝不挂、浑身漆黑的野蛮人。我很想和他们亲近亲近,因为这时我们船上的粮食已所剩无几,我必须从他们那儿获得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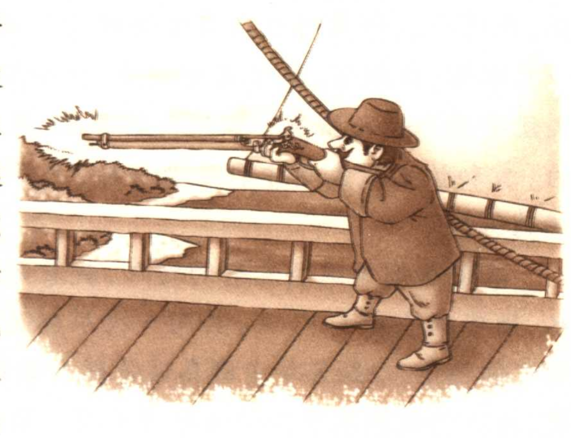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又碰到了野人群,便把船靠近岸边,他们也沿着岸跟着我们跑了一程,其中有一个人拿着镖枪样的长竿。佐立说,这就是他们的武器,掷得又远又准。看

【颓然】 形容败兴的样子。
【一丝不挂】 一件衣服也没穿。
【补给】 补充、供给弹药和粮草等。



来,我们双方都心怀戒备,不敢靠得太近。我只得远远地用手势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要东西吃。他们也做手势,叫我们把船停住,然后给我们取些东西来。我照做了。不到半小时,就有两个人从村子里跑回来,他们拿来一些干肉和粮食。但如何把肉拿到我们船上却成了问题,因为我们都很害怕对方。结果还是他们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们先把东西放在岸上,然后躲得远远的,等我们把东西拿上船后再走过来。

我十分感谢他们,正不知如何回报,突然机会来了,这时,有两个巨大的怪兽猛地从山里冲到海边。我也弄不清楚这两个怪兽为什么突然出现,但看来总不像是好事,因为那些野人都露出十分惊恐的神情,尤其是女人。顷刻间,除了那个拿着镖枪的人以外,其余的人都四散逃开了。猛兽并没有立刻去袭击野人,却在水里嬉戏起来,有一只竟然跑到我们船跟前来了。我一枪打去,正击中它的头



【两全其美】 做一件事情顾全两方面,使两方面都很好。



部。它挣扎着向岸边游去，但那只不过是临死前最后的挣扎，还没游上岸，它就断气了。另一只因受了火光和枪声的惊吓，拼命游上岸，一溜烟跑回山里去了。

那些野人同样被我的枪声吓得惊慌失措，有几个甚至吓得半死，跌倒在地。过了很久，他们才敢相信那只野兽确实已经死了。我下到水里，用绳子套住了野兽，然后打手势叫他们来拖。他们合力将它拖上岸，原来是只美丽而又健壮的豹子。

那些野人对豹肉垂涎欲滴，我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爽快地送给了他们。他们十分兴奋，马上动起手来，用削得极薄的木片飞快地剥下豹皮。他们执意要分给我们一些豹肉。我做手势表示肉都属于他们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愿要那张豹皮。他们乐呵呵地把皮给了我，还送给我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粮食。接着，我又举起一只水罐，口朝下，意味着全空了，希望能把它装满。不久便有两个女人抬来一口巨大的泥缸，然后又退得远远的。我和佐立又像刚才取粮食一样，上岸把三只水罐装得满满的。

我们告别了这些友好的野人，载着充足的粮食和清水，很安稳地走了11天，其间一次岸都没靠过。我们来到了佛特角，但距佛特角群岛还是那么遥远，如果遇到大风，我们仍然到不了任何一个有文明人的海岛。

【惊慌失措】 非常慌张害怕，失去常态。

【垂涎欲滴】 比喻看到好东西十分羡慕，极想得到。





正当我坐在舱中郁郁寡欢的时候，佐立突然叫起来："主人，主人，一艘帆船！"这孩子吓得不轻，以为那是摩尔人派来追我们的船。但我心里清楚，我的主人是不可能追这么远的。不过，那里确实出现了一艘帆船，看样子像一条贩卖黑人的葡萄牙商船。这可太让人激动了！但仔细一瞧，它并没有向我们的方向驶来，于是我使劲把船向海里驶去，决定尽可能和他们搭上话。

不久我便发现，尽管我把帆扯得满满的，我也绝不可能横插到他们的航路上去，因为在我发出信号之前，他们就会行驶过去。正在我绝望之时，帆船上的人发现了我们，料定我的欧洲小艇是属于某艘失事船只的，因此，便落下帆等着我们。我备受鼓舞，立即取出原主人的旗帜向他们摇了摇，又开了一枪。看来这两个求救信号他们都收到了，因为他们这时完全停了船，正耐心地等着我们。过了大约三个小时，我们终于靠近了他们的船。

他们先后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询问我到底是什么人，可惜我都听不懂。幸好他们找来一位苏格兰水手，我告诉他我是刚从摩尔人手里跑出来的奴隶，是英格兰籍人。这样，我和我的东西都被通通搬上了大船。

【郁郁寡欢】 心里非常苦闷。

【信号】 用来传递消息或命令的光、电波、声音、动作等。

【失事】 发生不幸的事故。





4. 在巴西做种植园主

此时我那绝处逢生的喜悦和感恩之情，想必诸位都能理解。为了报答船主的救命之恩，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他，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救你相当于是救我自己，因为说不准哪一天我也会处在你的境地。"他又说："我的船会把你载到巴西，那里离你的家乡还有十万八千里，如果我收下了你这些东西，到了那里你身无分文，又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你就只有饿死了。那不等于我救了你的命，接着又取了你的命吗？不行，不行，英国先生，我救你纯粹是出于善意。这些东西你自己保留着，到时会派上用场，能挣到你回家的旅费。"

这位正直的船主说到做到，一点儿东西都没要我的。为了防止船员乱动我的东西，他还把我的东西都放在他

【绝处逢生】 形容在危急关头找到生路。
【身无分文】 身上没有一分钱。
【善意】 善良的心意；好意。



那儿保存,并给我列了张详细的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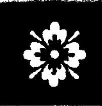
船主看到我的小艇很牢固,提出用80块西班牙金币买下它,还说上岸后只要有人出更高的价,他就会补给我其余部分。然后,他又说愿出60块金币买佐立。我实在不忍心把这个帮我获得自由的小孩儿卖出去,可是我看到佐立自己倒很乐意,而且船主又说,只要佐立以后能信仰基督教,10年后就恢复他的自由。我想了想,也就同意了。最后,船主又买了所有我愿出售的东西,包括豹皮、狮皮、酒箱、枪枝、等等,而且出价也很慷慨。总而言之,我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共换来220块西班牙金币。

到了巴西,船主将我介绍到一个正直的人家去住。这人有一片甘蔗园和一个制糖作坊,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如何种甘蔗与制糖。我看到这里的人生活得很好,富得也快,便打定主意弄张入籍证,买块地,当个种植园主。这一切很快便如我所愿了。

我的种植园紧挨着里斯本人威尔斯的种植园。我们两人境况相似,由于种种限制,头两年仅限于种粮食。到第三年,我们开始种烟草,并开辟了一大块空地,准备来年种甘蔗。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手,这时我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佐立让了出去呢。

我现在过着父亲期望我过的中产阶级生活。我常常思索,我干吗要跑到离家5000英里的地方,来过我本

【基督教】 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奉耶稣为救世主。
【作坊】 手工业工场。
【久而久之】 经过了很长时间。



在家乡就可过上的生活呢？每当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异常懊丧。除了偶尔跟我的那位邻居谈谈话之外，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人被抛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一般荒寂凄凉。

现在我相信，当一个人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时，命运就会让他饱尝苦难，最终教会他识别什么是幸福。因此，当我抱怨这段生活时，就注定要在以后的日子里饱尝荒岛生活的苦涩滋味。

当我那小小的种植园已经经营得像模像样之时，那位救我性命的船主朋友再次来到巴西装货。于是，我把自己在伦敦有存款的事告诉了他。在他的建议下，我写了份委托书和一封给寡妇的信。船主回去后，便委托一位伦敦商人帮我取了100英镑，并用它换取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包括铁器、工具以及种植园需要的种种用具。

寡妇从信中得知我的遭遇，非常感激搭救我的船主，自己特地拿出5英镑来感谢他。船主哪会收呢？他便用这钱为我雇了一个工人，并说明，他可以替我工作6年，在这期间，除了我自己种的烟叶以外，其余什么都不要。

除此之外，我的货物中还有一些特别贵重的英国工业品。我把它们售出去，卖了很好的价钱，利润翻了四倍。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黑奴和两个欧洲佣人。我的种植园已发展得远远超过了我那位可怜的邻居。

常言道，人不能得意，得意就会遇上噩运。对我而言，



【懊丧】 因事情不如意而情绪低落，精神不振。
【荒无人烟】 十分荒凉，没有人家。





这句话是再正确不过了。第二年,我的种植园大获成功,整整收获了50捆烟叶,每捆重达160磅。我把它们晒好,只要商船到来,就可以运走了。

看到自己的种植园日益兴旺发达,财富越积越多,我那不安分的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正像我过去幻想从我父母身边逃走一样。我本来可以靠我的种植园发家致富,可是偏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去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冒进,而再次把自己抛进不幸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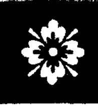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我在巴西待了近四年,不但种植园发展得好,还熟练掌握了本地的语言,结交了一些种植园主和商人朋友。

有一次,我跟几个商人和种植园主待在一起,又起劲地谈起以前遇见黑人的事。第二天一大早,其中三个人来找我,说他们特地来和我协商一件事,但首先要求我严守秘密。原来,他们打算搞一条船到几尼亚去买黑奴,还说他们并不准备把这当生意长期做,只是想运回黑奴,补充补充自己种植园的人手。他们希望我能当这条船上的管货员,到几尼亚海岸去替他们经营交易方面的事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把运回的黑奴分给我一份,一分钱也不要我的。

应该说,这个建议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绝好的机会。但对我这个事业已有一定基础,再过三

【冒进】 超过了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可能。





四年就能挣出三四千镑家当的人来说，如果还要允诺这样危险的航行，那简直是荒谬至极。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我这个人生来就抵制不住冒险的诱惑，生来就善于毁灭自己。总之，我还是答应他们了。我说他们必须答应我，在我离开期间照料我的种植园，万一我出事了，要按我的要求处理它。这些条件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还立了字据。我还立了正式的遗嘱，说如果我死于海难，那救我性命的船主便是我的财产继承人，种植园财产的一半归他所有，另一半则运回英国。总之，我非常谨慎地对我的财产和种植园进行了妥善安排。唉，要是我能这样谨慎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判断一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就应该坚决地拒绝再次航海的提议。

可是，我却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把理智完全抛在脑后，任凭幻想驱使我。我在1659年9月1日上了船，而恰好在8年前的这一天，我违抗父命从赫尔逃走，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呀！

【荒谬至极】 不合情理到了极点。
【字据】 书面的凭据，如合同、收据、借条。
【理智】 辨别是非、利害关系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5. 风暴余生

我们的船上包括船主、他的小仆人和我在内，共有14个人。船载重120吨，装有6门小炮和许许多多与黑人交易的小物件，如假珠子、玻璃贝壳、望远镜、刀子、剪子等。

我们沿着海岸向北开，一直向非洲驶去。一路上天气不错，只是稍稍有些热。过了圣奥古斯丁角，我们离开海岸，改变航线，其后又用了12天时间过了赤道。刚过赤道，我们就碰上一股飓风，来势异常凶猛。一连12天，我们的船任由狂风与命运摆布，船上我们这些可怜虫，随时准备着葬身海底。

除了风暴带来的恐怖，船上又流行起热带病来。有一个人患热带病死了，另一个人和那小仆人被大浪卷到

【飓风】 气象学上指12级的大风。





海里淹死了,船上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到了第十二天,风力稍减。船主尽全力测出我们所在的位置,但测量的结果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谓南辕北辙。船主向我请示航行的方案,并建议最好返回巴西海岸,因为我们的船已经开始漏水,而且损坏得很厉害。

我拒绝了船主的提议,不愿无功而返。我和船主一起看了看航海图,决定向加勒比群岛南边的巴尔巴多群岛开去。据我估计,如果我们不遇到墨西哥湾的逆流,15 天之内就能到达那里。到了那里后,可以对我们的船进行及时修理,再对船上的人员进行适当补充,否则我们就没法开到非洲海岸去。



计划已定,我们改变路线前行。但我们的方向由不得我们控制,到了北纬 12 度左右,我们又遇上了暴风,它以同样凶猛的力量将我们向西方推去,竟把我们推到贸易航线以外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我们的命运该是何等

【南辕北辙】 比喻行动和目的相反。
【方案】 工作的计划。



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忽然有人大喊:"陆地!"他话声刚落,我们的船就搁浅在一片沙滩上,再也动弹不得。巨浪继续凶狠地拍打着,我们全部到底舱躲避大浪的冲击去了,死亡好像近在咫尺。

我们此时惊惧不安的心情,是任何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都无法体会的。我们的四周只有肆虐的狂风,既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也不知这残破不堪的船还能支持多久。我们只能呆坐在舱房里,面面相觑,每一刻都面临死亡,每一刻都准备到另一个世界去报到。我们已放弃了任何徒劳的努力,只能等待。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船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立刻破裂,风势也开始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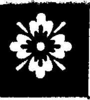
大船已无法挽救,我们觉得还是趁着风势稍弱,先拯救自己的性命要紧。

在这危急时分,大副抓住船上唯一的小艇,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把它放到大船旁边,然后我们一齐上了小艇,任凭上帝与风浪去支配我们的命运。此时的大海波涛汹涌,巨浪滔天。

我们怎敢奢望小艇能抵抗这样的巨浪呢?我们很清楚,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浪与岸的夹击一定会把它击得粉碎。可我们仍拼命向岸边划去。

【近在咫尺】比喻相距非常近。

【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形容大家由于惊惧或无可奈何而互相望着,都不说话。



我们向那神秘莫测的海岸划去，看不到任何一个可供停靠的海湾。我们离海岸愈近，陆地也就显得愈可怕。

大约划了一英里半，忽然来了一个像山那么高的浪头。它从我们后面滚滚袭来，顿时把小艇打了个底朝天，把我们所有的人掀翻在海里。我们还来不及叫一声“上帝啊”，波涛就将我们通通吞了下去。

当沉到海里时，我内心的那种混乱感受简直难以描述。在这样的惊涛骇浪里，连浮起来呼吸一下都成了痴心妄想。海浪一直把我向岸上推，然后把我留在了半干的岸上。我凭着残留的意识和力气拼命向前跑，希望能避开第二个浪头的袭击。可是这根本不可能，我刚跑出几步，就看见排山倒海的浪头又向我逼来，仿佛一个狰狞的怪兽。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屏住呼吸，尽力使自己浮起来，并设法向岸的方向靠近。我最迫切的愿望是浪头来的时候，把我向岸上推，而回去的时候不要再把我卷回大海。

那个向我扑来的浪头一下子把我埋进二三十尺深的海水里，我感觉到海水在用一种很猛的速度把我向岸上推。我屏住呼吸，拼命向前游。正当我憋气憋得肺都要爆炸时，海水将我抬出水面。尽管只有短短的两秒钟，却大大减轻了我肺部的压力，给了我呼吸的机会和重振精

【惊涛骇浪】 非常大而凶猛的波浪。比喻险恶的环境或遭遇。
【狰狞】 面目凶恶。





神的勇气。紧接着，浪头又将我压在水底下，但我总算支撑住了。然后，海浪又以同样的方式向我袭来两次。

在这两次海潮中，后面的一次几乎夺走我的性命。因为当海水卷着我向前冲时，我撞到了一块石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幸好，在第二个浪头打来之前，我苏醒过来，看到自己逃不过再次被海水淹没的命运，就干脆死死抱住一块岩石，屏住呼吸，一直到这阵浪头过去，然后，我就向前猛跑。尽管后面还有浪头袭来，但它只能盖过我的头顶，却不能再把我淹没，也不能再把我卷走了。我又向前跑了一阵，终于到了陆地。我攀上岸边的岩石，一屁股坐在地上。终于脱离了危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感到无比痛快。

【支撑】 抵抗住压力使东西不倒塌。这里指勉强维持。
【知觉】 感觉。





第二部　荒岛生活

1. 唯一的幸存者

我现在确信自己已经平平安安地待在岸上了，便抬起头来，感谢上帝。我相信任何有过死里逃生经历的人，都能体会我此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现在完全明白了英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风俗：当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被套上绞索后又突然得到赦免的时候，人们总要请一位外科医生来，一面把好消息告诉他，一面给他放血，免得这意外的狂喜将他刺激得晕过去。

我在岸上走来走去，做出各种古怪的姿势，庆幸自己已经脱险，并不断回味脱险的过程。我向那艘搁浅的大船望去，只见海面烟波弥漫，那船显得极为遥远。我不由自主地感叹："天哪，我居然上了岸！"同时，我深信其余的人全都淹死了，因为自此以后，他们全部无影无踪了。



【死里逃生】从极度危险中逃脱出来，保全了性命。

【作恶多端】做了很多坏事。





我环顾四周，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很快，我那高涨的情绪低落下来。坦白地说吧，我虽然命大脱了险，但脱险后的处境却异常可怕。我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没有武器可供防身，没有弹药可供狩猎，除了活活饿死或被野兽吃掉之外，我看不到任何出路。我身边除了一把刀、一个烟斗、一小盒烟叶外，别无他物。这真使我心急如焚。我想，天黑了，野兽来了，我该怎么办呢？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时我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爬上附近的一棵大树，在上面坐上一夜，第二天再为自己设计一个舒适的死法，因为我实在看不到自己有任何活命的希望。幸运的是，我竟找到了淡水。我就着水嚼了点儿烟叶充饥，然后用刀砍了根木棒防身，接着就爬上树睡了。真让人难以置信，由于过分疲倦，我竟很快睡着了，还睡得异常惬意。第二天醒来时，我精神焕发，信心十足，再不像昨晚那般绝望了。

我醒来时，时间已经不早了，天气晴朗，海面也平静了许多。最让我惊奇的是，那大船竟被潮水抬起来，差不多冲到昨天我抱住的那块岩石附近了。现在船离我只有一英里半，看起来还好好的，能支撑一段时间。我当即打定主意，上船去弄些可用的东西下来。另外，我发现小艇已经搁浅在旱地上，但在它与我之间，还隔着一条小河

【心急如焚】 心里像火烧一样。形容非常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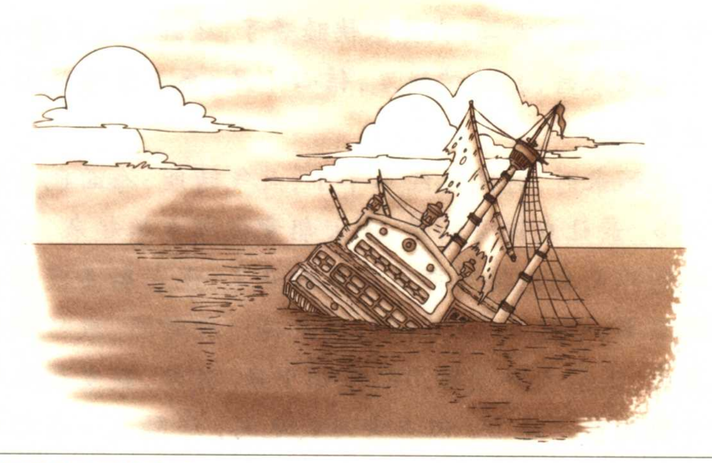
【惬意】 满意、称心、舒服。



湾,因此我决定暂且不管它。

午后,海面完全恢复了平静,潮水退得很远,大船距我更近了。此时,我想起了自己的伙伴,不由得满腹惆怅,但很快便克制住自己的悲伤,因为我没有悲伤的时间,还是上船找东西要紧。我脱了衣服,游到大船边。它离水很高,幸好我发现从船上悬下一根短绳,便顺着它爬了上去。上了船,我发现舱底已漏了,但船搁浅时是头朝下,尾朝上,所以船的后半截还没有进水。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彻底搜寻一下,看看船上还有多少可供使用的东西。首先,我看见船上的食物还干燥完好,于是将自己的衣袋装满饼干,边吃边做别的事情。要知道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谁知道大船下一



【惆怅】 伤感和失意。
【克制】 抑制(多指情感)。



步又会被风浪吹打成什么模样呢？接着，我又喝了一大杯甘蔗酒提神。现在我什么奢望也没有，只希望有只小艇，把我所需要的东西，通通都运到岸上去。

呆呆地发愣是没有用的，我重新振作起来想办法。我记起船上有多余的帆杠、两三块木板和一两根作为备用的第二接桅。我把其中搬得动的一头儿拴上绳子，从船上扔下去。接着，又把它们拉到我面前，把四块木头绑在一起，扎成一个粗糙的木排。我试了试，还行，只是承受不住太大的重量。于是，我又找出锯子，将第二接桅锯成三截，加在木排上面。我一向不熟悉木工活儿，因此这个工作做起来十分吃力，但我的木排总算能多载些东西了。

第二步就是考虑先装什么东西，并且怎样使它们不致在途中被海水打湿。这个问题并没把我难倒。首先，我把所有能找到的木板都铺到木排上，然后，我腾空了三只大箱子，把它们从船上搬到木排上，里面装进许多粮食、面包、米、奶酪干、干羊肉以及剩下来的供家禽吃的麦子。我还发现了几箱酒，但现在我还无力顾及它们。然后，我搜罗了几件急需的衣服。我心中最重要、最迫切要找到的是土木工具。费了半天工夫，木匠的箱子终于找到了。这东西此时对我来说，比满船的金子还有价值。我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木排上，我想里面的东西大致就是那些，所以也没打开细看。

【奢望】 过高的希望。
【搜罗】 到处寻找、并聚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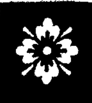




其次,我需要的是弹药和枪械。我先把舱房里的两枝鸟枪和两枝手枪拿到手里,又拿了几只装着火药的角筒,一小袋子弹和两把锈迹斑斑的刀剑。船上的三桶火药中有两桶还干燥无恙,我把它们也通通搬上了小木排。

一切装载完毕,但没有帆,没有桨,没有舵,怎样才能把我的木排划到岸边呢?幸好现在海面平静,潮水上涨,风也朝岸吹,我还找到了两三枝断桨可供划船。我把后来找到的两把锯子、一把斧子和一把锤子也装上木排。就这样,我载着这一堆宝贵的物品向岸上划去。木排行得很平稳,不过它漂去的地方,和我昨天上岸的地方有点距离。不久我便发现那边也有个可供停靠的小湾。但正当我顺着潮水形成的急流向那小湾靠近时,木排却一头搁在浅滩上,而另一头还漂在水上,只差一点儿,货物就全部滑到水里去了。在这危急时刻,我及时用背顶住了那些箱子,不让它们滑下去,但我使出吃奶的劲也无法把木排撑开,只得继续顶住木排,足足站了半个小时,直到潮水上涨,我的木排重新浮起来为止。可是,我的木排仍无法顺利驶进小湾,因为这一带海岸又陡又直,没有地方可以登岸,强行登岸的结果肯定是货物全部滑入水中。最后,我把木排撑入一块浅滩,再把两只断桨一头一尾地插进沙地,将木排停泊在那里。等潮水退去之时,我的木排和货物就会平平安安地留在岸上,我也就可以从从容

【危急】 危险而紧急。
【浅滩】 浅水淹没的平缓滩地。



容地卸货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仔细查看地势,及早找个妥当的地方住下,并安置好物品,以防万一。我爬上距我1英里的一座小山。站在山顶上,我发现自己流落到了一个四面环海的荒岛上,四周看不到一片陆地,只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几块礁岩突出海面,再就是西边3海里开外,有两个比此岛还小的岛屿。

这个小岛非常荒芜,没有耕种的痕迹,大概岛上只有野兽,没有人类。岛上有许多飞鸟,可是我不知它们的名字,也不知是否可以用做食物。返回的途中,我开枪打了一只大鸟。枪响之后,整个森林里飞出无数只鸟,鸣噪声响成一片,但我一只也不认识。至于我打的那只鸟,样子有点像老鹰,但肉却酸腐难吃,不能入口。

我对这次的巡视还是挺满意的。余下的时间,我全都用来运货上岸。我把箱子、木板围成一个圈,堆成一个防御工事和木头房子似的东西,作为夜间住的地方。至于我长久的食物来源,我还不知道应是什么。

这时我想起,船里还有许多用得着的东西。于是,我决定再上船去。我很清楚,要是再来一次大风,船一定会被打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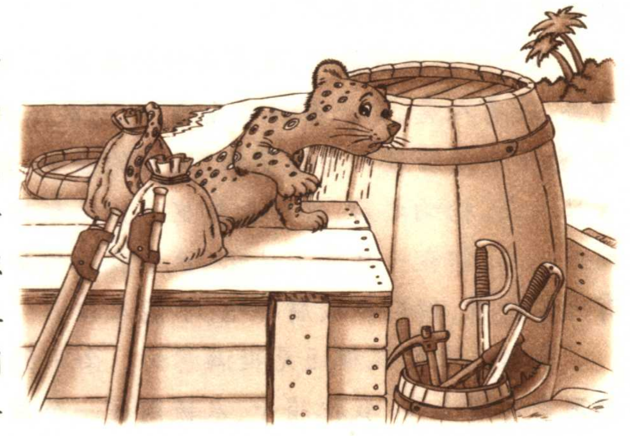
我像上次一样上了船,又用船上的其他木板做了一只轻便的木排,又装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回岛。首先,我在

【礁岩】 河流、海水中距水面很近的岩石。
【工事】 保障隐蔽安全的建筑物。



木匠房里找到了三袋钉子、一些螺丝钉、一把大钳子、两把小斧头和磨刀用的磨轮。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几只起货用的铁钩、两桶子弹、七把短枪、一枝鸟枪、一小堆火药、一大袋子弹和一大卷铅皮。可铅皮太重,我暂时还无法把它运上岸,只得先把它留在船上。然后,我拿了全部衣服,又拿了一张樯帆、一张吊床和一些被褥,就顺利返航上岸了。

我回到昨夜留宿的地方,发现有一只野猫似的动物正神态安闲地站在一



只木箱上,它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坦然地瞅着我,仿佛要跟我交朋友似的。我看到它那可爱的样子,于是取了块饼干给它。它吃完后,就走开了。

我很想现在就把那两桶火药打开,分成小包装,但觉得还是先用帆布和树干为自己做顶帐篷要紧。帐篷做好后,我把所有经不起风吹日晒的东西搬了进去;然后,在地上支起一张软床,头边放上两把手枪,身旁放上一杆长

【吊床】 两端挂起来可以睡人的用具。



枪，就上床睡觉了。劳累了一整天，又很久没在床上睡觉，所以这一夜睡得又舒适又安稳。

我深信，我现在拥有的物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其数量都是空前庞大的。可是我对现有的东西并不满足，我决定，只要那船还没有被风浪彻底打碎，我就要继续上去，把我能够弄到的所有东西通通搬上岸来。因此，我几乎每天都趁退潮时上船，取些东西回来。

第三次上船时，我取走了船上所有的船索、细绳和那桶进了水的火药。到了最后，我几乎把船上所有的帆都带了回来，不过不是整片整片的，而是裁成我能搬动的小块，分期分批运上岸。

最使我欣慰的是，当我这样跑了五六趟，满以为船上已没有什么东西时，又找到了一大桶面包、三桶甘蔗酒、一箱砂糖和一桶优质面粉。这意外的大收获，让我高兴得直想大嚷大叫。

第二天，我又到船上，将船上的锚索截成许多便于搬运的小段。总之，我将船上的铁器通通弄了下来，又把船上的前帆杠、后帆杠以及一切能找到的木料都砍了下来，把它们做成个大木排，装上这些沉甸甸的东西。但这次，我却不怎么走运，由于木排太重，当我进入小湾时，竟连人带货一起掉进了水里。所幸的是，我本人没怎么受伤，但那些铁器却让我付出了极大的体力。我潜水捞了一部

【欣慰】 喜欢而心安。



分,还损失了一些。

现在已经是我上岸的第十三天了。我已到船上去过11次,能拿得动的东西,全都被我搬了下来。我相信,如果天气允许,我一定能把整条船都拆成一块一块的搬下来。但是,当我第十二次上船时,海上已经开始起风。这次我又发现了一个有抽屉的柜子,找到了两三把剃刀、一把大剪刀、十几把刀叉和许多杂七杂八的钱币,这些钱币加起来差不多有36英镑。

这些钱让我哑然失笑,我大声地诅咒道:"你们这些废物!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对我而言,粪土不如!"可是,考虑了一阵,我还是把它们拿走了。

我正考虑做个木排,把包在帆布里的东西都运回去。不料天色突然阴暗下来,狂风也从岸上刮来。做木排已毫无用处,不如趁潮水还没上涨,赶快游上岸,否则恐怕就永远上不了岸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游过船与沙滩之间那片窄窄的海峡,一方面是因为身上带的东西很重,另一方面是因为风在转瞬之间已变成暴风,向我逆向吹来。

这一夜的风刮得惊天动地。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帐篷,发现那只船已经踪迹全无。我大吃一惊,随即又觉得十分坦然。因为这些天来,我既没浪费时间,也没吝惜体力,已经把能抢救的东西都抢救出来了。我安慰自己:即使我还有时间,船上也没什么东西好拿了。

【诅咒】这里指咒骂。
【吝惜】过分爱惜。



2. 营建堡垒

我现在不再想那艘船，如果想的话，也只是希望它破了后，有用的东西会漂上岸来。后来，确实漂了些东西上来，但却没什么用处。

现在我的心思主要用在如何防御野人或者野兽上。我想，是在地下掘个洞，还是在地上支一顶帐篷呢？最后决定两个都做。

我发现，我现在待的地方不适宜居住，一来它靠海太近，地势低洼潮湿，不卫生；二来这里离水源很远，取水很不方便。我仔细研究了一番，认为我所选择的新居地点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卫生，取淡水要方便；第二，要能遮阳挡热；第三，能躲避凶猛野兽的袭击；第四，能望见海——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船只经过，我就不会

【防御】 抗击敌方的进攻。



失去脱险的良机。

我在一个小山坡旁边发现了一块平地。小山的前沿像墙那么陡峭，任何动物都无法从山顶下来。它前面还有块凹进去仿佛山洞模样的地方，但深入下去，里面并无山洞。

山坡前面有块平坦的草地，在这里搭帐篷正合适。这块地宽约100码，长约200码。它的尽头一直斜插入海边的低地上。这个地方在小山的西边偏北方向，只有在太阳转到西南方时，才会照到它，但那时，太阳也弱了，而且很快就会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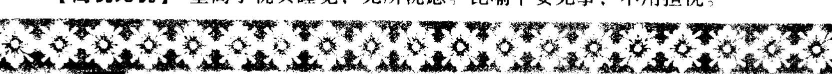
我搭帐篷前，先在草地上画了一个半圆形，它的半径距石壁约10码远，直径长20码。沿着这个半圆，我插了两排牢固的木桩，它们像木橛子一般，高约5英尺半，大头儿朝下，顶上削得尖尖的。两排间距仅6英寸。然后，我把缆索一层层地横放在两排木桩之间，直垒至木桩顶部。在下方，又加了一些两英尺半高的矮木桩支着缆索。这下，我的篱笆就坚不可摧了，不管什么动物都别想擅自闯入。这个工程，花了我大量的时间与劳力。

我不打算开设门户，进出只用一只短梯从顶上翻，进来后，就立刻把短梯收好。这样，四面都有保护，没有任何缺口，我可以高枕无忧。

【码】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合0.9144米。

【坚不可摧】 非常坚固，不能被摧毁。

【高枕无忧】 垫高了枕头睡觉，无所忧虑。比喻平安无事，不用担忧。





接着我又费了很多工夫，把从船上搬下来的全部财物，转移到这个坚固的堡垒里来。然后，又为自己做了个双层帐篷来防雨。因为在这个纬度上，一年中总会有一段时期，雨水十分集中。我的帐篷是大的套小的，并且还在大的上面盖上了一块防水的大油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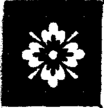
我现在用作卧具的是以前大副的吊床，质地很好，睡着也很舒服，以前那张床就暂时搁置起来了。

把所有东西都搬进篱笆后，我就照我设计的那样，把进出口堵了起来，只凭短梯出入。

现在，我开始着手挖凿岩壁。将土从帐篷中运出，沿篱笆堆成一个小土台，离地约有一英尺半高。这样，我便在帐篷后有了个土窖。



【搁置】 放置起来。



上面讲述的这些是我在这段时间里进行的“大工程”，其间有许多日常家事值得追述一下。在我着手搭帐篷前，突然来了阵雷雨，一时间电闪雷鸣，地动山摇，把我吓得够呛。一个念头闪电般飞进我的头脑，“噢，我的火药！”要知道，如果有一个霹雳击中火药桶，就会毁掉我的全部火药，甚至是我全部的生存希望呀！我当时全然想不到火药爆炸也可能炸死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没了火药，我怎么自卫，怎么猎取食物呢？我把自己的危险倒是全抛到一边去了。

雷雨下了多久，我的心就焦灼了多久。雨一停，我就把其他工作通通放到一边，动手做了许多小袋子和小盒子，把火药装进去，分开贮藏。这样，即使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火药也不至于全被引爆。我把200多磅火药分别装进100多个小包小盒里。那桶进了水的火药，仍按原样，放在我的新山洞里；其余的就藏在各处干燥的石头缝里，标上记号，需要的时候便去取上一袋。

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至少带枪出门一次。既可以散散心，也可以顺便打点儿东西吃，同时还能了解一下岛上有什么动植物。第一次出去，我就发现岛上有许多山羊，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它们很狡猾，跑得又快，打它们很困难，但我相信迟早会打到一只，那时我就有山羊肉吃了。不久我就注意到，山羊对处于下方的东西十分敏

【霹雳】 云和地面之间发生的一种强烈的雷电现象。
【焦灼】 非常着急。
【贮藏】 储藏。



感，而对处于它们上方的东西，反应则很迟钝。这样，我就爬到山上等候，一旦它们从下面经过，我的机会便来了。我打到的第一只山羊是一只正在哺小羊的母羊，母羊应声倒下后，小羊仍呆呆守在它旁边，又可爱又可怜。我把母羊背回我的堡垒，小羊仍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让我很难过。于是我把小羊也一并抱进了栅栏，想把它养大，可它怎么也不肯吃东西。这样下去，它只会慢慢饿死，于是我把它也杀了。

【迟钝】 反应慢，不灵敏。
【堡垒】 在重要地点作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



3. 振作精神

现在,我算安顿下来了。可一旦松懈下来,沮丧的情绪也就冒了出来。我认为自己的命运很凄惨,前途很黯淡,因为这里处于商业贸易线之外,我很有可能永远回不到人类世界了。我只得在这个荒凉孤寂的地方度过我的余生。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像个自怜自艾的女人那样哭哭啼啼,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可是,每当这样沮丧的时候,就会有另一种思想劝导我:"不错,我的处境是很糟糕。可是想想看,全船人中只有我一个死里逃生,是我幸运呢,还是他们幸运?"是啊,当一个人埋怨自己的处境时,还应当考虑到还有比这更坏的情况,这样,心灵就会得到安慰,精神也会振作起来。

每当这时,我就会联想到大船对我是多么眷顾,它苦

【黯淡】 暗淡。



苦支撑在那儿，让我从中得到了许多赖以生存的东西，使我有许多生活必需品。这时，我就会对自己的将来作一个长远的考虑，把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我相信自己这一辈子是不会有冻饿之忧的。我不仅考虑到弹药用完后的谋生问题，而且想到了我年老力衰后的情况。

现在，我过上了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孤寂生活，我准备将它从头到尾，挨着次序记下来。如果我的计算没错的话，我到岛上的日子应该是9月30日。当时，那初入秋分线的太阳，正直直地照着我的头顶，所以按我的观测，这儿大概位于北纬9°22′。

上岸约十来天之后，我猛然想起，我会不会因缺乏纸、笔等记录工具而忘了日月呢？为了防止这类事的发生，我在初次登岸的地方立了一个大十字架柱子，首先用刀在上面刻上以下字样："我于1659年9月30日在此登岸。"这以后，我每天用刀子在这柱子上刻一痕，每七天刻一条长一倍的，每一个月刻一条更长的，这样，我就算有了个可以记录日期的特殊日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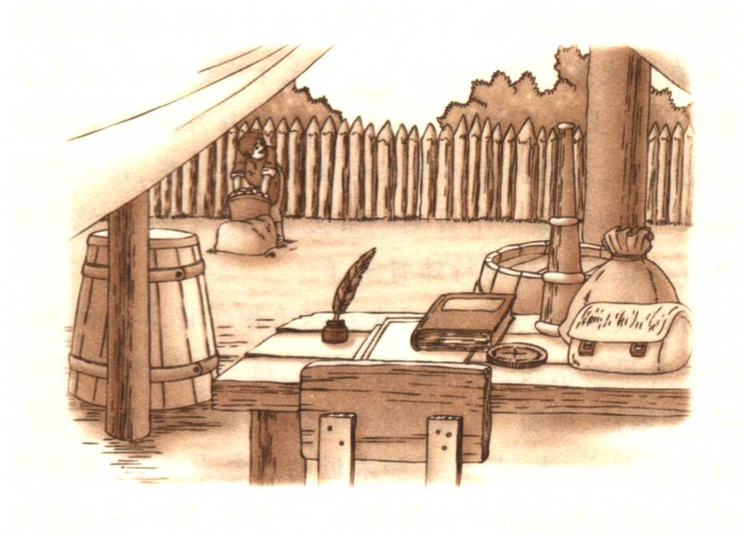
另外该说说的是，当时我从船上搬下许多体积虽小却十分有用的东西，特别是笔、墨水、纸、罗盘、数学仪器、圆规、望远镜、地图、印制精美的《圣经》和其他几本书籍，另外还有船主、大副、炮手和木匠的几包东西。不能忽略的是，我还从船上带下来两只猫、一只狗。那只狗后来与

【谋生】 设法寻求维持生活的出路。
【闻所未闻】 听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形容事物非常稀罕。
【圣经】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我形影不离，成为我的忠实仆人。我并不想让它为我做什么事，只是有空对着它讲讲话，聊以自慰罢了。

我曾经认为我从船上搬下的东西够多了，但我缺的东西还是不少。例如，我没有充足的墨水，也想不出制造它的办法，那么墨水用完后，我就不可能记录我的生活了。另外，我还缺铲子、鹤嘴斧、铁锹以及针线。这些工具的缺乏使我做一些工作时显得异常笨拙，异常吃力。正因为如此，我几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做完我的小木栅。因为那些木桩很大，要把一根木桩砍下来，削好，拖回来，差不多要费两天工夫，到第三天才能把它打进泥土里去。至于打桩的工具，我起初用一块很重的木头，后



【形影不离】 形容彼此关系密切。

【聊以自慰】 姑且用来安慰自己。

【笨拙】 不灵巧。



来用一根起货用的铁棒。尽管如此，打桩的工作仍是十分麻烦和辛苦。

不过，时间对我来说是充裕的，又何必吝惜力气，害怕麻烦呢？

我现在开始冷静地思考我目前的处境，并把自己的经历一一记录下来。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留给后来的人看，而是为了减轻自己生活中的孤寂苦闷。我的理智已能控制消沉情绪。为了安慰自己，我把当前处境的好处与坏处，列了一张清清楚楚的表：

坏处：

我被困在可怕的荒岛，看不到任何获救的希望；

我现在与世隔绝，无比困苦；

我是一个孤独的被流放者；

我没有衣服穿；

我没有任何可抵御野人或野兽的能力和手段；

我无人可交谈，无人来安慰。

好处：

我还活着，没像我的同伴那样，被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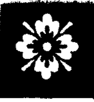
我相信万能的上帝既然神奇地把我救了出来，也一定会帮我脱离眼前的困境；

我并没有因粮食匮乏而饿死在这不毛之地；

我身处热带，即使有衣服，也用不着；

【充裕】 充足有余；宽裕。

【不毛之地】 不长庄稼的地方，泛指贫瘠、荒凉的土地或地带。



这荒岛上,我并未发现在非洲见过的种种猛兽;

上帝将我送至岸边,使我可以从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终生都用之不尽。

总的说来,即使陷在这样的不幸之中,也还有叫人乐观的东西。是啊,人即使处于最不幸的境地,也要去寻找那些能给人以安慰的因素,千万不要自怨自艾。我现在早已不再成天把眼睛盯在海面,等待有什么船来。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尽量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我想再描述一下我的住所。那个木栅已完全可称做墙了,因为我已用草皮在外面将它堆成一道两尺来厚的墙,并且在它和岩壁之间搭了些木椽,上面盖着树枝,能遮挡雨水。

起初,我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山洞和帐篷里,使我做什么都不方便,于是,我就对山洞进行了扩建。山壁的岩石是很松的沙石,挖起来很容易。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围墙已足够结实,于是,我便向岩壁的右边挖去,然后又进一步向右转,一直穿到围墙外面,做成一个可供出入的小门。这个小门不仅使我有了个出入口(因为它是我的帐篷和贮藏室的一个退路),更重要的是,我拥有了一个贮藏室。

现在,我开始动手做一些自认为不可或缺的家具。首先是桌子、椅子,没有它们,我连仅有的吃饭之乐、写字之乐也享受不了。我认为,人只要肯动脑筋,迟早都可以

【自怨自艾】 这里指自我悔恨。

【杂乱无章】 又多又乱、没有条理。





掌握你想掌握的工艺技术，只要有工具，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出来。即使没有工具，也同样可以制出很多东西，只是粗糙点儿，就像我现在一样。如果我要做一块木板，我必须先砍倒一棵树，再用斧子把它的两面削平，削成一块板子的样子，然后用手斧把它刮光滑。不错，用这种方法，一棵树只能做出一块木板，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能耐心地去做。

我先用从船上带回的短木板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后来又用上面所说的方法做了些木板，用它依着墙搭了几层木架，把工具等分门别类地放在上面，这样我要用的时候就不用满世界乱翻了。我又在墙上钉了许多小木楔，用来挂枪枝和其他该挂起来的东西。看见自己的东西安置得整整齐齐，而且又那样丰富，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

从这时起，我开始把每天的生活写成日记。在这之前，由于忙碌和心情关系，即使写日记，也一定乏味得很。

【工艺】 把原料或半成品加工成产品的方法、工作、技术等。
【安置】 处置，使合适。





4. 最初的日记

1659年9月30日。我,可怜的鲁滨逊,在洋面上遇到可怕的风暴。只有我一人死里逃生,漂流到这荒寂的海岛上,我将它称为"绝望岛"。我沉浸在哀伤中,悲叹自己无依无靠的凄惨处境。晚上在大树上睡了一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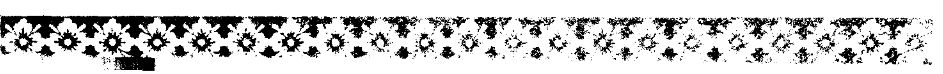
10月1日。早晨我发现搁浅的大船被冲到离我更近的地方,打算趁风暴停了后,上去找些日用品来用。我为自己那些死去的伙伴哀伤流泪。

10月2日至24日。我连续几天到船上去,把能取到的东西都趁涨潮时用木排载上岸。这几天雨水很多,仿佛处于雨季。

10月20日。我不小心把木排弄翻了,不得不趁潮退之后,潜水下去捞了些东西回来,总算遗失的不太多。

【凄惨】 凄凉悲惨。

【搁浅】 (船只)进入水浅的地方,不能行驶。





10月25日。海面上起了风暴，大船完全破裂。我费了一整天的工夫，才把我抢救下来的东西用油布盖好，以防它被雨淋坏。

10月26日。整天都在找合适的住址。傍晚，在一座小山下找到。划了个半圆，准备沿它做成栅栏或围墙。

10月26日至30日。把我的东西搬进新居，其间下着很大的雨。

10月31日。我打死了一只母山羊。小羊跟回来，后来把小羊也杀了，因为它不吃东西，活不了。

11月1日。在小山下支起帐篷。第一次在帐篷里的吊床上睡觉，很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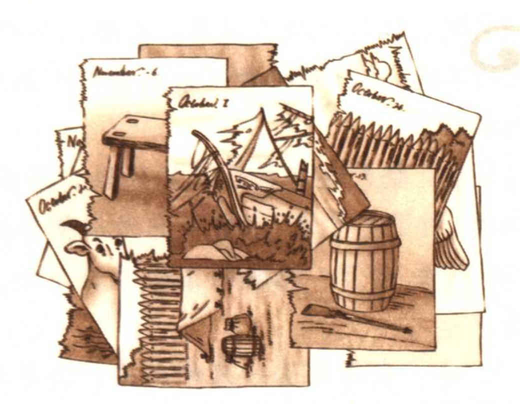
11月2日。我把所有的箱子、木板以及做木排用的木料，沿着半圆形内侧堆成一个临时性的围墙，作为我的防御工事。

11月3日。早晨出门，打死了两只长得像野鸭的飞禽。肉很鲜美，我饱餐了一顿，精神很好。

11月4日。我为自己制订了一张时刻表，对工作时间、带枪外出时间、睡觉时间和娱乐消遣时间作了详细安排：每个晴朗的早晨，带枪出游2至3小时；回来后继续工作到11点左右；然后吃点儿东西；12点至2点，午睡，这时岛上酷热非常，无法做工；傍晚，继续做工。今明两天，我计划做一张桌子。现在，尽管我的技术还很拙劣，

【拙劣】 笨拙而低劣。





但不久之后，时间和经验就会把我训练成熟练工人。

11月5日。带着枪还有我的狗出游，打死了一只野猫。野猫的皮很软，但肉却十分酸，因此只把皮留下了。现在我打死任何动物，都要把皮剥下来，保存好。沿着海边回来时，看到两只在海边**嬉戏**的海豹，把我吓了一大跳，不久它们就一齐跳进海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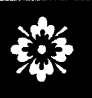
11月6日。桌子完成了，不怎么令人满意。所以，我又将它作了番改进。

11月7日至12日。这几天我在做椅子(11日除外，因为它是礼拜日)。尽管费了很大劲，它仍不能使我满意。

附：不久我便不再遵守礼拜日制了，因为我偶尔会忘记准时刻木桩，就忘记哪天是星期天了。

11月13日。下雨，雷电大作。我十分惊恐，因为我的火药放置得不安全。于是决定在雷雨后，将火药分成

【嬉戏】 游戏，玩耍。



小包，分开存放。

11月14日至16日。其间这几天，我忙于妥善贮藏火药。其间打到一只很大的鸟，肉味鲜美可口，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11月17日。从今天起，我开始扩张自己的山洞，这个工程很庞大，但我有的是时间和力气。

附：做这个工作时，我缺少三样重要工具：鹤嘴锄、铲子、手推车或箩筐。我用货钩代替鹤嘴锄，虽然很好用，但十分笨重，让我多费了不少劲，但还未能想出替代品。

11月18日。我在树林里找到了木质坚硬的"铁树"，几乎把一把斧子都砍坏了，才从它身上砍下一块木料。又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块木料拖回来。它木质硬，密度大，小小的一块就很重。

我耐心地把这块木料削成一把铲子的模样，可惜宽的那头没有铁掌，恐怕不怎么耐用。但在必要时，还可以勉强应付。

由于缺少细软枝条，我目前无法做箩筐。至于手推车，我既找不到轮子，又没有轴承，就更没办法做了。因此，我决定把这两样东西都舍弃，最后我做了一只灰斗(就是小工替砌砖工人运泥灰用的那种东西)运泥土。

做铲子、灰斗以及试做手推车失败，一共耗去了我四天的时间。

【轴承】 用于支承轴旋转并保持其准确位置的机械零件。





11月23日。做成这几样工具后，我继续拓宽我的山洞。每天我都很尽力，总是干到体力不支才停下来。足足过了18天，工程才算完成。现在，它更适于存放东西了。

附：此后的日子，我把我的山洞分成小格，于是我有了贮藏室或称军火库、厨房、餐厅和地窖。一般情况下，我仍旧住在帐篷里，只是在雨下得过大的时候才另寻它处。为此，我后来把围墙以内的地方都用长木板搭起来，架在岩石上，上面铺满菖蒲草和大树叶，就像茅屋一样能遮风挡雨。

12月10日。我的地洞大功告成。可是正当我欣喜不已时，顶上却出现塌方现象，把我给吓坏了。假如我当时正在地洞里待着，一定被活埋了。这次灾祸又给我带来大量要做的工作。现在，我不仅要把塌下来的土运出去，还得设法把洞顶装起来，省得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可怕事件。

12月11日。说干就干，今天就开始动手装洞顶。我先用两根大柱子支住洞顶，再用两块木板交叉搭在这两根柱子上，然后，我又支起更多的细木柱和木板。一个星期后，我的洞顶便装好了，坚固牢靠，就像屋子里的天花板一样。那些柱子一行行地立在那里，像忠诚可靠的卫士一样为我支撑着洞顶。

12月27日。我打死了一只小山羊，同时还打瘸了另一只。我将它捉住，给它上了夹板。

【大功告成】指大的工程、事业或重要任务宣告完成。

【塌方】因地层结构不良、雨水冲刷或修筑上的缺陷，道路、堤坝旁的坑道突然坍塌。





附：小山羊在我的精心照顾下，竟活了下来，腿也长好了。从此，它就在我门口吃草，再也不肯离开。这事提醒了我，我应该饲养一些山羊，这样即使我的弹药用完了，还会有肉吃。

12月28日至31日。天气又闷又热。我只在傍晚时分出去找食物，其余时间只能待在屋里整理房间。

1月1日。持续高温，中午在家里睡觉。傍晚出门时，在海岛中心的山谷里，看到野山羊群。我决定明天把狗带来猎取它们。

1月2日。我带狗出门，让狗去追野山羊。可是山羊们一点儿也不畏惧，倒是我的狗害怕了，一直不敢靠近它们。

1月3日。动手筑围墙。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决定把它做得异常结实牢固。

附：从1月3日至4月14日，我一直在筑墙，并尽量把它做得又牢固又美观。这期间，大雨耽误了我好多时间，但我一直没有停工。我总觉得，围墙不做好，我就不安全。正像我讲过的那样，我所付出的劳动，简直匪夷所思。

这座墙筑好后，我又不辞辛劳地在它外面筑了一层草皮泥。这样，即使有人到岛上来，他们也看不出这里有人住。这想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匪夷所思】 指言谈行动超出常情，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先见之明】 事先洞察将会出现的状况的眼力。



5. 为生存而奋斗

在筑墙的这些日子里，只要不下雨，我还是坚持到林子里走走，也常常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发现了一种在石穴里做窝的野鸽，它们的肉非常好吃。我试着捉了几只小鸽子回家驯养，但它们稍稍长大些就飞走了。我只好再到石穴里去抓它们。

现在，我把家里的东西清理了一下，才知道自己所缺的东西实在不少。例如，我有两只小桶，但它们总有用坏的那一天，因此我试着自己做，但我付出了几个星期的艰苦努力，也没能做成一只。

其次，我的蜡烛也所剩无几。因此，一到天黑，我只得老老实实上床睡觉。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把猎杀到的山羊油留下来，放在一个小泥盘里，用麻絮做灯芯，勉

【驯养】 饲养野生动物使逐渐驯服。
【灯芯】 油灯上用来点火的灯草、纱、线等。





强制成一盏简陋的油灯。

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一只小布袋。小布袋里本来装着用来喂家禽的谷物，可是袋里的东西早被老鼠吃光了，只剩点儿谷皮。我随手把它拿到岩石下面的围墙角抖干净，好另作它用。

抖谷皮时，我也没留意，事后想起，好像是在大雨前不久。这之后一个多月，我发现地上长出了几根青绿的草茎。起初我认为那不过是几根野草。过了些时候，那草茎上竟长出了穗子，是和欧洲大麦一模一样的麦穗！

我当时又惊又喜，那种乱糟糟的想法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我认为，在这个不适宜五谷杂物生长的地方，居然长出了大麦，完全是上帝的安排。上帝这样做，是为了帮我在这荒岛上活命呀！

一想到这里，我心里感动万分，不由得掉下了眼泪。我为自己庆幸，庆幸上帝并没有抛弃我这个可怜的人。不久我看到在大麦旁边，又生出几根稀疏的稻苗，就更感到惊奇了。

这时，我不但认为这些谷类是上帝赐给我保命的，还相信岛上其他地方也有更多谷物。于是，我把岛上曾经到过的地方又找了个遍，每个角落、每个石头缝都不放过，却再也没有发现。最后，我才想到自己曾经抖落的那袋家禽谷物，这才恍然大悟，发现这不过

【恍然】 形容忽然醒悟。



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来，我对造物主的热忱感激也就降温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十几株大麦和水稻，完全是偶然存活下来的，这么多种子偶然聚合在一起，同样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呀。

到了稻麦成熟季节，我把这些穗子割下来，小心地保存起来，希望再种它一次，将来收获多了，我就能吃上面包和米饭了。不过，一直等到第四年，我才吃到自己种的粮食；而且在第一季里，由于播种季节不对，还差点儿将粮食种子全毁了。

这些扯得太远了，现在还是回到我的日记上来吧。

4月14日。我的围墙完工了。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4月16日。我的梯子做好了。现在，我按先前所说的方式出入围墙，我的住所显得十分隐蔽。

这座墙筑成的第二天，我几乎丧命。当时，我正坐在山洞口忙碌，忽然，一大堆土石从洞顶和上面的小山边上滚落下来。我以为仍像前几回一样不过是洞顶掉土罢了，

【顺理成章】 合乎情理。

【造物主】 指上帝。



但也害怕再有土石掉下来，就向梯子跑去，站在梯子边愣了半天神。可总觉得这里仍不安全，索性爬到了墙外面。直到我站在外面的平地上，才明白原来岛上发生了可怕的地震。在接下来短短的七八分钟内，一连震动了三次，其强度足以摧毁地面上任何坚固的建筑物。离我约半英里之外，有座小山的山顶都给震得崩裂下来，发出了我闻所未闻的巨响；整个大海也在呼啸翻腾，地面海面两相应和，真是天崩地裂，末日将至。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外面的空地上，这时忽见天空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就刮起了可怕的飓风。顷刻间，海面上波浪翻滚，树木被连根拔起，岩石被吹得随风乱滚，风暴持续了三个小时，才稍稍减弱了一些。紧接着，就下起了大雨。

直至大雨浇得我浑身透湿，我才明白，地震已经过去，我才胆战心惊地爬回围墙，坐进帐篷。可是雨太大了，一股一股的，就像鞭子抽在身上一样，帐篷也差点儿被冲垮，我只好躲进山洞，尽管心里还恐惧不安，深恐顶上再掉下土石。

这场大雨逼着我在围墙下开了个小洞，做成小沟以便把水排出去，否则我的山洞迟早会被这样的大雨淹没。我现在有些镇静了，喝了一小杯甘蔗酒，壮壮胆，提提神，暖暖身子。

【索性】副词，直截了当；干脆。

【天崩地裂】形容声响强烈或变化巨大，像天塌下、地裂开一样。



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下午。我想小岛上地震发生的频率可能很高，住在山洞里实在不安全，最好是在空地上修座茅屋，并且在四周围上围墙。可是修建一个新住宅需要很长时间，住在野地又会面临其他危险，暂且还是住在这里吧。我环顾四周，看到一切东西都放得那样整齐，心里不愿意搬，于是就战战兢兢地继续住了下来。

4 月 22 日。我决定照计划考虑修新居的事。但首先面临的就是工具问题。我有三把大斧和许多小斧头，但目前已通通砍出了缺口，一点儿也不锋利。我有台磨轮，但没法使它转动起来。这件事费了我不少脑子，末了我想到可以用一个轮子套上一根绳子，用脚转动磨轮，这样两手就可以磨东西了。

附：我在英国的时候，从没留意过磨轮的操作。因而，我足足花了 7 天时间，才把磨轮按我的设想安装起来。

4 月 28 日至 29 日。这两天我忙着磨工具。磨轮机工作得很好。

4 月 30 日。我的面粉日渐减少。从今天起，我规定自己每天只能吃一块饼干。粮食问题让我很忧虑。

5 月 1 日。破船上一只盛火药的小木桶被风吹到岸边。火药已完全进水，非常坚硬。但我还是把它推上岸，然后踏着沙滩，走近破船，希望再弄点儿什么东西。

我发现船的位置已大为改变。以前埋在沙里的船

【频率】 在单位时间内某种事情发生的次数。

【战战兢兢】 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

【磨轮】 一种用砂轮制成的磨削工具。



头，现在抬高了六英尺左右。至于早被海水打得粉碎的船尾，已脱离船身，被海水冲到另一边去了。现在只要潮退了，我就能直接走到船边，根本不用泅水。起初，我对这个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就明白了，这是受地震的影响。经过这次地震，破船更朽了，每天都有东西被海浪打下来，漂到岸上。

这件事，使我完全将搬家的计划搁置起来。我决定先把船上能够拆下来的东西都拆下来。我相信，这些东西有一天总会有用。

5月3日。我锯断了一根船骨。锯断后，着手清除甲板上堆积如山的泥沙。不久，潮水上涨，我只好停止。

5月4日。钓鱼的时候钓到一只小海豚。每次钓鱼，我都有收获。通常我都把鱼晒干后再吃。

5月5日。又锯断了一根船骨，得到三块松木板。我现在就像一个守财奴，不肯放过任何可以到手的东西。

5月6日。从破船上取得几根铁条和其他铁器。由于相当辛苦，几乎想放弃这项工作。

5月7日。又到破船上去，无意工作。由于船骨被锯裂，大船裂开，船身露出一个大洞，但里面填满泥沙，什么也看不见。

5月8日。到破船上去的时候，我随身带了一只起货用的铁钩。我用铁钩撬开甲板上的两块木板，让它们

【莫名其妙】 没有人能说明它的奥妙（道理）。表示事情很奇怪，使人不明白。
【搁置】 放下；停止进行。
【守财奴】 指有钱而非常吝啬的人（含讥讽意）。



顺着潮水冲到岸上。铁钩留在船上，等明天继续用。

5月9日。又到破船上去。用铁钩撬入船身，铁钩碰到几只木桶和那卷我没搬走的铅皮。可惜我没能打开那几只桶，也搬不动那卷铅皮。

5月10日至14日。仍旧天天到破船上去。得到很多木料和木板，另有一两百磅铁。

5月15日。我带了两把小斧子到船上，想用斧头敲几块铅皮下来。可是铅皮沉在舱底的水下，水足足有一英尺半深，根本没法敲到。

5月16日。昨晚刮了一夜大风，大船变得更破烂了。一大早我就到树林里找野鸽子吃，耽误了不少时间。未能在潮水上涨前去船上工作。

5月17日。一块船头上的木料被吹到岸边，很重，我拿不动，只好眼睁睁看着它被海水冲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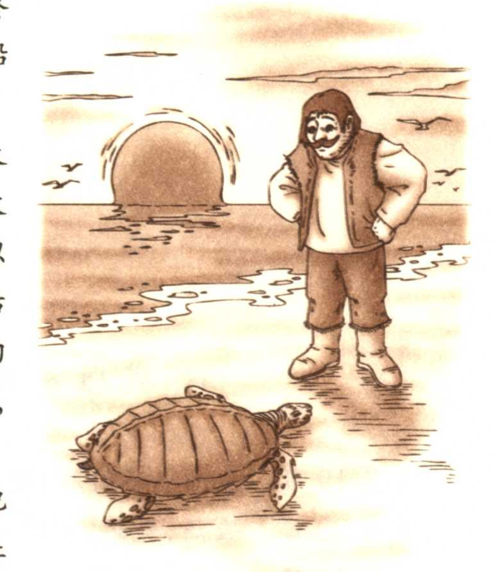
5月24日。这些天以来，我天天都到船上去。我用铁钩把大船里面的一部分撬松了，因此，当大潮来时，有几只木桶和两只箱子浮了出来。但由于风向关系，漂到岸上的只有几块木料和一桶猪肉。猪肉已完全浸坏了，没有丝毫用处。

5月24日至6月15日。在此期间，我每天涨潮时外出觅食，退潮时到船上工作，弄到许多木料和铁器。如果我知道怎样造小船的话，这些材料已足够了。而且，功

【眼睁睁】睁着眼睛。多形容发呆、没有办法或无动于衷。



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弄到 100 磅左右的铅皮。



6 月 16 日。今天到海边，看到一只大鳖。这是我到岛上以来发现的第一只。后来，我才发现，在岛的那一头，鳖到处都是，要多少有多少。

6 月 17 日。我把大鳖拿来烤，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六七十个鳖蛋。唉，它的肉真是我生平所尝到的最美最鲜的肉。要知道，自从到了这个荒凉无比的岛上，除了飞鸟和山羊，我就没吃过别的肉。

6 月 18 日。今天整整下了一天雨，没有出门。这回的雨很凉，身上略略感到有些寒意。在这样的纬度下这样的雨很不寻常。

【纬度】地理坐标之一。地球表面南北距离的度数。从赤道到南北两极各分 90 度，赤道为零度。



6. 战胜疾病

6月19日。身体很不舒服,老发抖,总是觉得冷。

6月20日。头痛,发热,一夜都没睡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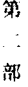
6月21日。我想我确实生病了,心里怕得要命。自从在赫耳遭遇风暴之后,今天第一次做祈祷。但祈祷时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说那些话,都不记得了。心里面乱得很,慌得很。

6月22日。身体略有好转,但总觉得体内有个地方不对劲,很恐慌。

6月23日。病又加重了。身上发抖发冷,头剧烈地疼痛,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

6月24日。感觉好一点儿了。

6月25日。发作很凶的疟疾,持续拉肚子7小时,



【祈祷】 一种宗教仪式,信仰宗教的人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

【疟疾】 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疟原虫,传染媒介是蚊子,周期性发作。



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最后总算出了点汗。

6月26日。感觉好了一点儿。拖着虚弱的病体出去找东西吃。运气很好，打到一只母山羊，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它拖了回来。很想炖汤喝，可惜没有锅，只得吃烤肉。

6月27日。又是很厉害的疟疾。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口干得要命，身体软软的，没力气出去取水。想要祈祷，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声喊："上帝，保佑我吧！上帝，可怜我吧！上帝，救救我吧！"这样昏昏沉沉地喊了两三个小时，寒热有所减退，又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夜醒来的时候，感觉身上轻快了不少，可身子仍软得很，口渴得更厉害了，但屋里一滴水也没有，只好熬到天亮再说。于是又睡了，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梦中，我又回到地震后风雨大作的时候。我坐在墙外的地上，忽然看见一个人驾着祥云，在一片明亮的火光中徐徐降落。他全身金光闪闪，面目狰狞。当他两脚落到地面时，地动山摇，空中瞬间罩满火焰，令人惊恐无比。

他落地之后，立刻向我走来，到离我不远的一个高坡上站住，接着便向我讲起话来。他的声音沙哑凶狠，让人毛骨悚然。他所说的话，我只听懂了这一句："既然那么多磨难都没让你痛改前非，那么，你就去死吧！"说着，便举起矛向我刺来。

【毛骨悚然】 形容很害怕的样子。
【痛改前非】 认识到错误后下决心改掉。



我心里的恐惧真是难以言表。梦醒后，那惊恐仍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唉！我是个没有是非观念的人。多年以来，我混迹于不信上帝的人中间，过着堕落的生活，在危难之时不知道畏惧上帝，获救的时候也不知道感激上帝。尽管我经历了上述的一切灾难，却总是把上帝的裁判抛在一边，仿佛自己的处境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可是，现在我生了病，体力的消耗也导致了精神的虚弱。我那麻木不仁的良心也感到了来自上帝的谴责，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罪。想到自己要在这种无人照顾、上帝也不眷顾的惨境里死去，我心如刀绞。这时，我父亲对我的忠告也涌上心头，他说，如果我一定要选择那种愚蠢的生活，上帝一定不会祝福我。现在，父亲的话果然应验了。而我却只有大叫："上帝呀，救救我吧，我正在大难之中啊！"



【混迹】隐藏本来面目，混杂在某种场合。
【麻木不仁】比喻思想迟钝，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
【谴责】责备；严正申斥。



还是回到我的日记上来吧。

6月28日。睡了一夜，精神也好了很多，我终于可以起床了。我想疟疾明天可能还要发作，得抓紧时间准备发病时吃的东西。我先往一个大方口瓶子里灌满水，把它放在靠床的桌子上，还在里面倒了约四分之一公升的甘蔗酒。然后，又烤了一大块羊肉。之后，我试着四处走动了一下，可全身一点儿劲也没有，走几步就又返回来。想到明天还要发病，心里闷闷不乐。晚上，我烤了三只鳖蛋当晚餐。

吃完后，我又试着出去走走，可连挎枪的力气也没有，不带枪我又觉得不安全，因此，只走了几步，便坐到围墙附近的草地上，眺望着远处一平如镜的大海，不由得思绪万千。

眼前广袤的大地、辽阔的海洋，究竟是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呢？显然，最合理的答案就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既然创造了万物，那么也必然支配着万物的命运，那么，我的这些灾难自然也是他安排的了。上帝为什么要对我如此残忍？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要这样惩罚我？

我愁眉不展，百思不得其解，只得站起来，回住所了。可我的心里又乱又烦，无法入睡，只得点上灯，傻愣愣地坐在椅子上。这时，我忽然想起，巴西人如果生了病，从不吃药，只吃烟叶，我何不试一试呢？

【广袤】 广阔；宽广。
【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思考也得不出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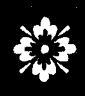
于是,我跑去找烟叶。这一下,我不仅找到医治肉体的良药,也找到了医治灵魂的良药。因为,在那只箱子里,还放着那本《圣经》。

我对巴西人究竟怎样用烟叶治病并不了解,也不知它对疟疾是否有效。我就把几种我能想出来的方法一起试用,我想总有一种会派上用场的。我先拿一片烟叶放到嘴里嚼,那半青的烟叶性子很猛,我的头一下便晕起来。然后,我又将一些烟叶浸在甘蔗酒里,准备临睡前喝下它。最后,我又拿了些烟叶放在炭盆里烧,不顾热气烟熏,强迫自己用鼻子去嗅它的烟气。

在试验这些疗法的间隙,我顺手翻开了《圣经》,映入我眼帘的头一句话便是:“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拯救你,你也要使我荣耀。”我只是将信将疑。但从此对这句话的印象就十分深刻了。

夜已深了,我的头也被烟草熏得昏昏欲睡。我在石洞里点亮灯,以方便晚上拿东西。临睡之前,我做了生平第一次祷告,之后就一仰脖子把那浸了烟叶的甘蔗酒一口喝了下去。酒性猛烈,烟味刺人,呛得我直想呕吐。之后,我立刻上了床。不一会儿,便觉酒力直冲脑门,浑身发热冒汗,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一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才醒来。不,我甚至疑心自己是到第三天下午3点才醒的。否则,我便无法解释我的日历怎么单单漏了一天。

【将信将疑】 半信半疑、难断真伪。



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也不敢确定。

不管怎样，我醒来时神清气爽，觉得全身比前一天有劲多了，胃口也好了，想吃东西。总之，这一整天我并未发作疟疾，我认为我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6月30日。我感觉身体更好了，于是带着枪出去，打了两只类似雁鹅的海鸟，但它们的肉却引不起我的食欲，只吃了几个鳖蛋。晚上，我又把浸了烟叶的酒喝了些，不过，量没有上次那么多，也没同时嚼烟叶和用烟叶熏鼻子。

7月1日。我的病并没像我期待的那样完全好起来。今天，我又发了一阵冷，所幸并不厉害。

7月2日。我又同时采用三种烟叶疗法来治病，而且把量各加了一倍。我希望我的病快快痊愈。

7月3日。我的病终于不再复发了。但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我的体力才完全恢复过来。在康复期间，《圣经》中那句“我必拯救你”的话常在我脑海里出现。一天我顿悟到：从前，我只希望上帝将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认为那才是帮助，竟忽略了我已经获得拯救这个事实。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获得的拯救已足够多了。我心里顿时充满感激，立刻跪下来大声感谢上帝，感谢他让我摆脱病痛的折磨，感谢它救我逃出海难。

7月4日。早晨，我把《圣经》拿在手里，认真地读了

【痊愈】 病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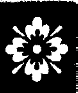
起来,并规定自己以后每天早晚都要读一读,时间长短不限。这样持续没多久,我便觉得自己的心灵被彻底感动了。现在,我对那句“我必拯救你”,开始用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去理解。过去,我把“拯救”理解为把我从当前的困境中彻底解救出来,因为在以前,我一向认为这个海岛比监牢还要坏上十倍。可是现在,我已经懂得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它,我认为自己孤苦伶仃的生活根本算不上什么苦难,我肮脏的灵魂才是我最大的苦难。我认为一个人被上帝从灵魂的罪恶中救出来,比被上帝从患难中救出来更幸福。

我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尽管在生活上仍旧很苦,但精神上却轻松了很多。我开始想到一些更高尚的事情,相应地,我的内心也拥有了更多的安详和宁静。这时我的身体日益恢复,我又提起精神精心安排自己的生活。

7 月 4 日至 14 日。这段日子大部分时间就是带着枪四处走走,因精神不振,体力仍未完全恢复,所以常常是走一段歇一歇。我所用的烟草治疗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不值得推广。因为它尽管治好了我的疟疾,却又大大损伤了我的元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神经和四肢总会不受控制地抽搐。

我从这场大病中汲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在雨季出门,对我的健康极为不利。

【孤苦伶仃】 形容孤单困苦,无依无靠。
【抽搐】 肌肉不随意地收缩的症状,多见于四肢和颜面。
【汲取】 吸取。



7. 巡视荒岛

掐指算来，我到这个荒岛已有十多个月了。脱险的可能性看来十分渺茫，我相信，这是块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地方。现在，我有心对这个海岛做一次全面的巡游，看看岛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而又可供使用的东西。

7月15日。我首先走到我上岸时的那条小河旁，顺着小河向上游走了两英里左右，发现潮水最多只能涨到这里。再往上便是一条小小的溪流，溪水清澈，此时正处于岛上的旱季，某些地方有断流现象。

小溪的两旁，分布着一块块平坦而又可爱的草地。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紧靠高岗，河水泛滥不到)生长着成片成片绿油油的烟草，长得又粗又大。附近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植物。

【**渺茫**】 因没有把握而难以预期。

【**巡游**】 巡行（察看）。

【**泛滥**】 江河湖泊的水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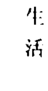
我希望能发现一种叫加西亚根的植物,可是我并未在这里找到。我看到许多芦荟,但当时并不了解它们的用途。这儿还生长着野生的甘蔗,但长得并不好。我对这次的发现颇为满意。在回家的路上,我寻思着怎样才能知道这些水果和植物的功用,可惜我在巴西时疏于观察,因此现在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7月16日。我沿着昨天走的那条旧路,走到更远的地方。这儿的小溪不见了,成片的草地也不再出现,而树木却越来越繁茂。这里生长着许多果树,尤其是攀缘在树上的葡萄。那些葡萄一串一串地挂在枝头,又大又圆润,此时正值成熟季节,每一粒都饱满得像要滴出水来。我异常高兴,一边往口里塞着葡萄,一边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多吃,因为我在伯尔伯里海岸时,曾亲眼看到几个英国人因葡萄吃多了,得痢疾和热病死去。可是那么多葡萄,我又吃不下,过些日子不就腐烂了吗? 最后,我终于想出了极佳的办法,将它们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制成葡萄干,等到没有葡萄的时候吃,肯定既滋补又可口。

我当晚留宿在那片林子里,这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夜。到了夜里,我像第一次登岸时那样,爬到一棵大树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我从这里出发,继续向前走了约四英里,两边都是连绵的山岭。

山岭尽头是一片开阔地,这里的地势逐渐向西降低。

【连绵】 接连不断。





一股小小的溪流从山上叮叮咚咚流下来，朝正东方流去。一眼望去，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一个人工花园，令人赏心悦目。

我沿着风景宜人的山坡往下走了一段，心里感到既苦涩又甜蜜。想想吧，这小岛上的一切都属于我的，我是这里无可争辩的君主，我还可以像英国贵族一样，将它留给我的后世子孙；可是我现在的生活又是多么孤独呀，即使我像贵族，像国王，又有什么欢乐可言呢？在那里，我又发现了许多椰子树、橘子树、橙子树和柠檬树。它们的果子很少，但白柠檬味道好极了，于是我把它的汁和着水喝，既清凉又提神。

我现在必须把葡萄、柠檬和白柠檬采集下来，贮藏一些，作为雨季的食品。我知道雨季很快就要来临。自从



【欣欣向荣】 草木生长旺盛的样子。
【赏心悦目】 形容看到好的风景而心情舒畅。



上次生病后,我就打定主意不在雨天出门了。

我采集了一大堆,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尽可能带了些回家,并计划着下次带些口袋来,把剩余的全都运回家。

经过3天的旅行,我又回到牢固的家里。可惜,所带的葡萄全都腐烂了,它的汁液太饱满,一挤就裂了。那些柠檬倒没受什么损伤,但我带得极少。

7月19日。我做了两个小口袋,准备去运水果。当我走到堆葡萄的地方,发现那里一片狼藉,许多葡萄被吃掉了。这肯定是野兽的杰作,至于是什么野兽,我就不知道了。

看来无论是把葡萄堆在地上,还是用口袋把它们运回家,都不妥当。后来,我想出一个新方法,把它们晾在向阳的树枝上,晒干后再用口袋装回去。这一次,我只背了一些白柠檬和柠檬回家。

自从发现了这块地方后,我经常愉快地回想起它那葱葱郁郁的景象。我发现我选择的住处,实在算不上什么好地方。我开始考虑搬家,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久,一度还十分强烈,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住在海边,我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说不定哪一天,就有人驾船到这岛上来呢。如果我把自己关闭在岛中央的森林中,就等于完全掐灭了获救的希望。所以,我不能搬家。

尽管如此,我对那个地方仍是无比向往。因此,整个

【狼藉】 乱七八糟、杂乱不堪。
【杰作】 超出一般水平的好作品。
【葱葱郁郁】 (草木)苍翠茂盛。



7月，我差不多天天到那里去。我最终还是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所茅屋，并且用一道结实的围墙把它围起来。这道墙由两层篱笆组成，桩子中间塞满了矮树桩，进出照样用一把梯子，睡在里面，十分安全。我把这里视为我的别墅，一有空就跑来住上两三天。这个工程直到8月初才完工。

8月3日。茅舍终于完工。这时我发现挂在树上的葡萄已晒成了葡萄干，我就动手将它们一串串地从树上收下来。我想老天对我还是宠爱有加的，因为我刚把这些滋养品收完，运回家，雨季就开始了，要再晚两天收，我的一场劳作就白费了。这雨从8月中旬一直下到10月中旬，有时一连几天都下得非常大，把我困在山洞里，寸步难移，更无法去享用我那刚完工的乡间别墅。因为尽管那儿也有帐篷，却无小山遮挡大风雨，也没有山洞可以作为退路。

这期间，家庭成员显著增加。曾经走失一只猫，现在回来了，还带回三只小猫，这些小猫完全是家猫的品种。这真让我诧异，因为我从船上带下来的两只猫都是母猫，而岛上除了野猫，我从没发现过其他家猫的踪迹呀。后来这三只小猫就像生育机器一样越生越多，我只得把它们当害虫般大力捕杀，并竭力把它们赶出家门。

8月14日至26日。雨一直下个不停。粮食日益减

【别墅】 供休养的园林住宅。



少,我只好冒雨出去了两次。第一次打死了一只山羊,26日那天又得到一只大鳖。为了节省粮食,我对食谱进行了精心安排:早晨吃一串葡萄干,中午吃一块烤羊肉或烤鳖肉(我没有煮东西吃的器皿,只得什么都烤着吃),晚饭吃两三个鳖蛋。

雨季期间,我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扩大我的山洞,打出了一个小小的旁门,通到围墙外面,以后我就能从这条路进进出出了。但这样空荡荡地开着一个口,让我不放心,不过暂时就这样将就着吧。

9月30日。我把柱子上的刻痕仔细数了一遍,发现这正是我上岸的第三百六十五天,是我上岸的周年纪念日。我把这天定为斋戒日,以虔诚的心情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恶,恳求上帝的宽恕。这天从早到晚,我几乎一点儿东西都没吃,直到临睡前,才吃了几块饼干和一把葡萄干。自从我开始读《圣经》以来,我又开始遵守礼拜日制了。

记到这里,我的墨水已经快用完了,我只得更节省地使用,只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

经过一年的生活,我已初步摸清岛上雨季和旱季的规律,这个经验是我花了很大代价才换来的。前面说过,我收藏着约20株大麦穗子和30株水稻穗子。现在雨季刚过,我认为正是播种的好时机,于是松了一块土,把种

【食谱】 制定的每顿饭菜的单子。

【斋戒日】 基督教徒的节日。过节时不吃不喝,要到教堂里祈祷。



子分两部分种了下去。下种的时候，我灵机一动，认为还是不要把所有种子都种下去，因为我还搞不清什么时候下种最合适。我这样做，实在是万幸，因为接着而来的旱季，使土壤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我的种子，就理所当然地一颗也没发出芽来。

我总结了第一次播种的教训，在春分前几天又试了一次，这次我把种子种在茅舍附近的一块阴湿地里。3月和4月的雨给了它们很好的滋养，它们不久便长出来了。这次的收成很好。我细心地对这几次播种进行了总结，知道了什么时候是最佳播种日期，还知道这儿一年可播种两次。

这期间，我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我建茅舍所用的双层篱笆，居然在雨季后都发了芽，长出很长的柔枝，仿佛前一年被修剪过的柳树枝一样，在风中迎风招展。看见这些小枝居然能插活，我又惊又喜，着手把它们修剪了一番，让它们长得一样齐。不到3年，它们就长得体态优雅、绿树成阴了。可想而知，一到天热的时候，这地方无疑是个阴凉舒适的好去处。

现在我又用同样的树桩做了个半圆形的篱笆，把我的第一个住所围起来。它们不久也长大成阴。起初，我

【灵机】 灵巧的心思。
【理所当然】 从道理上说应当这样。
【优雅】 优美高雅。



只意识到它有荫蔽作用,后来,它竟成了我的防御工事。

现在,我已掌握了这个岛上的季节规律,这里不像欧洲那样分春夏秋冬,而是分雨季和旱季。其划分大致如下:

时 间	季节规律
2月 后半月	多雨,太阳直射赤道或靠近赤道
3月 全月	
4月 前半月	
4月 后半月	干旱,太阳在赤道北面
5、6、7月 全月	
8月 前半月	
8月 后半月	多雨,太阳直射赤道
9月 全月	
10月 前半月	
10月 后半月	干旱,太阳在赤道南面
11、12、1月 全月	
2月 前半月	

不过这只是大概状况,雨季的时间,有时会长一点,有时短一点,由风向而定。

一到雨季,我照例找一些适于在雨季做的工作。那些要花费劳力和时间才能做出来的东西,我就趁这段时间做。例如,我想编一只筐子,但试过许多方法都不成功,原因是我能找到的枝条都非常脆。这时,我想到木桩

【荫蔽】 (枝叶)遮蔽。



上长出的那种枝条，可能就跟英国杨柳一样坚韧柔软，于是，就决定用它来试一试。在编藤器上我还不至于十分蹩脚，因为，我小时候就爱看城里制筐匠编藤器，有时还帮他们做上一两手，久而久之，把他们的工艺技术都学会了。因此，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编筐子是难不倒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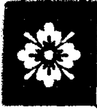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砍了一些这样的细枝条回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后来我又带了把斧头去，砍了更多。我把这些枝条放在别墅周围的篱笆上晒干，等干到一定程度，就把它们拿回堡垒。到了雨季，我就待在家里编筐子。这些筐子尽管算不上美观，却很实用。从此以后，我一有空便编上几个。我还特别编了些又密又深的筐子，当我的谷物多起来时，它们就派上了大用场。

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我又打起精神，想法满足自己的另外两个需要。首先，我一直缺少装流质的器皿，我有两只桶，都用来装甘蔗酒了。还有几只玻璃瓶，是装水和烈酒用的。迄今为止，我连煮东西的罐子都没一个(我有个大壶，可它太大了，不合我的需求)。我想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烟斗。后来，我还是想出办法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这个季节里，除了栽第二道木桩和编藤器外，还有一件事也占了我不少时间。

前面说过，我想把全岛都勘察一遍。现在我要开始

【坚韧】 坚固有韧性。
【蹩脚】 本领不强。
【迫不及待】 急迫得不能再等待。



进行一次横贯全岛的旅行。我穿过别墅所在的山谷,向西望去,看见了海。这一天天空异常晴朗,能见度极高。我可以清楚地望见对面的陆地,那里地势很高,伸展得很远,据我观测,至少有15海里至20海里。

我想那边可能靠近西班牙的领地,是美洲的一部分,说不定住着野人。如果当初我是在那边上岸,肯定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又想,如果那里果真是西班牙的领地,那么迟早会有欧洲船只出现。反之,它如果是西班牙领地与巴西之间无人统管的荒岛,那上面住着的便是残暴的野人。

我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继续向前走。前面是宽阔的草原,香气扑鼻,绚丽的野花如繁星一般点缀其间,四周是葱郁的树林,美不胜收。林子里有许多鹦鹉,我用棍子打下来一只小的,落到地上时它已昏过去。等它苏醒后,我将它带回了家。过了几年,我教会了它说话,当它亲热地开口叫着我的名字时,我真高兴。

这次旅行,我收获颇丰。一路上打死了几只野兔和狐狸,但并没吃它们的肉。因为山羊、鸽子和鳖已很让我满意了,我用不着冒险去品尝其他的肉类。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感激上天,因为它不但赐给我充足的食物,还有美味的珍馐到口。

这次旅行,我的路线总是绕来绕去,每天前进的直线

【绚丽】 灿烂美丽。
【美不胜收】 美好的东西太多,一时接受不完(看不过来)。
【珍馐】 珍奇贵重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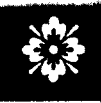
距离不到两英里，因为我想尽可能把每个角落都走到，不要漏过什么。因此，到最后一站时，我已经相当疲惫，十分想家。



当我走到小岛另一头儿的海边，就更加意识到，我选的住处确实是全岛最坏的地方。因为，在这边的沙滩上躺着无数美味的鳖，而在我住的那头儿，整整一年半才发现了三只。此外，这边还有许多肉味鲜嫩的飞禽。这些鸟，真是想打多少就有多少，但我却不愿意浪费我的火药和子弹。相比而言，我更乐意打山羊，因为一只鸟的肉实在有限，而一只山羊则可以让我饱餐好多顿。可是，这边的山羊尽管很多，但因地势平坦，要打到一只却很难。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带总体来说比我选择的那头儿可爱得多，但我还是无意搬家。可能是住惯了的缘故吧，我总觉得，那边才是我的家，在这边，我不过是在旅行罢了。

【飞禽】 会飞的鸟类，泛指鸟类。
【缘故】 原因。



我沿着海岸继续向东走了约 12 英里。在那儿立了一根柱子当做记号,决定下次由相反方向出发,再走到立柱子的地方,这样便完整地兜了一圈。现在,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想回家休养休养。

回去的时候,我并没走原路,不料,竟迷了路。我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山谷里,四面都是树木荫翳的小山,除了靠太阳辨别方向外,我找不到别的出路。

尤其不幸的是,我陷在山谷里的那几天,一直有雾,看不见太阳,我像困兽一样不辨东西瞎走一气。最后,只得返回海边立柱子的地方,按原路回家。到这时,我已疲惫不堪,走一段歇一歇,天气又湿又热,身上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路上,我的狗居然捉住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山羊。我连忙把它从狗嘴里抢救下来。正像我前面讲过的那样,我一直希望能活捉一两只小山羊,把它们驯养繁殖,等我的弹药用完时,它们就可以做我的食物来源。

这个小家伙又顽皮又好动,但我总算把它带回了我的茅舍,把它关进栅栏,然后就拖着疲乏的步子继续往家走。算起来,我离开家竟有一个多月了,心里急于回去看看。

回到家里,一切如故,躺在吊床上,有说不出的舒服。只有家,才是最好的安身之所,因此,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注定非得在这岛上住下去,我再也不出远门了。

【疲惫不堪】 形容极度疲乏。

【安身】 指在某地居住和生活(多用在困窘的环境下)。





我在家里休养了一周，以恢复旅行的疲劳。这期间，我为鹦鹉波儿做了个笼子。波儿这时已跟我混熟了，变得又乖巧又温顺。等我觉得体力恢复得差不多时，就去茅舍看我的小羊。它已快饿死了，我忙割了些嫩枝嫩叶喂它。它吃了之后，我就牵着它往家走。此时，它已驯服得像条家狗，没必要拴它了。由于我长期喂养它，它不久便变得像波儿一般温驯可爱。

又是一个9月30日，我像上次一样严肃地度过了这个日子。整天我都在向上帝祈祷，感激他施予我的种种恩惠。比起以往，我的性情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想到自己的孤寂处境便黯然伤神，潸然泪下。现在，我开始用一种崭新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并用《圣经》的语言来自我安慰。

从这时起，我心里便隐隐得出一个结论：或许我处在这种孤苦飘零的环境里，比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要幸福。可有时，我又觉得这完全是伪君子的想法，因为我不正期待着上帝将我从这里拯救出去吗？

【温驯】 温和驯服。
【潸然泪下】 形容流泪的样子。
【伪君子】 外貌正派、实际上卑鄙无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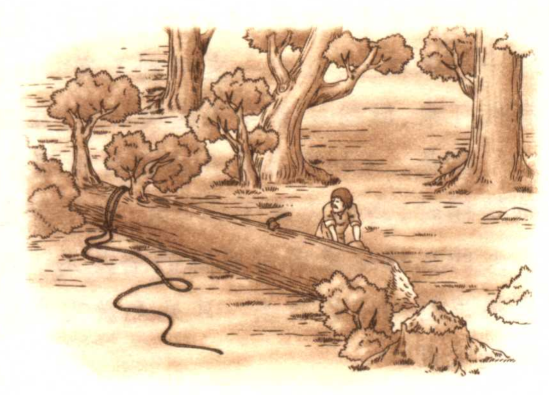
8. 很少闲着

怀着这种平和的心态,我开始了岛上生活的第三年。对第二年的生活,我不再像第一年那样详细叙述,但总的说来,这一年我并没偷懒。

我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并不太多,但这有特殊的原因。首先,这里的正午天气异常炎热,根本无法出去做活儿。因此,除去狩猎外,每天能真正用来工作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其次,我没有合适的工具,没有经验,也没有助手,因此做一件事情往往要耗费比正常条件下多几倍的时间。譬如,为了做一块大木板,我整整用去了42天的时间。这对于锯工来说,时间长得简直不可思议。首先,我必须先砍倒一棵大树,仅仅把它砍倒,就花了3天时间,接着再花两天时间把枝丫削光。然后,得又劈又

【狩猎】 打猎。

【不可思议】 不可想象,不能理解。



砍，把它的两面一点儿一点儿地削掉，直至轻到我可以移动。接着，又要1英寸1英寸地把它拖到较为平坦的地面，先把它的一面从头到尾削光削平，然后，再翻到另一面继续削，直到把它削得只有3英寸厚，两面修光滑为止。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说得那么详细，甚至于啰嗦，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你既没工具，又没有帮手，那就得付出非凡的劳动和时间才能完成。

很快就到了11月至12月之间，麦子和稻子也快成熟了。这次，播种的面积不大，但收成却不错。不料，这时我又发现了几样大敌，如果不是发现及时，差点儿毁了我的全部收成。事实上，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一直充满危机。首先是那些山羊和野兔，它们尝到了禾苗的甜味，于是就日夜潜伏在那里，把它吃得很短，差点儿就生不出茎来。

为了防备它们，我只得做了一个篱笆。好在面积不大，所以不到三星期我就把它全部圈起来了。白天，我

【轻而易举】 形容事情很容易做。



自己去守着它;夜晚,又叫狗去看守,我把狗拴在大门外的一根木桩上,让它一直叫到天亮。这些敌人看到不再有机可乘,就纷纷舍弃了这块田地,庄稼很快便成熟了。

但是,正如野兽要在出苗时糟蹋庄稼一样,到了开始结穗时,鸟类又来了。一天,我信步走到庄稼地,只见不大的庄稼地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鸟,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用枪向它们打去,只见无数飞鸟从地里腾空而起,四处飞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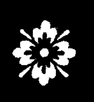
这让我异常绝望,照此下去,那些庄稼没几天就会被吃得精光。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保卫我的收成,哪怕不吃不睡、整日整夜地守在旁边都行。鸟类把庄稼啄食了不少,但因庄稼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损失还不是很大,只要能把剩余的部分挽救下来,收成还是很可观的。

我守在庄稼地旁,那些偷谷贼停在树上瞅着我伺机以动。我假装慢慢走开,那些鸟马上往田里钻。我气急败坏,举枪一连打死了6只。要知道,它们所吃的每一粒粮食,经过几年精心培育繁殖,就会变成一个斗大的面包呀。我把打下来的鸟,按照英国惩治臭名昭著的盗贼那样,把它们用锁链吊起来,以示警告。嘿,真没想到,这一招还挺有效的。从此以后,那些鸟不仅不再靠近我的庄稼地,而且连岛的这一边也避而不来了。到了12月底,也就是本年的第二个收获季

【伺机】 窥伺时机。

【气急败坏】 上气不接下气,狼狈不堪。形容十分慌张或恼怒。

【臭名昭著】 坏名声人人皆知。



节，我的庄稼终于颗粒归仓了。

收割时，我没有镰刀，只得用一把腰刀代替。我把穗子割下来，装在筐里运走，再用双手把麦粒搓下来，这也省了不少力。根据我的目测，我大约收获了两斗大米、两斗大麦。

看到这样的收成，我信心倍增，相信自己早晚会有面包吃的。不过，又有一个难题摆在我面前，我既不知怎样把粮食从秕糠里分离出来，也不知如何把它磨成面粉，至于做面包，就更是外行了。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粮食足够一年四季享用，因此，我决定一口也不尝这次的收成，把它们通通留作种子，同时决定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与时间解决生产面包所遇到的难题。

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想到，要把这小小的面包生产出来，得经过多少繁琐的工序。在这一过程中，我所面临的困难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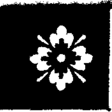
第一，我没有翻地用的犁，没有掘地用的锄头、铲子。我前面说过，我曾用一把木头铲子来代替，但它使用起来很费力，磨损得也快。等播完种需要耙地时，我又没有耙，只好用一根很重的树枝在地上拖来拖去。说是在耙地，不如说是在拖地，总认为做比不做要好些，还是装模作样地耙上一番。

【秕糠】 秕子和糠，种子外面的包皮。

【工序】 组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各段加工。

【装模作样】 故意做作，装出某种样子给人看。





当终于把粮食种好、收割、运回后，要磨面粉时，我又缺少磨粉的磨和筛粉的筛子，做面包时又没有发酵粉和盐，勉强做成面包样子后，又没有炉子来烘烤。我总是缺东少西，苦恼不堪。可是，只要有粮食，我就有克服这一切困难的信心。何况，我已决心不动用这次的收成。因此，我还有足足六个月的时间来加工所需的各种工具。等我有充足的粮食时，我想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的。

首先，我必须多开垦一些土地，因为我现在的种子已经可以播种一英亩地了。在此之前，我先用一周的时间为自己另做了一把铲子。但不管怎样，它总可以当铲子用。然后，我又用做木桩的那种枝条做了一道篱笆将地围起来。一年后，这道篱笆就会变得生机勃勃，也用不着费多少工夫去打理它。这个工作花了我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这时正处于雨季，我无法出门。

在下雨天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一面编筐子，一面同我的鹦鹉闲扯，教它说话。有一天，它突然很响亮地叫出“波儿”两个字，这是我到岛上以来第一次从别的动物嘴里听到人类的语言，我十分兴奋。现在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些陶器，我急需各种各样的容器。这里的气温很高，我相信只要我能找到黏土，就能做出一些坛子、罐子，而且这里的太阳也能把它们晒得坚硬结实，然后我就

【生机勃勃】 生命力旺盛的样子。





可以用它们来保存干东西了。

黏土很快就找到了,但是说出来真让人笑话,也不知我浪费了多少陶泥,做了多少奇形怪状的丑东西,结果费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夫,我才做出两个勉强能用,却丑陋不堪的大容器。它们实在是太不规则了,简直没法让人承认那是缸还是罐。

尽管如此,当太阳把它们晒得干燥坚硬时,我还是把它们当宝贝似的放进两个大筐里;并在筐与缸的间隙填上干稻草和麦秆,这样一来,它们就不会破裂,也不会受潮了。

与此同时,我还成功地做出了小圆罐、盘子、水罐、瓦锅之类的小器皿,林林总总一大堆。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满意,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个砂锅,我急需一个锅来炖东西,煮东西。一次,我偶然在一堆火里看到一块泥制器皿的碎片,它已经被烧得像石头一般硬,像砖一般红了。这真让我惊喜不已,我想,既然破的能烧成,整的当然也能行。

于是,我开始设法烧几个罐子用。我不知怎样架窑,也不懂怎样用铅涂釉。我只是凭想象把三只泥锅和几只泥罐一个一个架起来,四周、顶上都烧上火,一直烧到罐子红透,并时刻注意着温度,免得烧裂。等把它们烧得红透后,又持续了五六个小时,直到其中一个开始熔化,才

【林林总总】 形容繁多。

【砂锅】 用陶土和沙烧成的锅。



慢慢熄火，让罐子的红色逐步褪去。到第二天，我便有了三只坚硬的瓦锅和两只瓦罐。其中的一只由于沙土烧熔了，还带上了一层光溜溜的釉。

我来不及等它们完全凉透，便将其中一只倒上水，放在火上，煮起我渴望已久的羊肉汤来。我终于喝上汤了。

我还想做一个石臼来舂粮食。可是，在三百六十行中，我对石匠的手艺最外行，因此，仅凭我的双手，是无法做出来的。另外，这岛上的岩石都是些一碰就碎的沙石，拿来做石臼是不行的。后来，我决定找一段硬木头来代替石头，这办法果然很好。我弄了一大块木头，然后用斧头将它砍成圆柱形，接下来又是火烧又是不断用斧头劈呀，砍呀，刨呀，最终，在中间掘出一个槽，然后，我又用铁树做了个又大又重的杵，这样就能舂粮食了。





接下来，我得做面筛子。没有筛子，我就不能把糠皮和面粉分

【杵】一头粗一头细的圆木棒，用来在臼里捣粮食等。



开，面包也就无法做成。可是，我一时找不到做筛子最必需的网眼布，便将这个工作搁下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想起我有几条羽毛纱围巾，我就用它们代替网眼布，勉强制成几面筛子。

然后要考虑的是面包的烘制问题。第一，我没有发酵粉，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也就把它抛在一边。另外，就是炉子的问题。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居然也找到了办法。那就是先做一些宽大的陶器，然后在方砖砌成的炉子里烧一些火炭，接着就把这些滚烫的火炭覆在陶器上面，将它焙得热热的，这时，再把所有的火炭通通扫去，把面饼放进热烘烘的陶器里，用瓦盆扣在上面，接着再在瓦盆外面盖上火炭。这样我的大麦面包就烤出来了，准确地说，应该是焙出来了，而且还焙得非常好。在我看来，不比世上最好的炉子烘出来的差。不久，我就把自己培养成了优秀的面包师。

我的粮食存量显著增加，大约有20斛大麦和20斛大米，因此我的储藏室不够用了，亟待扩充。粮食既然那样多，我也就可以放心享用它们了。一方面，我的面包早已吃完，另一方面，也可以计算一下我一年究竟要消耗多少粮食。以后就根据需要播种，我打算一年只种一次，那样可节省好多时间做其他事。

【冥思苦想】深沉的思索和想象。
【斛】旧量器，方形，口小底大。
【亟待】急需要。



9. 制造独木舟

毋庸置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不时会想到在岛那头儿看见的陆地。我梦想着能在那里登陆,回到有人烟的地方,彻底逃出孤寂的生活。

当我这样想时,丝毫没考虑它的危险性,忘记了居住在这一带的野人是比狮子、老虎还要残忍的动物。这些事本应在我的考虑之中,可是当时却没引起我丝毫的忧虑。因为我满脑子只想着要到对面的陆地去,容不得与它相反的念头。

如今,我又怀念起我的小仆人佐立和那载着我航行了一千多海里的长艇。然而想也没用,我又跑去看那艘大船上的小艇,它的位置倒没什么变化,但已被风暴吹得船底朝上,搁浅在一个很高的沙石堆上了。

【毋庸置疑】 无须怀疑



我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多工夫，也无法把这只小艇挪到水里去，最终只得放弃了这只小艇。但这丝毫没有打消我到大陆上去的欲望。

最后，我想自己可以像热带土人那样，用一棵大树做一只独木舟。想到这里，我顿时兴奋不已，马上就干起来。因为，我自认为比起土人来，我有许多有利条件，比如说，我既聪明又有见识，还有少许工具。人在高兴的时候，往往就会犯考虑不周的毛病。就像我，高兴之余就忘记船该如何下水的问题。因为，假如我在树林里费力砍倒一棵大树，尽我所能将它的外部做成小舟，我却不能移动它半步，不能让它下水，那这只小舟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的全部心思都用来幻想坐着小舟在水面上遨游，根本没考虑怎样使它离开陆地。

于是，我就像一个天真的傻瓜一样，埋头造起小舟来。那小舟带来的前景让我如痴如醉，使我静不下心仔细研究它的可行性。其实，下水的困难也偶尔闪过我的脑海，但我总是愚蠢地将自己的怀疑挡回去，总是对自己说："让我先把它做成了再说。做成之后，我一定有办法把它弄下水。"这可真是掩耳盗铃。

这无疑是个荒谬绝伦的遁词，但我已着了迷，狂热得再也不受理智的支配，决定非要将它进行到底。我砍倒一棵巨大的杉树，它的直径足足有5英尺，我用了22天

【见识】 见闻。

【掩耳盗铃】 把耳朵捂住去偷铃铛。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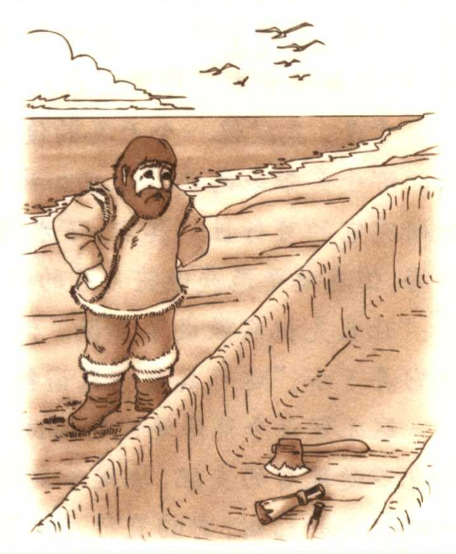
【遁词】 因为理屈词穷而故意避开正题的话。



的时间才将它砍倒,又花了14天的时间才将它密密麻麻的斜枝和硕大无比的树冠砍断。然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的外部刮成船底形状。接下来,又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它的内部凿空。凭着我不懈的努力和无与伦比的耐心,终于造成了一只体面的独木舟,它大得足足可以容纳二三十人。

完成这个工作后,我觉得自己功劳巨大,对自己、对它都十分满意。我想假如能把它弄下水的话,毫无疑问,我早用它开始世界上最疯狂、最不合常理的航行了。

但是,使它下水的一切计划都失败了。尽管小舟离水只有短短的100码,但从那里到河边却有一个向上的斜坡。为此,我将地面改建成一个向下斜的土坡。可是,在克服了这个困难后,情形仍没有丝毫改善,我仍无法将这只小舟移动一分一毫。



到最后,我终于承认,凭我的力量,的确无法移动小舟,我便把距离测量了一下,决定

【无与伦比】 没有什么能跟它相比的。



开一条窄窄的运河,把水直接引到船边。可是,当我着手去进行这个工作时,仔细计算了一下应该挖多深、多宽,以及怎样把挖出的泥土运走,这时我才发现,以我一个人的力量,这件事至少要10年甚至20年才能完工。我只得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件事让我万分沮丧。我现在才明白,一个人开始做一件事时,如果不先对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正确的估计,实在是愚蠢透顶。

在我忙这件事期间,我到这个岛上的第四个年头过去了。我用同过去一样虔诚的态度度过了我的登岸纪念日。人类世界对我而言,已变得十分遥远,我渐渐变得无欲无求。我完全可以用亚伯拉罕对财主们说的那句话来概括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你我之间,隔着不可跨越的深渊。"

在这里,我远离了人世间的一切罪恶。我没有肉体的欲望,也没有尘世的虚荣。我是小岛的君主,我拥有整个小岛,拥有小岛上的一切,但是我所能利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有价值的东西。我只要够吃够用,别无他求。想想,如果我打死太多的野物,自己吃不完,只得让狗和野兽去吃;如果我种的粮食过多,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腐烂。

总之,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只有在物尽其用时才可以称得上是好东西。"我想

【运河】 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河。
【深渊】 很深的水。
【尘世】 佛教徒或道教徒指现实世界,跟他们的理想世界相对。



岛上的生活能叫世界上最贪婪、最吝啬的人对财富变得心平气和。我前面讲过，我拥有约36英镑钱，但目前它不及一只烟斗对我有价值。我甚至愿用它去交换一点儿萝卜种子或一小瓶墨水。

经过不懈努力，我的生活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身心坦然，无忧无虑，常常怀着感激之心来审视目前的生活。我想人们之所以不能生活得舒适宁静，就在于他们对拥有的一切缺乏感激之心，贪心是阻挡人通向幸福的最大障碍。

常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使我对现状怀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我觉得我过去的罪恶生活没受到惩罚，我现在依然活着，还能吃上面包，完全是奇迹，是上帝对我的恩赐。总而言之，我现在的生活，从一方面来看，固然凄凉悲惨；但换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种恩赐，我对此心满意足，不再耿耿于怀。

我到岛上的年月不短了，我带上岸的东西，不是彻底用旧用破，就是已经耗尽。

比如我的墨水，它老早就只剩下一点点，我不断地冲水进去，到后来淡得几乎看不出痕迹。但我还是决定，只要墨水不断，我就要坚持把每月发生的特殊事件记下来。有一天，我坐下来把自己过去的日记好好地读了一遍，发现我遭遇事故的日子都碰得特别巧。

【心平气和】 心里平和，不急躁，不生气。

【耿耿】 形容有心事、难以摆脱的样子。



第一,我被萨利的海盗船俘虏为奴的那天,正巧和我从父母家逃到赫尔去航海是在同一天。

其次,我从萨利逃跑的那一天,与我从雅木斯的沉船中逃出又发生在同月同日。

最后,我出生的那一天,即9月30日,正是26年以后我孤身漂流到荒岛的那一天。因此,可以说我罪恶的生活和我孤寂的生活是在同一天开始的。

看,我又不知扯到哪儿去了。除了墨水外,我从船上带下来的饼干也吃完了。在我吃到亲手做的面包之前,我整整一年没吃一粒粮食。

我的衣服早就烂完了。幸运的是,我曾在船上找到三打衬衫,而岛上的气候恰好只适合穿衬衫。另外,我还从船上带下来几件很厚的水手值夜衣,但它们很厚,穿起来太热,晚上当被褥还差不多。人们也许要说,既然天气那么热,完全可以不穿衣服呀!可是我毕竟是文明人,哪能赤身裸体呀!哪怕岛上只有我一个人,也决不让自己沦落为野人。

我不能赤身裸体的另一个理由是,岛上的日照很强,能把皮肤晒起泡,而穿上衣服,不但能抵抗太阳造成的伤害,空气还能在衣服下面流通,比不穿衣服要凉快好几倍。在这样的太阳下,出门必须戴帽子,否则晒不了一会儿,头就会剧痛难忍。

【打】 量词,12件为1打。
【沦落】 流落。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重新清理了一下。我所有的背心都穿破了，因此我想方设法地用值夜衣改制了两件背心。我的缝纫手艺实在不敢恭维，但还是勉强做成了两三件。至于短裤，我暂时还不敢奢求，因为做它实在是复杂。

我前面提过，凡是我打到的动物，我都把它们的皮保存下来。由于疏忽大意，有的被晒得又干又硬，没什么用处，但其余的却派上了大用场。我先用这些毛皮做了顶帽子，毛面朝外，用于挡雨。这顶帽子制作得还挺不错。受此鼓励，我又为自己做了一套衣服，包括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尺码都很大，因为我是用它来挡热而不是防寒。我不得不承认，这套衣服做得实在差劲，尽管如此，下雨天出门，它们倒能对付一下，有了露在外面的皮，就不至于被淋得透湿。



事后，我又为自己做了一把伞。我在巴西

【恭维】 为讨好而赞扬。
【奢求】 过高的要求。



的时候，曾看过人家做这种东西。对于像巴西和此地的炎热天气，伞是必不可少的。我绞尽脑汁，花了不少时间，浪费了很多材料。即便在我自认为找到做伞窍门以后，我还是失败了两三次。做伞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伞能撑开，却不能收拢，这样携带极不方便。不过，我最终还是做成了一把可撑可收的伞。这把伞用皮子做伞面，毛面朝上，就像小茅屋顶一样，既能挡雨，又能有效地挡住阳光。这样，无论在多么炎热的天气出门，我都不怕了。

【绞尽脑汁】 费尽脑筋



10. 巡游海岛

我现在的生活十分舒适,心情也很平和。我将自己曾经不安分的心灵完全托付给了上帝。每当我抱怨没有人与我交谈时,我就同自己的思想和无处不在的上帝交谈。

此后5年,我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着,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生活异常宁静。每年,除了种大麦、稻子,晒葡萄干儿这些例行公事以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又做成了一只独木舟。做完后,我挖了一条6英尺宽、4英尺深的运河,将它引到半英里外的小河里。当然,眼下这只独木舟比我先前造的那只小多了,它完全不可能用于航海。可是,我却可以用它进行盼望已久的绕岛环行。前面讲过,我曾徒步抵达岛的那头,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我想乘着小舟,看看小岛沿岸的其他部分。

【例行公事】 按照惯例处理的公事。

【盼望】 殷切地期望。



为此，我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首先我在小舟上安装了一根小小的桅杆，并用精心保存下来的帆布做了一面帆。安装好桅杆与帆，我在海里试航了一番，觉得小舟走得挺不错，又稳又快。

然后，我在船的两头做了两排小橱柜，用来装航行用的粮食、日用品和弹药，免得它们进水受潮。接着，又在船舱内挖了一个长槽，用来放枪枝，长槽上还有个防水的吊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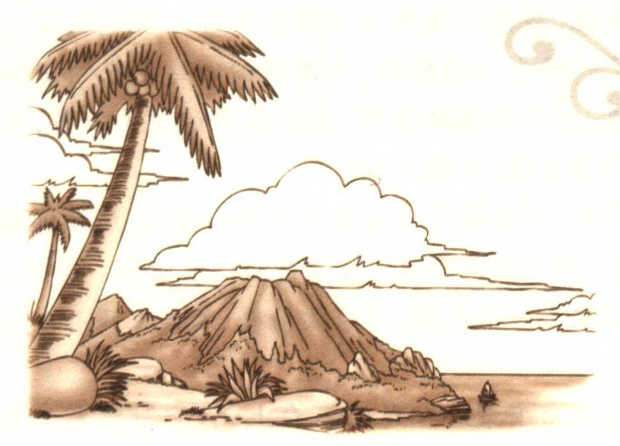
我把伞安装在船尾的木台上，让它时时罩在我的头上，像凉篷一样为我遮挡太阳的照射。我在船上放了几十个大麦面包（其实叫大麦饼更合适）、一满罐炒米（这是我平日吃得最多的东西）、一瓶甘蔗酒、半只烤山羊。另外，还带了两件水手值夜衣，睡觉时，一件用来垫，一件用来盖。

在第六年的11月6日，我开始了期盼已久的环岛航行。这次航行所需要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因为岛虽然不大，可是在它的东头，我却碰到一大堆岩石，这些岩石向海里延伸了近两海里，岩石以外又有约半英里的沙滩。因此，我不得不把船开到更远的海面，以绕过这个地角，否则就会面临搁浅的危险。

当我最初发现这个地角的时候，不清楚到底要绕多远。如果太远，我害怕自己再不能回到这个岛上，因此，

【桅杆】 船上挂帆的杆子。





我差点儿就此放弃，准备打道回府。不过，我还是不甘心，就给船下了锚，把船停好后，背着枪，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站在小山顶，恰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地角的全部，了解情况后，我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冒险前进。

从小山顶放眼望去，我注意到海面上有一股很强很猛的急流向东流去，这股急流差不多紧贴着地角流过。我对此十分留意，因为，假如我莽撞地把船开过去，我一定会被这股急流冲向大海，很难返回岛上。而且，岛的那边还有一股类似的急流，不过离海岸稍远一点，那儿下面还有一股凶猛的旋涡流。因此，就算我能躲开第一股急流，也会被卷到涡流里去。

我在这里停了两天，因为这时正吹着东南风，风力很猛，这风与那急流方向正相反，两相对撞，使地角附近的

【打道回府】 指原路返回。

【莽撞】 鲁莽冒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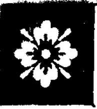


海面波起浪涌。如果我在这种情形下靠岸走,就会遭遇大浪;如果离开海岸,又会遭遇急流,两种情形都很危险,我只得耐心等待。

第三天早晨,海面终于恢复了平静,我又开始前进。没想到,我千算万算,还是犯了大错。我刚刚行到那地角,在离岸不到一船远的地方就陷进一片很深的水中,遭遇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急流,它把我的船向大海冲去。我拼命地拍打双桨,企图向海岸靠近,然而毫无用处。这时,我很绝望看不到任何逃生的机会。因为岛两边的急流,必然在几海里外的海面汇合,那时,汇合后急流强大的外推力会将我的船冲到更遥远的地方。冲到大海去后,最可怕的倒不是海,因为海面很平静,近期内不会有风暴,不会把我的小船打翻,可是在那茫茫大海上,我会因为没有东西吃而被活活饿死。不错,我的船里此时躺着一只我刚捉到的大鳖,一满罐淡水,再加上我前面提到的那些食物,但如果我被冲到无边无际的大海里,这点儿东西又能维持几天呢?

现在我发现,我那荒寂的小岛竟是多么可爱,而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够再回到那里。我向着小岛的方向,伸出我的双手,满含深情地喃喃道:"你这幸福的沙漠呀,请不要将我抛弃。"此时,我已离开小岛约两海里了,我内心的惊慌难以言表。可是,我并没有放弃努

【来势汹汹】 形容人或事物到来的势头很猛烈或很嚣张。



力，我尽量将船向北开，向急流和洄流的交叉处开去，我希望在那里能遇上洄流，将我的船向岸上推。我累得筋疲力尽，只是本能地挣扎着。过了正午，我疲惫的脸上感到了一丝微风，这风好像来自东南方向。我的精神一下振作起来。约半小时后，风力逐渐增强，我赶紧竖起桅杆，扯起帆，绕开急流，从北边驶近小岛。我不免又庆幸自己的好运气了，因为，我这时离海岛已很远，假使海面有雾，我定会看不见海岛的影子，辨不清方向，没法回来。可是，天气却是如此晴朗，没有一丝阴云。

我刚竖起桅杆，张起帆，小船便开始向前行驶。我向那洄流驶去，这股洄流一直把我往回送了大约一海里。但我回来的航线却比先前往北偏了近两海里。因此，当我驶近小岛时，发现抵达的是岛的北岸，和我出发的那面恰恰相反。

又经过种种险阻，我终于在傍晚时分上了岸。一上岸，我就跪在地上，感激上帝的搭救之恩，发誓放弃坐小船离开小岛的念头。然后，我随便吃了几口东西，将小船拉进一个小湾，就倒在地上睡了。我实在是太累、太紧张了，只想好好睡上一觉。

我不知道该从哪条路回家，但首先就排除了坐小船回家的打算。第二天早晨，我沿着海岸向西走，希望找一个地方停泊我的小船，等日后有需要时，再来取。后来，

【筋疲力尽】 形容非常疲劳，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终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小海湾，大约有一英里宽，愈往里愈窄，到最后就像一条小溪一般了。这真是一个天然良港，仿佛是特意为我的小船建立的一个小船坞。

停妥小船，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离上次旅行所到过的地方并不是很远。于是我就带上枪和伞上路了，至于其他东西，就先留在船上。经过昨天那惊心动魄的航行，我觉得这一程走得再辛苦，也叫人感到轻松舒服，不到傍晚便到了我的别墅。别墅里一切如旧，整整齐齐的。

我躺在树阴下休息，因为我实在太疲倦，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在半梦半醒之中竟听见一个声音在叫着我的名字："鲁滨逊！鲁滨逊！可怜的鲁滨逊！你这是在哪儿呀？你到什么地方去啦？"可想而知，我是多么吃惊。

起初，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只是感到惊恐不安。那声音仍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一下子便爬了起来，心怦怦直跳。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波儿，它正停在篱笆上和我说话呢。而它此时用的这种焦急的语调正是我平时教它的，它把这番话学得惟妙惟肖，平时曾给过我许多快乐，可这时听来却无比凄凉。

虽然知道刚才同我说话的是波儿，不是外人，但我那怦怦乱跳的心还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第一，我很奇怪，我的波儿怎么会单单跑到这儿来呢？为什么我睡得死死的不理它，它还老守在这儿也不到别处去呢？

【**船坞**】停泊、修理或制造船只的地方。

【**惊心动魄**】形容使人感受很深、震动很大。

【**惟妙惟肖**】形容描写或模仿得非常好，非常逼真。



我向它伸出手去,它就像往常一样,飞到我的拇指上,瞪着两只小眼睛,叽叽喳喳地说:“可怜的鲁滨逊!”并且问我“怎么到这儿来的”,“到什么地方去了”。唉,我能对这只鸟说什么呢?只得带着它一起回家去了。

我在海上漂流了那么多天,实在很疲倦,真该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可我的心歇不下来,我很想把我的小船设法运到岛的这边来,但暂时还想不出办法。从岛的东面把它划回来,那危险我已领教了,想起来就心惊胆颤、不寒而栗。至于西面,我至今还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如果那边也有同东面一样的急流,我就会遭遇与上次一样的危险。这样一想,我就决心不用小船了,虽然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才做好它,又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它放进海里。

【心惊胆颤】 形容非常害怕。
【不寒而栗】 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恐惧。



11. 提高技艺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压抑着自己喜爱航海的性子，过着一种宁静而闲适的陆上生活。对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命运，都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因此，我过得十分幸福。

在这期间，为了生活，我的各项技术都有了进步。我想，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木匠，没有工具也能做出好些有模有样的东西来。

我做陶器的手艺也有了很大提高。我现在改用轮盘来做陶器，做出来的东西真是又可爱又实用，而过去做的那些，真是叫人看着都羞愧。但我最大的成就，也是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则是做出了一只烟斗。烟斗是像烧陶器一般烧出来的，样子丑丑的，但却抽得通。对我这个

【乐天知命】相信宿命论的人认为自己的一切都由命运支配，于是安于自己的处境、没有任何忧虑。



一向抽烟的人来说,有了烟斗,就像有了莫大的安慰。

在编制藤器方面,我同样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编出的筐子,为我提供了不少便利。例如,我在外面打死了一只山羊,再也不必将它整个背回来,而是将它吊在就近的一棵树上,剥皮,切成块,然后放在筐子里背回来。同样,找到一只鳖,我只需用筐子装回蛋和一两块肉就足够了,这样就省了我不少力气。

我的火药已经大大减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用完的。我一直在思考当火药用完后,该如何弄到山羊肉吃。至于我到岛上第三年捕到的那只小山羊,它早已老死了,没能繁殖出后代。

这已是第十一个年头了。我开始研究如何用陷阱和捕机捕山羊,看看是否能活捉一两只,尤其是怀孕的母羊。为此,我特地做了几只捕机。我确信,有几只山羊曾落进去过,但是由于捕机做得不好,又没有金属夹,它们吃掉诱饵后,就挣脱捕机逃跑了。

后来,我又想出挖陷阱的办法。最初,我只在陷阱里放些麦穗、稻米之类的诱饵,却故意不装捕机。很显然,曾有贪嘴的野山羊进去吃过谷物。此后,在一个晚上,我就在陷阱里装了捕机。以后每天我都满怀期待地去察看。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看见一个陷阱里扣着一只老公羊,另一个陷阱里也扣着三只小羊,其中一只是公的,另

【陷阱】 为捕捉野兽或敌人而挖的坑,上面覆盖着伪装的东西,踩在上面就掉到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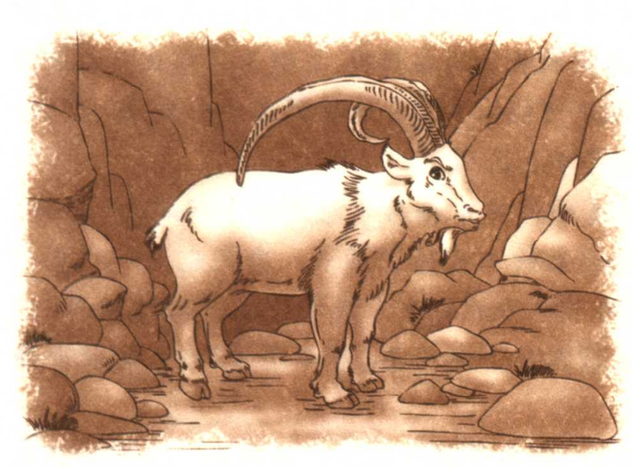
【诱饵】 捕捉动物时用来引诱它的食物。





两只是母的。

那只老公羊很凶，在那里又是大叫，又是踢腿，又是跳跃，我根本不敢下陷阱去捉它。最后，只得将它放走。事后我觉得自己实在笨得厉害，任何凶猛的动物，都可以用饥饿法将它驯服，如果我先让它饿上几天，再喂点东西给它吃，它一定会跟那几只小山羊一样**温顺**。其实，山羊的本性还是十分驯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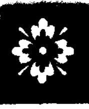


至于那三只小山羊，我就挨个儿把它们捉出来，用细绳将它们拴在一起，带回了家。

开始，它们都不肯吃东西，我就干脆饿了它们几天，后来我扔给它们一些新鲜玉米，它们耐不住饥饿就吃了起来。我认为，养一群驯羊是保证我在弹药用尽后还能吃到山羊肉的最佳方法。

这时，我又想起必须将野羊与驯羊隔离开。唯

【温顺】 温和顺从。



一的办法，就是找块地方，打起木栅，将驯羊圈在里面。这个地方，必须有草，有水，还有林木可以遮挡阳光。

我所选的地方，样样条件都具备。这是一片宽阔的草原，上面流淌着三条清澈的小溪，在它的尽头，生长着可以遮阳的树木。按我的圈地规模，我的木栅至少要有两英里长，木栅的长短还在其次，关键是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我根本就不可能赤手空拳地捉到这些山羊，那它们对我来说就和野羊没区别了。

我是在着手修建木栅后才想到这个问题的。于是，我立刻把那庞大的工程停了下来，决定先圈一块长约150码，宽约100码的地方。我相信在一段时期内，这样的面积应该容得下我的羊。等羊群增加时，再扩大圈地也不迟。

考虑好后，我又干劲十足地行动起来。在圈好栅栏之前，我先将这三只小山羊拴在最好的草地上，让它们习惯在我身边吃草，学会和人相处。我还经常拿一两把粮食喂它们。三个月后，当我将它们放进圈好的栅栏里时，它们对我仍亦步亦趋，一见到我，就咩咩地叫着，想得到一两把粮食吃。

我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不到一年半时间，我便有了大大小小12只山羊。又过了两年，山羊总数已达43

【清澈】 清而透明。

【赤手空拳】 形容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东西。

【干劲】 做事的劲头。





只。继第一块圈地后，我又相继圈了五六块地来饲养它们，这些圈地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因为我在各个圈地之间，做了门，可以彼此相通。在每个圈地的中间，我又做了个窄小的宰栏。当我要捉它们时，就把它们赶进宰栏。我现在不仅有羊肉吃，还喝上了羊奶。有时，我一天可以得到一两加仑的羊奶。经过多次失败后，我居然做出了奶油和奶酪。

上帝对人总是慈悲为怀，我这个罪恶的人也过上了美好的日子。即使你是斯多噶派的哲学家（古希腊的哲学宗派，主张淡泊、禁欲、喜怒不动于色），在看到我和我的小家庭坐在一起用餐的情景后，也肯定会忍不住露出微笑。

我，俨然是一个庄严尊贵的国王，高高地坐在上手。波儿就好像我的宠臣，站在我的肩膀上，不时从我手上啄点面包屑，只有它才能跟我对话，地位当然特殊。我的狗呢，如今又老又不中用，照例坐在我的右手，吃饭的时候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那两只猫，一只坐左边，一只坐右边，时时希望能从我手里得到点儿什么吃的。

我现在的生活，除了缺少人与人的交往，可谓十全十美。

生活一舒服，我又对那只小船蠢蠢欲动起来，总想把它弄到岛的这边来。这种念头在我的心里越来越强

【淡泊】 不追求名利。

【老态龙钟】 形容年老体弱、行动不灵便的样子。



烈，最后我决定沿着海边走到那边，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要是有人见到我此时的穿着打扮，一定会吓一大跳，或者会狂笑一阵。有时就连我也觉得自己的穿着滑稽可笑。我的头上是一顶山羊皮做的帽子，脑后垂着一块像蓑衣般长长的帽檐。做成这个样子，一是为了遮阳，二是为了挡水。

我的身上是一件山羊皮短外衣，衣襟一直垂到大腿。下面是一条老羊皮开叉短裤，羊皮一直垂到小腿的两侧，看起来倒像一条长裤。袜子是没有的，脚上穿着一双短靴般的东西，靴腰遮着我的小腿，两边用绳子绑起来，像绑腿一般。总之，全套衣服都极端粗劣丑怪。

我的腰间束着一条用小羊皮做成的宽皮带，一边吊一个扣环，一个环里挂着一把小锯，另一个挂着一把斧头。我的肩膀上斜挂着一条窄皮带，皮带的末端，就在我左胳膊底下，挂着两个山羊皮袋子，一个装着火药，另一个装着子弹。除此之外，我背上背着筐，肩上扛着枪，头上顶着大羊皮伞。我的脸还不是很黑，嘴上留着一把大胡子，那胡子虽说还没长到可以挂上帽子的程度，但也足以让英国本土人大吃一惊了。

其实我的外表如何并不重要，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看我。我就是这副模样上路的，这次一连在外面待了五六

【滑稽】 逗人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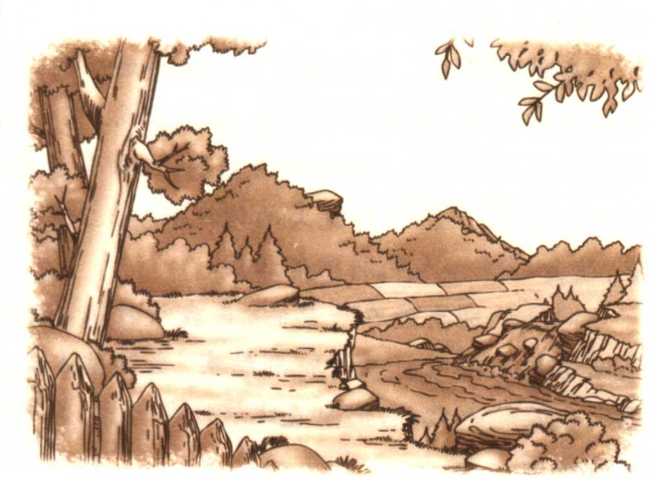




天。我从陆上抄了一条近道，登上了上次观望急流的那座小山，向那个地角望去。让我意外的是，海面并无急流的痕迹，整个海面既安静又平和。

我对此摸不着头脑，决心花点时间研究研究，看看急流的出现是不是与退潮有关。不久我便弄明白了，原来那急流是由西边退下来的潮水与沿岸一条大河汇合而成的，而且急流离岸的远近并不固定，它取决于风力与风向。傍晚时分，那股急流分明又出现了，但这次离岸足有半海里。而我上次来时，它恰好离岸很近，所以我的船才被冲走了。

这一次的观察使我确信，只要我注意潮水与风向的变化，一定能安全地将小船划回岛那边。然而，我想起上次的惊险经历，就动也不敢动了。最后，我另作了安排，那就是再做一只小





船。这样的话,我在岛的两边就各有一只小船,不必非过那个地角了。

现在,我在岛上已经有两处庄园了。一个当然是我的小小城堡,它四周有墙,上有岩石,下有山洞,山洞一个套着一个。最大的一个山洞里放满了盛着粮食的大瓦缸和十四五个大筐子,这里是我的粮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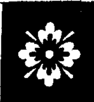
我当年做栅栏用的木桩,如今都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它们那么大那么密,把我的城堡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谁都不会发现后面还有人居住。

从我这个住所出发,向腹地走几步,便是那两块肥沃的庄稼地。只要我按时耕种,它们就按时出产。在它们旁边,还有大片大片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只要看到它们,我就觉得衣食无忧。

在别墅那边,我拥有另一座像样的田庄。在绿树成阴的篱墙之中,支着我的帐篷。帐篷里面,有一个睡榻,是我用野兽皮和其他柔软材料做成的,上面铺着我精心保存的一条毯子,还有一件宽大的值夜衣。每当我有事离开城堡,就会到这怡人的别墅来居住。

同这处别墅连在一起的,是我放牧山羊的圈地。我把圈地周围的栅栏做得特别结实。当这些木桩在第二个雨季生长起来后,它们简直比墙还要坚固,再凶猛的山羊也没法闯出去。

【城堡】 堡垒式的小城。
【粮仓】 储存粮食的仓库。
【腹地】 靠近中心的地区。



这些可以充分证明我是勤劳的，凡是能改善我生活的事，我都不辞辛劳地做了。我对山羊的圈地特别满意。我认为，驯养一群山羊，无异于建了一座羊肉、羊奶、奶油、奶酪的活仓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另外，我还在附近培植了一些葡萄。每年冬天贮藏的葡萄干，主要来自这里。每次晒干后，我总是将它们小心地保存起来，作为我食品中的珍品，因为葡萄干不仅好吃，而且能延年益寿。

这座葡萄园正处于住所和停船处的中间，因此，我每次去那边看小船时，总会在这儿停留一下。现在，我偶尔也驾船出去消遣消遣，散散心，过过航海瘾，但再也不敢驶离海岸几丈之外，生怕类似上次的事故再度发生。我仿佛让那次意外吓破了胆。

不料，正当我过着安逸的生活，决定就此白头终老时，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变化。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形容很丰富，用不完。
【**延年益寿**】 增加岁数，延长寿命。





12. 沙滩上的足印

有一天中午，我正要去看我的船，准备驾着它兜兜风，忽然，看见沙滩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人的脚印。这简直像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呆住了。我侧耳倾听，可什么也听不见；我四处张望，可什么也看不见。我在海边像疯子似的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看看是否还有其他脚印，却只有这一个。我又跑到脚印面前，确认一下那是不是我的幻觉。可是，那的确是一个人的脚印，脚丫、脚跟、脚指，样样俱全。我方寸全乱，像个偏执狂那样胡思乱想了一阵，然后拔腿就往我的城堡跑去。我心里恐慌至极，跑不出几步，就要回望一番，那远处的小树丛、枯树干，都让我疑心是个心怀恶意的敌人。总之，那一路上的惊慌，一路上的奇思怪想，真是说也说不尽，各种想法纠缠在一

【晴天霹雳】 比喻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
【偏执狂】 比喻极偏激而固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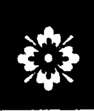


起，乱成一团。

我一跑到城堡，就像后面有人正拿着刀追杀我似的，一下就钻了进去。事后，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我当时究竟是用梯子进去的，还是从岩洞里钻进去的。因为我那时的心情，就像受惊的兔子终于回到自己安全的草窝，又像疲于奔命的狐狸重回地穴，甚至比它们还要惊慌不安。

这一夜我未能合眼。我不断用稀奇古怪的想法来吓唬自己，而且专往坏处想。有时候我想，这是魔鬼在作怪，于是我的理智就把这个假设附和一番。在把自己吓得不得了后又想，魔鬼仅仅在那儿留下个脚印，未免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个脚印，如果不是偶然，我就会看不见，





因为它是印在沙滩上的，只要大风一起，海潮就会把它冲得影迹全无。想那魔鬼是不会做无用功的，又用这些道理来安抚一番。为此，我不得不承认，关于魔鬼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于是，我认为这肯定是一些更危险的生物，简单地说，就是对面大陆上的野人。他们乘着独木船，偶然来到这个岛上，上岸之后，发现这个岛并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就离开了。

当我想到这里时，心里暗自庆幸，庆幸自己当时没在那边，庆幸小船没被他们发现。可紧接着，我又认为他们早已发现了我的小船，只是不愿打草惊蛇，以便回去叫更多的人来对付我，把我给吃掉；即使他们找不到我，也会把我的谷物毁掉，把我的羊群劫走，最后，我只得饿死。

于是，我开始痛责自己的懒惰。粮食上，只图上季接下季，而不多作储备。因此，我决定今后一定要预先储备上两三年的粮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我不得不整年躲在城堡里，我也不会被饿死。

人生就是这么光怪陆离，变幻莫测。我们今天所爱的，可能就是明天所恨的；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可能就是明天要逃避的。以前，我觉得上天要是让我见到一个人，那就是我天大的福气，仅次于死后荣登天堂了。而现在呢，一想到我会碰见一个人，我就全身发抖；要真是见到

【安抚】安顿抚慰。
【打草惊蛇】比喻采取机密行动时，由于透露了风声，惊动了对方。
【光怪陆离】形容现象奇异，色彩繁多。

一个人,我想我恨不得立刻钻到地底下,永远不跟他打照面才好。

人生无常啊!等我惊魂稍定之后,我想了许多。这一类思索花去了我长达数月的时间。一天清早,我躺在床上,满脑子又被野人的威胁所占据,这时我忽然想起《圣经》上的话:"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拯救你,你也要使我荣耀。"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马上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作祈祷,祈祷完后,翻开《圣经》,看到了下面一席话:"等候着主,保持着良好的兴致,他将使你充满力量。主说,等着吧!"我难以形容这句话给了我多大的希望,我的心里顿时安定下来。

我总是沉浸在这样的反复思考中。有一天,我突然蹦出个想法:那脚印或许是我自己下船登岸时留下的。这样一想,我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在那儿下过船,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啻一个大傻瓜,自己吓自己。

于是我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决定到外面去看看。我已经在城堡里躲了3天3夜,家里除了大麦饼和清水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那些可爱的山羊也该挤奶了,它们很久没挤奶,必定痛苦万分。事实上,由于我没按时挤奶的缘故,有好几只山羊就此绝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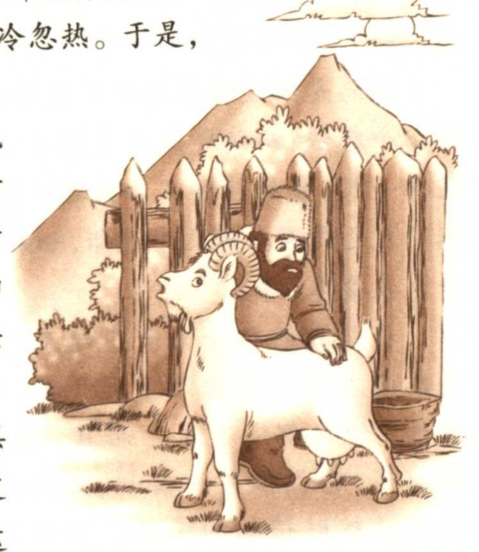
【荣耀】 光荣。
【不啻】 不止;不只。



真叫我痛惜。

我鼓足勇气，跑到别墅那边去挤羊奶。一路上我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那种不断东张西望、时刻准备着丢下筐子逃命的慌张劲儿，假如让人看见，一定认为我刚做过什么亏心事。

我一连三天跑去挤羊奶，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越发胆大起来，认为那不过是想象在作怪，我也越发坚信那脚印就是我自己的了。但我毕竟还是有点怀疑，决定还是去海边，用脚亲自比一比。结果发现自己的脚比那脚印小得多，这使我稍微平静下来的心重又开始郁闷起来，我当即就像发了疟疾一样，浑身颤抖，忽冷忽热。于是，我又躲回家里，深信岛上已有他人的存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我来一次突袭。至于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我可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唉！人们在恐惧的心情下所作的决定总是荒谬可笑的。这

【郁闷】烦闷，不舒畅。
【荒谬】极端错误，非常不合情理。



时，理智都让位于恐慌了。我打算将圈地的围栏拆掉，让所有的驯羊重归山野，免得敌人发现它们，从而发现我的存在。同时，我打算毁掉那两块粮田。我还准备拆掉别墅与帐篷。总而言之，只要可能被怀疑是人为的东西，我都想将它一笔抹去。

这些，都是我当天晚上的胡思乱想。种种折磨人的疑虑盘踞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头昏脑胀。由此可见，对危险的恐惧，实在比面对真正的危险本身更让人寝食难安。更糟糕的是，我觉得上帝又一次抛弃了我。我既没有向上帝寻求安慰，也没有向他大声呼吁，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安全和解脱完全交给天命。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又让我一夜都不能合眼，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昏昏睡去。可能是疲劳过度吧，这一觉睡得倒很酣。醒来后，头脑清醒多了，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我想，这个岛丰茂宜人，有人迹并非不可能。这地方虽然没有固定居民，但陆地上的人在此靠岸并不奇怪，或许他们碰上了逆风，不得不在此稍作停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因此，他们一到这里，就会立即设法离开，绝不在岸上过夜，否则天黑了，他们也会遇到困难。所以，我现在该做的就是为自己找一条安全的退路，一旦看到野人，就飞快地躲起来，别的事就不用担心了。

【盘踞】 非法占据、霸占。
【呼吁】 申述以请求援助或主持公道。



经过反复斟酌，我决定在围墙外面，也就是在我12年前种了几行树的地方，再依着树筑一道半圆形的壁垒。

这么一来，我就有了双层围墙。我又在外墙上加了不少木料和旧绳索，使它更加坚固。然后，我在墙上开了七个小洞，它们专门用来安置我的七把短枪。我将它们用架子支起来，就像大炮一般，这样我就能在两分钟内连开七枪。此外，我又不断地从山洞里运土，堆在墙角，把我的围墙加到足有10英尺宽的样子。我一连忙碌了几个月，才将这项工程完成。

这以后，我又在墙外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插了近两万根容易长大的杨柳桩，并在它们与围墙之间留了很宽的空地。这样即使有人闯进树林，我也有足够的空间发现敌人，而且敌人靠近外墙时，也无处隐蔽。

五六年后，我的住所前便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它们粗壮浓密，让人无法通行。因此，不管什么人，都不会料到它后面还有人居住，也不会想走进这密林来，因为它那么密，走不通。而我自己的进出办法就是搭两把梯子，一把靠在树林侧面岩石较低的地方，另一把放在岩石上的一个折断面上。这样在取走两只梯子以后，任何人都不可能毫发无损地进入我的城堡，即使靠近，也都还在我的外墙之外。

可以说，我想尽一切所能想到的办法来保护我自

【斟酌】 考虑事情、文字等是否可行或是否适当。



己。从以后发生的事来看，我这样做并非杞人忧天。

我一面做着这件事，一面仍关心着田地和羊群。对于羊群，我觉得现在的圈地还不够隐蔽，考虑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最可行，那就是再圈几块隐蔽的地方，彼此相隔很远，然后各放六七只羊。这样，即使某一群羊出了问题，我还有资本从头再来。

于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岛上又幽僻又适合养羊的地方。最终选定了一处，它完全合乎要求。这是一片小小的低洼地，大约有三英亩，四周环绕着浓密的树林，几乎是一块天然的圈地。因此，在圈它的时候，我也用不着付出太多的劳力。

我立刻着手干起来，不到一个月，我就圈好了四周的篱笆。我迫不及待地迁了10只母山羊和2只公山羊到这里。

【杞人忧天】 传说古时杞国有个人怕天塌下来，吃饭睡觉都感到不安。比喻不必要的忧虑。

【劳力】 体力劳动时所用的力气。



13. 对野人的防备

我之所以那样不辞辛劳，纯粹是因那只脚印引起的，我总是害怕，觉得危险就在周围。但迄今为止，我还没亲眼见到任何人登上荒岛。

我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艰辛的时光。这种心里的不安使我的生活远不如先前舒服，这一点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成天提心吊胆，东怕西怕，真叫人不好受。

把一部分山羊安置妥当后，我又开始走遍全岛，寻求另一块隐秘之所，以建类似的圈地。有一天，我兴致很高，竟走到了岛的最西边。当我抬头向海面望去时，竟发现海面上仿佛停着一艘船。但距离太远了，我把眼睛都看痛了，也不能确定那究竟是不是船。不过当我从山上走下来再朝海面望去时，已看不见它的踪迹，不过我却暗

【提心吊胆】 形容十分担心或害怕。
【兴致】 兴趣





暗下决心，规定自己以后出门，一定要把望远镜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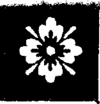
我从小山下来后，来到了岛的西南角。一到这儿，我顿时吓得目瞪口呆。只见这里的海岸上，到处都是人骨头，头骨、手骨、脚骨，历历在目，不远的地方还有生过火的痕迹。我想，大概是那些凶蛮的野人们曾经在这儿登过岸，饱食了一顿人肉大餐吧。



看到这种情形，我惊讶得连危险都意识不到了。我的全部畏惧都被憎恨所淹没，天底下真有这种魔鬼般的凶残行为！我转过脸去，不忍再看这血腥野蛮的场景。我的胃一阵翻腾，胃酸阵阵上涌，将胃里的全部东西都吐了出来。呕吐过后，我稍稍轻松了一点，头脑也清醒了些。我便飞也似的向城堡跑去。

我跑了很久很久，仍然惊魂未定。等我的心略略安定些，我立刻怀着感激的心情仰望苍穹，感谢上帝将我降生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那里没有人吃人的行为，与这些野

【目瞪口呆】 形容受惊而愣住的样子。
【苍穹】 天空。
【国度】 指国家（多就国家地区而言）。



蛮的家伙不同。

我回到了城堡。对于这里的环境,我感到了两年以来从未感到过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终于弄明白,这些家伙到这个岛上,并不是为了捕获猎物,他们只是到这儿来享受他们的成果。因此,只要我不被他们发现,把自己像目前一样好好地隐蔽起来,我就十分安全,可以在这个岛上住上几十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仔细算来,我到岛上竟然有18年了。

我对于这伙野蛮的畜生,对于他们那种互相残食的行径深恶痛绝。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郁郁寡欢,紧紧地守在我的三处活动范围(我的城堡、别墅和森林中的圈地)之内,不肯多涉足其他地方一步。两年中,我连森林中那只小船都没去看过,也不再设法把它从海路运到岛的这边来,唯恐在海上碰到那些野人。

尽管这样,时间一久,我对他们的恐惧也日渐淡薄了,又像以前一样过起自己的日子。所不同的是,我比以前更添了一份小心。现在看起来,我蓄养山羊,实属万幸,因为此后的两年,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出门带枪,却从没用过它们,以免枪声传到野人的耳中,他们会循着声音把我找出来。我现在的装备,比先前的更为森严了,因为我身上又添了两把手枪和一把腰刀。

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我的生活也过得像模像

【深恶痛绝】 厌恶、痛恨到极点。
【一如既往】 完全跟过去一样。



样了。可是，我发明的灵感，已因成天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而大大减退。比如说，我曾经想把大麦加工成麦精啤酒。尽管这计划听起来好像有些荒唐，因为我缺的东西实在太多，但如果是在以前，我很早就着手试验了，说不定早就成功了。因为我这人有点倔脾气，只要下决心做一件事，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放弃的，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总是很大。

现在，我的聪明才智都用来防备野人了。因为我成天想的就是怎样趁那些野人们举行宴会的时候，把他们一举歼灭，并救出那些即将被吃掉的人。我脑子里的各项计划真是数都数不清，如果要把它们通通记下来的话，恐怕一部书都写不完。

有时，我想在他们生火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再埋上五六磅火药，一旦他们生火就会把火药引爆，把周围的人都炸个稀巴烂。可是我的火药储量已不足一桶，我实在不愿在他们身上浪费那么多，而且谁又能保证火药爆炸时，他们都在火堆旁呢。因此，我把这个计划抛在一边，又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等他们吃喝正酣时，突然向他们开火，然后再带着一大堆枪和腰刀向他们冲过去，一举消灭二三十个野人。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星期，连做梦都在向那些野人瞄准开枪。

我对这个计划简直像着了魔似的，竟用了好多天时

【灵感】 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
【一举歼灭】 一次性消灭（敌人）。



间去寻找适当的埋伏地点。不管怎样,最后总算在小山旁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我既可以很隐蔽地观察他们的动向,还可以在他们登岸以前,迅速藏身到丛林里去。丛林里有个杂草丛生的小凹坑,刚好能把我完全掩蔽起来。我坐在小坑里,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尽收眼底。时机一成熟,我一开枪就能撂倒三四个。

从此,我每天一大早就要全副武装地跑到小山那边去观望(那小山离城堡约三英里),看看海上有没有小船正向本岛驶来。连续两三个月,每天都毫无所获,渐渐地我就厌烦起来。

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要一下子杀掉二三十个野人的勃勃雄心。至于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凭什么杀他们,我丝毫不作考虑。我只是看不惯那些野人伤天害理的行径,便怒气冲冲,决定替天行道。但上帝好像对此听之任之。现在,我的厌倦情绪已取代了当初那股子雄心,想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我想,千百年来上帝都容忍了这些人相互残杀的野蛮行为,我又有什么资格来处决他们呢?或许,他们并不认为杀掉一个战俘是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杀掉一头牛是犯罪行为一样。当我这样思考时,就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实在有些偏激。这些人并不是文明世界中那种应遭绞刑的人犯。另外,尽管这

【动向】 活动或发展的方向。

【伤天害理】 指做事残忍,灭绝人性。

【听之任之】 听任事物的自然发展,不去干涉。



些人彼此之间惨无人道，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但他们并未加害于我。

这些想法抑制了我原有的暴力冲动。我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认为主动袭击野人既愚蠢又不仁道。我决定，除非野人先来袭击我，否则，我决不主动去干涉他们。而且这样做对我来说要有利得多。如果我仍按以前的计划行事，我一定会走上毁灭之途的。试想一下，只要我在袭击行动中漏掉一个野人，那么这个人就会逃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全族，于是，他们就会集结一大群野人前来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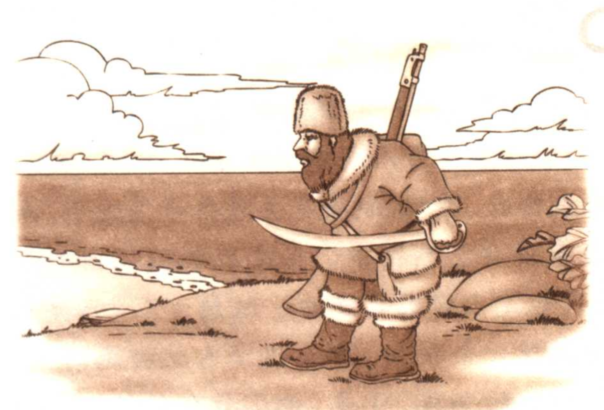
总之，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利弊上，我都不应该主动参与这件事。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不让自己被发现，把自己好好保护起来。

这种谨慎的决定同时还唤起了我的宗教观念。我认为当初的计划是超出我职责范围的，也是野蛮的。像野人们这种全民性的犯罪，对他们的惩罚权掌握在上帝那里，像我这样的子民无权干涉。因此，我衷心感激上帝将我从血腥中挽救出来，并恳求他保佑我，不要让我落到野人手里，免得我为了自卫还得犯杀戮之罪。

我在这种忐忑不安、只求回避的心情中又过了将近一年。其间，我再也没有上过那座小山，也不再关注是否有野人上岸，深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控制不住怒气，将

【惨无人道】 残酷到了没有一点人性的地步。形容凶恶残暴到了极点。
【杀戮】 杀害（多指大量的）。
【忐忑不安】 形容心神不定的样子。





自己的杀戮计划付诸实施。这一年,我只做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我终于将小船移到了岛的这一边来。我把它划到岩石底下的一个小湾里,那地方有急流,又很隐蔽,野人们是不会发现的。

我把以前留在船上的东西通通搬了下来,包括一套桅和帆,一个所谓的锚以及其他小东西,这些都是我平常进行短程航行所不需要的。

我比以前更加深居简出。除了挤山羊奶、料理羊群,我很少离开给我以安全感的城堡。那些羊群是很安全的,一来它们的圈地十分隐蔽;二来那些野人上岸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所以只在海滩上停留,并不往岛内走。自从我发现海滩那一幕以来,野人们后来又上过几次岸。想起以前我只带一杆小弹枪,就在岛上东走西走,真叫人不寒而栗。要是我那时碰上一二十个野人,那我该怎么办呀!

【深居简出】 平日老在家里待着,很少出门。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沉重，半天都没精打采，沮丧万分。我想，在那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一定会惊慌失措，完全失去应付能力，只得束手就擒。这些想法一旦出现，我就会产生万事皆休的空洞感。

我也一度认为上帝对我们总是慈悲为怀，总会设法让我们绝处逢生。现在，这种想法又回来了，我对上帝的信任又恢复了。每当我们心里有所犹豫，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时，内心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暗示，它指导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有时，这决定与我们的喜好相违背。而事实证明，这种根据暗示所做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按我们的愿望行事，我们可能早就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把这样的现象仔细思索了一番，就给自己下了个规定：每逢内心出现了什么神秘暗示时，我就坚决服从它，按它的指示行事。因为，我一生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了这种暗示的正确性。我也要奉劝那些不信神明的人，千万不要忽略上天的启示。至于这种启示来自何方神圣，我们暂且不论。不过，我想精神与精神之间是相通的，有形与无形之间也有神秘的联系。关于这点，我后来的孤寂生活就可以证明。

【空洞】 没有内容或内容不切实际。

【万劫不复】 表示永远不能恢复。



14. 恐惧与孤独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这种种焦虑,这些长期包围着我的危险,以及各种各样叫我担心的事,已经中断了我的发明计划。我当前急需解决的不是生活问题,而是安全问题。

我被这重重疑惧忧烦着,连一根钉子都不敢钉,一块木头都不敢劈,生怕这些声音被野人听见。至于开枪,那更是想也不敢想。尤其让我忧心的是生火问题,每当我在城堡用火,总害怕别人会循着炊烟发现我的踪迹。因此,我就把一切需要生火的事,如烧陶罐、烟斗之类,都移到森林中的新地方去做。这个新地方是个天然地洞。至于这个地洞是怎样发现的,还得从烧炭谈起。

前面已说过,我不敢在城堡附近生火。可是,我成

【焦虑】 焦急忧虑



天在那里生活，免不了要烤面包，煮肉汤。因此，我就按照在英国看到的办法，在野外把木头制成木炭，然后把炭带回家。这样即使用火，也不会产生烟。

那一天，我正在砍烧炭的木头，忽然，我在一片浓密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个深坑。我好奇地走进去，里面相当大，我直着身子站在里面都绰绰有余。我很快又退了出来，因为我看见在黑漆漆的深处，竟有两只像寒星般发亮的眼睛，在洞口射进去的微光的反射下，像尖刀一般咄咄逼人，真不知那是魔鬼还是人。

我站在洞外，很快恢复了镇静。我为自己打气：谁要是害怕魔鬼，谁就不配在这孤岛上单独生活 20 年。于是，我重新鼓起勇气，举起火把钻了进去。这次还没走上两三步，我就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我忽然听到了呻吟声，和人在痛苦时发出的一模一样。紧跟着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听得我全身直冒冷汗。可是，我还是拼命坚持着，好像非要考考自己的胆量究竟有多大似的，举起火把，又向前走了两步。在火光下，我发现那不过是只体形庞大的大公羊。它已经很老了，正躺在那儿喘着气，看来快要死了。

我推了推它，它动了动，想要站起来，但它确实已到了生命的尽头，残余的力气已不允许它站立了。我就索

【绰绰有余】 形容很宽裕，用不完。
【咄咄逼人】 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



性让它躺在那儿。

我又举起火把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山洞本身并不大,至多不过12英尺左右,既不圆也不方,不成个形状。在洞的尽头,还有个更深的地方,非常低,只能爬着进去。我决定明天带上几枝蜡烛和一个用枪托做成的火绒盒,再来探个究竟。

第二天,我按计划到了那里,钻进那个小洞,又向前爬了十来码才直起身来。这件事说起来很有些冒险,因为谁知道要爬多远,里面有没有危险呢。爬过这段距离后,我发现洞顶忽然拔高,几乎有20英尺。只见洞的四壁在烛光的映射下,灿烂夺目,金碧辉煌。至于这墙壁上到底是含金、含钻石,还是宝石,我就弄不清楚了,只觉得异常富丽豪华。

这真是个美丽无比的石洞,虽然里面黑咕隆咚,但地下又干燥又平坦,上面铺着一层细碎的沙石,顶上和四壁也不潮湿,整个洞里异常洁净,也没有什么虫蛇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入口太窄,不过又隐蔽又安全,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马上决定把那些最宝贵、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东西搬到这儿来,特别是我的火药和多余的枪械。搬过来后,我在城堡里就只保留了五枝短枪,我把它们通通架在外墙上,取拿方便,遇到敌人时更能及时出手。

【金碧辉煌】 形容建筑物等异常华丽。
【求之不得】 想找都找不到(多用于意外地得到时)。





在这次转移过程中，我又顺便检查了一下那桶进水的火药。只见火药四周结了一层坚硬的壳，但中心部分却保存得很好，就像壳里面的果仁。于是我又弄到了近60磅火药，我无比开心。然后，我把这一切通通搬到新发现的山洞里，再也不在住所里保存3磅以上的火药了。同时，我还把做子弹的铅皮也搬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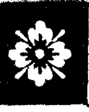
据说古代有种巨人，住在石洞里，谁都袭击不到他们，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住在这里，我就像那种巨人，即使有500个人来追踪我，也奈何不了我。

洞里那只老山羊，第二天就寿终正寝了。我将它就地掩埋，这样既省力气，也闻不到臭气。

这已是我住在岛上的第二十三个年头，对这个地方



【寿终正寝】 指老人在家安然死去。也比喻事物自然消亡。



及这里的生活方式也都习惯了。只要没有野人来骚扰，我宁愿像那只老山羊，在此度过余生。而且，我现在还有了些小小的消遣，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首先，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的波儿能清楚明白地跟我说话了。它一直陪了我26年，至于我离开海岛后它还活了多久，我就不知道了。据巴西人说，鹦鹉可以活上100年，也许，我的波儿至今还在那岛上叫着："可怜的鲁滨逊！可怜的鲁滨逊！"你们要是碰巧听到了，可别害怕。我的狗同样也是我的好伙伴，它跟我生活了十六七年，最后老死了。至于那些猫，我一向只挑两三只心爱的留在身边，其余的都赶走，赶不走的就淹死，否则任它繁殖下去，非把我的一切毁了不可。此外，我身边还有两三只可爱的小山羊，它们都会在我手里吃东西，每天环绕在我周围，憨态可掬。还有呢，就是几只不知名的海鸟，这些鸟都栖息在城堡外的树林里，并且生出许多小鸟来，成天在树枝上婉转啼鸣，真是有趣极了，使我这儿充满了生机。我现在的生活可谓甜蜜、悠闲，正如刚才所说，只要我的安全不受到野人的侵扰，我对现在的生活则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遂人愿。但坏事未必不能变成好事，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最想躲避、最害怕的坏事，往往正是我们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

【**憨态可掬**】 天真略显傻气的神态很明显。

【**婉转**】 （歌声、鸟鸣声等）抑扬动听。





现在是我到岛上的第二十三年的12月，正是这里的收获季节。这段时间，我不得不经常出门到田里收割庄稼。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一出门便看见远处海岸上有一片火光，离我约有两英里远。

我大吃一惊，一下子就呆在原地，不敢再往外走，深恐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能恢复平静，万一那些野人发现了我那收割了一半的庄稼地可怎么办，他们肯定会产生怀疑。但是在这种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我什么挽救方法都想不出来，只得立即返回堡垒，把两把梯子都收起来，尽量把外面的一切都摆弄成自然的样子。

然后，我在城堡内部又开始采取种种防范措施。我把架在墙上的所有枪枝都装满了弹药，一旦发生冲突，我一定要抵抗到底。另外，我还没忘记恳求上帝的救援。我在城堡里待了约两个小时，实在没有办法耐着性子继续等下去，就架起梯子，登上了山顶。我平卧在山顶上，将身边的望远镜拉开，向那一带望去。只见几个一丝不挂的野人，正围着一堆火坐着。这个季节天气很热，根本用不着烤火取暖。他们大概又在烹制人肉吧，至于是在烹制活人还是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我看到岸边一共停着两只独木船。此时正值退潮，他们可能要等到涨潮时再走。看到此番情形，看到他们

【突如其来】 突然发生。



离我这样近,我那混乱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注意到,他们总是在退潮时上岸,涨潮时离开,因此,只要我是在涨潮时出门,大致没有什么危险。到那时候我再出去收割,就比较安全了。

果然,当潮水开始上涨时,他们便上船离去了。在离开之前,他们还围着火堆跳了一场舞。见他们上船走了,我便背了两枝短枪,挂了一把大刀,拿了两把手枪,向临海的小山跑去。由于东西太重,用了两个多小时才跑到那里。举目望去,只见海上还另有三只船。不久那五只船会在了一起,然后往大陆那边划去了。

这一幕真是触目惊心。我又看到了他们饱餐之后留下的令人发指的遗迹,海滩上又是血,又是骨头,又是人肉块。看到这些,我那愤怒的火苗顿时腾腾地燃烧起来,心里思量着,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们干这丧尽天良的事,我定要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不管他们有没有来惹我,也不管他们究竟有多大一帮人。

显然,他们并不经常到这小岛上来。因为,他们下一次登岸时,已是15个月以后的事了。一般而言,他们决不会在雨季出门,至少决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然而,我那担惊受怕的心情没有丝毫改变。因此,日子过得非常不舒坦。我认为,一个人担心发生祸事比真正遭遇祸事要痛苦得多,要难过得多。

【触目惊心】 看到某种严重的情况引起内心的震动。
【令人发指】 形容让人感到非常气愤。
【丧尽天良】 形容恶毒至极。





在这期间，我一直存有想要杀人的念头，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谋划下次向他们进攻的事情。我一点儿也没考虑到，要是一直这样和他们拼下去，我自己和一个杀人恶魔也就没什么两样了，或许更为残暴。

我的日子过得焦虑不安，就是壮起胆到外面走走，也是东张西望，心惊胆战。话虽如此，我仍有1年零3个月没见过野人的踪迹。15个月后，也就是我到岛上的第二十四年的5月，我又同他们奇迹般地碰了头。详细的情形，下面再细说吧。

【谋划】 筹划；想办法。



15. 遇难的海船

这15个月里，我老睡不安稳，常做噩梦，经常从梦中惊醒。到了5月中旬，大概是5月16日，那天刮了一整天的大风。一直到夜里，还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闹腾个没完没了。因此，事情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也说不确切，只记得我当时正在读《圣经》，并思考着自己当前的处境。忽然，海面上传来一声枪响。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搭上梯子，飞快地爬上了山顶。就在我爬上山顶的一刹那，我看见火光闪了一下。半分钟后，第二声枪响又传入我的耳际，好像是从我上回绕岛环行时被急流冲走的那一带海上传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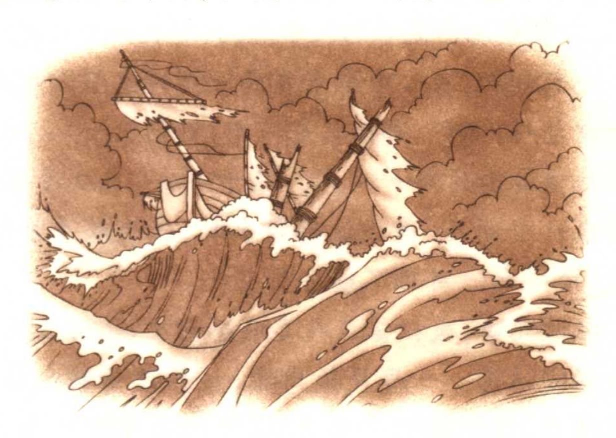
一定是什么船遇险了，可能还有别的船只与这只船搭伴而行，所以他们才放枪求救。我这时的心十分平静，

【噩梦】 可怕的梦。
【一刹那】 极短的时间



我想凭我个人之力，肯定无法帮助他们，但他们却很可能给我带来帮助。于是，我将周围所有的干柴收到一起点燃，把火烧得旺旺的。我相信，只要海面果真有船，他们绝对能看见。毫无疑问，他们看见了，因为他们紧接着又放了几枪。我把火烧了一整夜。等到天色大亮，海面开始晴朗，雾气开始散去时，我隐隐看到海上有什么东西，却不怎么清楚，因为距离实在太远，而且海面上仍悬浮着雾气。

我一整天都在眺望着那东西，发现它始终停在原处，一动不动。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我拿起枪向岛的最南端跑去。到了那里，天已完全晴朗，我一眼就看到，有一艘失事的大船在昨天夜里撞到了暗礁。说起来，这些暗礁还曾挡住急流的冲力，把我从上次驾舟出航时的险境里



【眺望】 从高处往远处看。



救了出来呢。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救星很可能便是别人的毁灭者。我想这些人可能是因地形不熟,加上昨夜风高雨急才触礁的。那么船上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不禁产生了种种猜测。第一,当他们看到我生起的火堆后,可能立即上了小船,朝小岛方向划来,但小船被风浪卷走了。第二,或许他们的小船老早就丢失了,这种事屡见不鲜,尤其在遇上狂风巨浪时,人们常常不得不把小船拆开,甚至直接抛弃。第三,他们可能被搭伴而行的船只救走了。最后,他们还可能遇上急流,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所有这些想法,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虽有心相助,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他们受难,心如刀绞,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悲痛之余我又觉得自己实在幸运,想想吧,在整整两船遇难的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死里逃生。

一想到人,我心中那求友的欲望顿时强烈起来,我甚至脱口大叫:"啊!哪怕只有一个,哪怕只有一个!"我千百次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几十年来,我从没像今天这样渴求一个朋友。当我这样祈求时,我的双手紧握,牙齿紧咬,紧得我一时都不能分开它们。

经过此事,我相信在人类的感情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情感。一旦目标出现,这股情感就会转化为强大的动力,推动我们勇往直前,直向那目标扑去。如果达

【救星】 比喻帮助人脱离苦难的集体或个人。

【屡见不鲜】 经常看见、并不新奇。

【无能为力】 没有能力或能力达不到。



不到目标，就会使我们痛不欲生。

关于这种动力产生的原因与规律，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只是将这种现象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因为我本人感到了内心的那种热望，我渴求能有一位基督徒逃脱大难，做我的伙伴，那真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然而，这种事总是不能如人所愿。几天后，我在海边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尸体。他只穿着一件水手背心，一条麻纱短裤和一件麻纱衬衫，身上只有两块西班牙金币和一个烟斗。因此，我无法弄清他究竟是哪国人。

这时的海已恢复了平静，我很想冒险坐小船到那破船上看看，一方面可以弄到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船上还有一两个活下来的人。这种想法在我心里日夜翻搅不停，让我昼夜不得安宁。我想，既然这念头如此强烈，那一定来自于某种神灵的指示，如果不去，那一定既违背自己的意愿，又违背神灵的暗示。

在这种想法的敦促下，我立即着手准备航行前的各项工作。我回城堡拿了面包、清水、罗盘、甘蔗酒和一满篓葡萄干，把它们背来，放进了小船。然后，又再次返回城堡，取来一大口袋米、伞、两打面包、一瓶羊奶和一块奶酪，费了不少劲才把这些东西运上船。于是我就划着船到了西北角。就要向大海出发了，而此时，我遥望着海岛两侧那奔腾不息的急流，又想起了自己

【痛不欲生】 悲痛得不想活下去。形容悲伤到了极点。
【热望】 热切的希望。
【敦促】 催促。



上次的遭遇，不禁有些胆怯泄气了。我害怕，我恐惧，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这种惧怕的念头，迫使我放弃航行计划。把小船拉进沿岸的一条小河里后，我也上了岸，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上坐了下来，烦躁不安：一方面感到害怕，一方面又抵制不住心中的诱惑。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看见潮水已开始上涨。这样一来，几小时之内肯定无法启程。不如趁这个时候，找个制高点好好观察一下，看看万一急流把我冲出去后，有没有希望遭遇洄流，把我带回海岛。想到这里，我便开始观察。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小山，正好可将两股急流一览无余。到了山上，我发现退潮时急流是沿着岛的南部向外流的，但涨潮时急流则是沿着岛的北部往回流的。回来时，只要沿着岛的北部走，自然就会被带回来。

这次观察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决定明天一早趁着第一次潮汐出发。当晚我就在小船上睡了一夜，天一亮，就启航了。我一出发就朝正北走，很快就进了那股向外冲的急流。它带着我向前飞驶，但速度并未快到我不能驾驭的程度。我以桨代舵，朝那破船飞也似的驶去。不到两小时，便到了它的跟前。

我看到的情情形实在凄凉。从船形看，很可能是条西班牙船，船身被紧紧地夹在两块礁石中间，船尾和后舱已

【进退两难】 进退都不好，形容处境困难。
【潮汐】 由于月亮和太阳的引力而产生的水位定时涨落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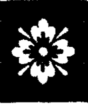
被浪头打碎，前桅和主桅也已折断，倒在甲板上，船头看起来倒还牢固。我到了船跟前，突然出现了一只狗，它一看见我，就汪汪叫了起来。我叫了它一声，它就跳到水里，朝我的小船游来。它看来又饥又渴，我给了它面包和水，看样子，只要我让它尽量吃喝，它简直可以把自己的肚子撑破。



然后，我爬上大船。一眼望去，就见两个紧紧拥抱在一起淹死的人。我想一定是船触礁后，海上掀起了狂风巨浪，不断打在船上，加上涌上来的海水随着风势拍打在人身上，活活把人给打死了。除了那条狗，船上一个活物也没留下，而船上的货物，也都叫水给泡坏了。只有舱底下的几桶酒，可能还是好的。可是酒桶太大，我一个人没法搬动。我还找到几只大箱子，随便搬了两只到我的船上去，至于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我也没工夫细看。

除了这两只箱子外，我还搬了约20加仑的一小桶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



酒到船上,另外就是一些小而实用的东西:一个装着火药的角筒、一把火铲、一把火钳、两只小铜壶、一个煮朱古力的小铜锅和一块烤东西用的铁板。然后就趁着涨潮回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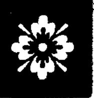
这一趟下来,我十分疲倦,当夜就在小船上歇息了。第二天,我把东西运到石洞里去,这才有时间来检查检查货物。我费尽力气搬下来的酒一点儿都不好,是劣质的甘蔗酒。至于那两口箱子,倒有几样好东西。几瓶上好的提神酒,每瓶约三品脱;四罐顶好的蜜饯,有两瓶进了水,另两瓶却完好无损。此外,箱子里还有许多衬衫,近20条白麻纱手帕和花领巾,那手帕在热天用来擦脸是再好不过的东西。箱子里的小抽屉里,还装着3大口袋西班牙币,我大致数了一下,约有1100多枚,其中一只口袋里还装着约1磅重的金条。这些钱币到陆上是挺有用的,但对我倒不如几双袜子、几双鞋有价值。

不管那些钱有无价值,我还是照老方法把它们都好好地收藏起来。我想,要是我能到船的其他地方去,我准能运回几木船的钱,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逃回英国,这些东西还是挺有用的。

我把全部东西都安置妥当后,就把船划回旧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城堡去了。我休息了几天,就又照老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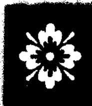
【品脱】 英美制容量单位。

【金条】 铸成长条状的黄金,一般每条重10两,也有5两或20两的。



过起日子来。在这段短短的日子里，我过得相当轻松悠闲，只是比以前更加警惕了。我一般只在岛东部活动，我认为那是野人从不涉足的地带。到了那儿我就用不着像到别处那样，不但要背着一身又累又重的武器弹药，而且还担惊受怕。

【涉足】 指进入某种环境或生活范围。



16. 遭遇野人

这种平静的生活延续了将近两年。实际上,我的头脑至今还不肯安于现状,总是东打算,西琢磨,盘算着怎样离开小岛。我敢说,如果我从萨利逃出时坐的那条小船还在我手里,我早已驾驶着它,不顾生死地去远航了,说不定早葬身大海了。

一般人往往都逃不过一种通病,就是老不肯照着上天的安排好好生活。依我看,人们经历的各种苦难,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病惹起的。我本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因为我不安于平淡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听从父亲的忠告,后来又接二连三犯同样的错误,才落到今天这样不幸的境地。

然而,这也正是莽撞不懂事的年轻人避不开的。可能人非得经过多年摔打,付出很大代价,有些阅历了,才

【安于现状】 满足于现在的状况。
【阅历】 由经历得来的知识。





能明白，不安天命是多么荒唐的行为吧。我现在倒是有些明白了，但这种劣根性对我已是根深蒂固，不可根除了。直到现在，我还在盘算着逃走的计划，不肯在小岛上安居乐业。我不妨讲讲这荒唐的计划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后来又是怎么实行的，以及实行的基础又是什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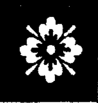
我从破船上回来后，表面上又过起了安闲的生活。这已是我来到这个海岛的第二十四个年头的3月份。一天夜里，我好端端的，却怎么也不能入睡，整个晚上连盹也没能打一个，全部睡意都让那些胡思乱想给搅没了。

要把我那天晚上像旋风一般掠过脑海的种种想法都记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总之，那晚我把一生的经历都回顾了一遍。我回想起我刚到岛上的日子，生活虽艰苦，心情却安宁。自从见到沙滩上的脚印后，日子过得是多么焦虑和紧张。因此，我觉得一个人不知道有危险，就跟完全没有被危险包围一样幸福。实际上，造物主把人类的认识和智慧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我把这些经历漫无边际地想了一通后，又想到造物主是多么眷顾我，让我在不知不觉中逃过了野人的毒手。紧接着我又想，造物主怎能容许这样野蛮的畜生（野人）存在呢？怎能容许他们相互残食呢？可是我思索了半天，也得不出任何结果，于是我又从另一方面发问：这些野人住的地方离大陆有多远？他们的船究竟是怎样造成

【**根深蒂固**】 比喻基础稳固，不容易动摇。
【**眷顾**】 关心照顾。





的？既然他们都能渡海到我这边来，我是不是也可以想法到他们那边去呢？

一下子，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坐小船到大陆去这件事上了。至于我到了那边怎么办，万一落到野人手里会有什么后果，找不到东西吃又怎么办等等，我都顾不上考虑了。总之，我那老毛病又犯了，又像从前一样觉得自己实在是世上最不幸的人，除了死亡以外，任何处境都比现在强。我认为确实该冒险到大陆上去，说不定会遇上救星，最不幸，也不过是一死，那倒可以落得个彻底解脱。

有那么两三个小时，这念头刺激得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脉搏狂跳不止，好像患了热病似的。我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想得我精疲力竭，身子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昏昏沉沉地睡去。或许人们认为我既然如此狂热地想到大陆去，那我做梦也应该梦见大陆才对。我确实做梦了，但我梦见的跟这事毫不相干。我梦见自己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从城堡里慢悠悠地走出去，忽然看见海面上驶来两只独木船，船上载着十来个赤身裸体的野人，另外，他们还带来一个被捆绑着的野人，准备把他杀死烤着吃。突然，那个将被杀的野人猛地跳起来，飞奔着逃命。他一下子就跑到城堡外的小树林里。其他的野人没有追过来。我就微笑着向他走过去，指导他顺着梯子爬到围墙里来，然后把他带到洞里。这样，他就成了我忠实的仆

【热血沸腾】 比喻情绪高涨，激动。







人。得到这个仆人之后，我就对自己说：现在我真的可以到大陆那边去了，因为这个仆人可以做我的向导，他对那边是很熟悉的。正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醒了，梦中的喜悦霎时变成了满腹惆怅。

不过，这个梦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想要逃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弄一个野人做仆人，这个野人最好是一个即将被杀的俘虏。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因为那意味着要杀很多野人。一想到为了自己的自由，要别人流血，我就感到是一种罪恶。

最后，自己的愿望终于战胜良知，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一个野人。紧接着就是如何去做的问题。我一时还想不出妥当的办法，就决定先去守望，看他们什么时候再到岛上来，其余的事先不去管，到时见机行事。我认为想得过多，往往会挫伤行动的锐气。

现在，我一有工夫就出去侦查。经常跑来跑去，跑得连自己都厌烦起来，幸好这次我还没像上次那样挫掉

【惆怅】 伤感；失意。



锐气。相反，我等得愈久，愈急不可耐，愈觉得雄心万丈，很想实实在在地干上一场。想起来也真是，我以前处处小心，生怕被他们看见，现在却焦急地盼望着与他们见面。

我之所以如此孜孜不倦，还在于我自信可以从容地驾驭一个野人，甚至两三个也完全不成问题。我完全能把他们变成顺从的奴隶。这些想法让我很得意，可是，事情还没个影呢。

这样过了近一年半。有一天一大早，我忽然看见有五只独木船在岛这头儿靠了岸，一下子涌来二三十个野人。这么庞大的数目完全超出我的估计，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样一来，我只好一筹莫展地躲在城堡里，不过，我还是按计划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有机会，立即行动。后来，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爬上小山顶用望远镜观察他们。他们三十来个人，正在火堆旁跳着野蛮而疯狂的舞。

正在这时，我看见他们从小船上拖出两个准备杀掉的俘虏。一个野人举着木棒似的东西朝其中一个俘虏劈头盖脸地乱打一阵，把他打得倒了下来，接着另外两三个野人跑上前去，动手把他开膛破肚，卸成肉块。至于另外一个俘虏，则呆呆地站在一边，仿佛在等待自己最后时刻的到来。但那群野人并没马上对他动手。这个可怜虫已被松了绑，见自己有了

【孜孜不倦】 勤奋，不知疲倦。
【一筹莫展】 一点办法也想不出。
【劈头盖脸】 正对着头或脸盖下来。形容来势凶猛。



逃生的机会，就猛地奔出了他们的圈子，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沿着海岸向我住的这一带跑来。

我见他朝我这边跑来，全部的野人都在后面狂追，黑压压的一片，可真把我吓坏了。这一幕跟我的梦境是多么相似呀！我猜那逃跑的野人一定会藏进我的林子里，可是，我还是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后来，我发现紧追他不放的只有三个野人了，其余的都停下来，有的已回到了沙滩，我的勇气就随之恢复了。我看得出，那个逃跑的野人比追他的人跑得快，已经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了。照这样下去，他只要再坚持半小时，就有逃脱的希望。

正如我在先前说过的那样，在他们和我之间，横着一条小河。我很害怕那个逃跑的野人不会游水。不料那野人的游泳功夫棒得很。他跑到河边，也不管潮水正在上涨，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只划了三十来下，就到了对岸，继续向前飞奔。那追赶的三个人中只有两个会水，但他们却花了双倍时间才游过小河。至于那个不会游的，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就回沙滩那边去了。

这时，我猛然醒悟到，我想要的仆人已送上门来了，说不定他还会是我的好帮手、好伙伴呢。我急忙取了枪，翻过山顶，抄近路向海边跑去。我跑下山，正好插在逃者与追者的中间。我先向那逃跑的野人大声呼喊，他回头

【梦境】 梦中经历的情境。多用来比喻美妙的境界。

【醒悟】 在认识上由模糊而清楚，由错误而正确。





看了看,露出惊恐的样子。我边对他做叫他过来的手势,边向那两个追来的野人迎去。等我和那两个野人靠近时,我一下子冲上去,用枪杆子撂倒了打头儿的那一个。我不愿开枪,怕被其余的野人听见,其实隔那么远,根本就听不到了。第一个野人被我打倒后,那个紧随其后的野人顿时停住了脚步,仿佛吓呆了。我连忙向他迎去,准备照刚才那样给他也来一下。但当我走近时,却瞧见他正准备向我拉弓放箭,我只得开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逃跑的野人虽然看见那两个敌人已倒在地下,但又被我的枪声吓懵了,呆呆地立在那儿,不进也不退,看起来拔腿就跑的意思比过来的意思强一些。

我做手势叫他过来。看样子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便停住了,接着又走几步,又



【懵】 糊涂。



站住了。我看到他全身都在发抖，只得又做出种种表示友好的姿势来鼓励他，他这才慢慢地往前走，每走十步二十步，便跪下来磕个头，仿佛在感谢我的救命之恩。他终于走到我面前，然后跪了下去，头贴着地，把我一只脚抬到他的头上，我猜可能是在宣誓做我的奴隶。我把他扶了起来，尽可能和善地对待他。

这时，我看见被我用枪杆撂倒的那个野人并没死，此时正缓缓坐起来。我把那野人指给我救下的那一个看，他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要知道这可是25年以来我第一次听见别人的声音。我举起枪，准备打死那个野人。这时，被救的野人向我做了个手势，要求我把腰间的那把刀借给他，我答应了。他接过我的刀，三步两步跑到那人面前，干净利落地把那人的头砍了下来，就是刽子手，也不见得比他砍得更漂亮。他砍完头，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到我跟前，把刀和人头一齐放在我脚下。

我隔着那么老远就杀死一个野人让他感到十分惊异，当然还有强烈的好奇。我做手势叫他自己过去看看。他走到那野人身边，露出吃惊的样子，把那野人的尸体翻来覆去地查看，仔细观察着被子弹打中的伤痕。然后，他把那野人的弓箭取下来，回到我身边。我叫他跟我离开那地方，同时用手势告诉他，说不定后面还有其他人追来，待在这儿很危险。

【宣誓】担任某个职务或参加某个组织时，在一定的仪式下当众表示决心。
【刽子手】旧时执行死刑的人。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表示要用沙土将他们的尸体掩埋起来，免得叫后来的人发现。我同意了，估计他只费了一刻钟的工夫，就把两个野人分别埋进了他挖的两个沙坑里，动作真是快得惊人。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岛那面的石洞里去。我之所以不把他带到城堡，是有意不让自己的梦应验，因为在梦里，他是藏在小树林里，而现在则不是这样的。

到了洞里，我让他吃了一些面包和葡萄干，等他吃完，我又让他在铺着毯子的一堆干草上睡一觉。经历了这一番折腾，他实在疲惫不堪，一躺下，就酣然入睡了。

【折腾】 反复做（某事）。
【酣然】 酣畅的样子。





17. 我的仆人“星期五”

我那野人看起来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长得眉清目秀，又挺拔又结实，处处比例都很匀称。他的五官很端正，没有其他野人那种凶狠可怕的样子。他微笑时，既带着英勇的男子气，又显得和蔼温善。他的前额又高又大，两只眼睛闪闪发亮。肤色是那种看起来叫人舒服，却又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橄榄色。他的脸庞丰润，鼻子又小又挺。他的嘴轮廓刚毅，嘴唇扁薄，牙齿很整齐，白得如象牙一般。嘿，还真算得上是个英俊汉子。

他只睡了半小时就醒了，一爬起来就到外面找我。当时我正在附近的羊圈里挤羊奶。他来到我面前，用各种方式表达他对我的忠顺，并表示要终生为我效力。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向他示意，我很高兴他能那么做。不

【眉清目秀】 形容容貌俊秀。





久，我便开始教他说话。首先，我让他明白他的名字叫“星期五”，因为我是在星期五这天救了他，以此做名字是为了记住这个日子。我又教他说“主人”，告诉他，他应该这样称呼我。我还教他说“是”与“不是”。然后又叫他照着我的样子蘸着羊奶吃面包，他照办了，并表示这东西很好吃。

当天我们在石洞里歇了一晚，第二天清晨我就带着他往城堡走。我对他说准备给他一套衣服，他显得十分高兴。途中我们又路过了昨天埋死人的地方，他站在那儿驻足不前，向我做手势，表示我们可以把他们挖出来吃掉，并流露出垂涎欲滴的样子。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我立即做出愤怒的样子，表示我一想到那种行为就恶心，更不可能那样去做。我叫他马上离开那地方，尽管他有些恋恋不舍，却十分驯服地走开了。我先把他带到小山顶上，打开望远镜，只见昨天那些野人和他们的独木船都已经不见了。他们显然已经离开，根本不去管那两个失踪的伙伴。

但我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离去这个事实。我叫星期五拿着刀，背着弓箭和枪，跟着我一起向那些家伙昨天待过的地方走去。到了那里，我一看到那惨不忍睹、灭绝人性的可怕景象，就觉得自己的血液凝固了，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地面一片血红，大块大块的人肉摆得到处都是，我一

【垂涎欲滴】形容非常贪馋想吃的样子。
【恋恋不舍】非常依恋，舍不得离开。
【惨不忍睹】悲惨得不忍心看。形容极其悲惨。



共看到三个骷髅头、五只人手、四根腿骨。星期五用手势告诉我，他们一共带了四个俘虏过来摆宴，看来其余的三个都被吃掉了，只有他逃脱了。他又告诉我，这群野人和他们的国王打了一场恶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最后各自抓了许多俘虏。

我吩咐星期五把所有的骷髅、人肉、人骨堆成一堆，点火把它们烧成灰烬。我注意到星期五仍想吃人肉，于是我尽量让他明白，我最厌恶的就是这类事，只要他跟着我，就决不能那样做，否则我一定会毫不留情地一枪毙了他。他明白后，露出一脸惊恐，这才压抑住自己的性子，不敢对那些人肉有所表示。

烧完后，我们就回到城堡，我照自己所说的那样为星期五操办起行头来。我先给了他一条麻纱短裤，这是从



【骷髅】 干枯无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
【行头】 演戏用的服装道具，这里指服装。



水手的箱子里搜罗出来的。然后又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他做了一件羊皮背心和一顶兔皮帽。他这样穿戴起来，看着还真不赖。他看见自己穿得几乎和我一样好，十分高兴。不过说老实话，他最初穿上这些东西真是别扭得很，后来我把袖口这些地方给他放得更宽松些，他才觉得舒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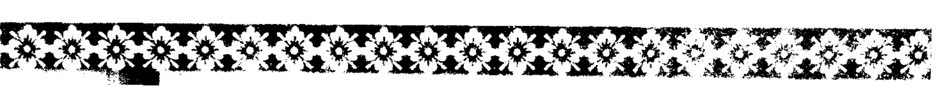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开始考虑星期五住的问题。一方面要让他感到方便，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受威胁。思来想去，最后，我给他在两道围墙之间的空地上搭了顶小帐篷。晚上，我把梯子一收，即使星期五起了什么疑心，要偷偷摸摸到里墙来，定会弄出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时间久了，完全用不着采取防范措施，因为星期五对我忠心耿耿，是难得的好仆人。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他都会拼了自己的性命来救我。

星期五的行为使我明白，无论是野人还是文明人，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同样的才智，同样的感情。野蛮人同样知道感恩图报，以诚相待。事实证明，他们在这方面比许多文明人做得还要好。

总之，我对星期五十分满意。我认为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教给他，使他成为我的得力助手。首先要教会他说话，让他能明白我的意思，能和我交流。在这点上，他比任何人都学得快，而且总是那么专心，那

【忠心耿耿】 形容为人忠信而诚挚。

【感恩图报】 感激他人对自己的恩德而设法报答。





么兴致勃勃，也很有语言天赋。每当他听懂我说的话或者说出让我能懂的话，他就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因此，我觉得教他说话非常愉快。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戒掉星期五吃人肉的习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叫他尝尝别的更好吃的肉类。于是，一天早晨，我带着他向树林里走去。我原打算到羊圈里选一只小羊来杀掉，回家烹煮。不料在路上看见一只母野山羊和两只小羊在树阴下乘凉。我当即扯住星期五，叫他站住别动，接着我就举起枪打死了一只小山羊。可怜的星期五，始终没弄懂枪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又见我开枪，他吃惊极了，再一次吓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儿瘫软在地上。他一点儿也没注意我打的那只山羊已倒在血泊中，只顾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检查自己哪儿受了伤。原来，他以为我要杀的是他。待查过自己的身子后，他确信自己并没受伤，便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话。我也弄不明白，我想他肯定是在哀求我不要杀他。

我没法向他解释，只得对着他哈哈大笑，一面把他拉起来，一面指着那只小羊，叫他快去把它捡回来。他立即去了。当他正在那儿对着死山羊疑惑不解时，我又给枪装上了弹药。不一会儿，我看见一只大鸟落进我的射程。为了让星期五明白我的意图，我就用手指指鸟，再指指枪，接着指指地，让他明白，我要开枪把那只鸟打到地上

【天赋】 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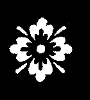


来。随着一声枪响，他看见那只鸟掉了下来。尽管我认为我把一切都交代得很清楚，他还是露出惊疑不定的样子。因为他没看见我往枪里装弹药，于是就认为枪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要举起它，就可以接连不断地制造出死亡和毁灭，可以把人呀，鸟呀，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赶尽杀绝。我相信如果我让他的惊愕继续保持下去，他定会把我和我的枪当做神物供奉起来。

那天我本来还想再给他演示演示枪的威力，可惜好半天都没发现一个目标，最后只得带着小山羊回家了。当晚我就把小山羊剥了皮，切成小块儿，炖了一部分，做成了很好吃的肉汤。我把炖肉给他吃，他吃了后表示肉很好吃。他看到我喝汤居然要放盐，十分惊异，便向我做手势，表示盐很难吃。他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又拿了一点儿盐放在口里，做出要呕吐的样子。他先呸呸吐了一



【赶尽杀绝】 消灭净尽。泛指狠毒，不留余地。
【供奉】 敬奉；供养。



阵，然后用清水使劲漱口，仿佛盐就是毒药。我呢，也照他的模样拿了块没有盐的肉放进嘴里，做出难受的样子，假装吐了一阵，表示没有盐的肉我吃不下，正像他有盐时就吃不下一样。可是，在吃盐这点上，他并不受我的影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是一点儿盐都不沾，即使后来慢慢吃盐了，也还是吃得很少。

现在他已经吃过美味的炖肉和肉汤了，为了让他加深印象，我决定第二天让他尝尝烤肉。我的烤法是纯英国式的，星期五对此很欣赏。他吃了烤肉后，用各种方法、各种手势让我明白他是多么爱吃这种肉，直到我频频点头，表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后，他才罢休。最后，他告诉我他从此再也不吃人肉了。

第二天，我教他打谷物和筛谷物，他学得很快。打完麦子后，我又让他看着我用面粉做面包，烤面包，他于是就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了，学得更耐心更仔细。没多久，星期五什么活儿都会干了，而且做得比我还要好。

既然多了一张嘴吃饭，我就考虑着应该多开点地，多种点谷物。于是我又在田地旁划了一块地，准备照以前那样把它圈起来。我对星期五解释说，现在多了他这张嘴，只有多种些粮食，多做些面包，才够我们两个人吃。他似乎很明白这个道理，干得挺高兴，挺带劲。他表示，只要我告诉他该怎样干，他一定会卖力地干。

【毒药】能危害生物体生理机能并引起死亡的药物。
【欣赏】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风味。
【罢休】停止做某件事情。





18. 新的计划

这是我到岛上之后过得最愉快的一年。星期五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为了练舌头，他一天到晚跟我说个不停，嘀嘀咕咕的，又温馨又解闷。星期五不但勤劳能干，为人处事也很叫人满意。他那种天真老实、那种忠顺而又不失果敢的性格，让我从心底里爱上了他。他呢，我深信，他爱我超过爱世上的一切。

有一次，我有心逗逗他，同时也想试探一下他，看他是不是对自己的故园仍念念不忘。我开始这样问他，他所属的那个部落是不是从不打败仗。他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他说："是的，是的，我们总是打胜仗。"然后我们继续谈了下去。

主人：既然你们总是打胜仗，你怎么还做了俘虏呢，

【温馨】 温暖。
【故园】 故乡。



星期五？

星期五：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常常取胜的。

主人：怎么个取胜法？如果你们老赢，你怎么会被敌人捉住了，还差点儿被吃掉？

星期五：在我打仗的那个地方，他们的人比我们多，他们一共捉了我们四个。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的部落赢了他们，捉了他们一两千人，所以还是我们打赢了。

主人：你们那边为什么不把你们救回去呢？

星期五：他们捉住我们四个后，是坐着独木船跑的，可我们部落在那儿没有独木船。

主人：那么，星期五，你们部落怎样处置那些俘虏呢？也是杀了，然后吃掉他们吗？

星期五：是的，我们部落也吃人。

主人：他们把人带到哪儿去吃呢？

星期五：去想去的地方，哪儿都行。

主人：到这儿来过吗？

星期五：是的，是的，有时也到这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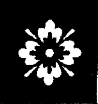
主人：你曾来过这儿吗？

星期五：是的，我来过。

他边说边指了指岛的西北方，看来正如我猜测的那样，那边是他们经常登陆的地方。

从这次谈话中，我得知星期五以前也常夹在那群人

【部落】 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的整体。



中，像个茹毛饮血的野人，干那吃人的勾当。又过了几天，我冒险把他带到他手指的地方。我心里有些顾虑，生怕那儿会勾起他的野性。他当即认出那个地方。他说，有一次他们在那儿一共吃了20个男人、2个女人和1个小孩儿，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很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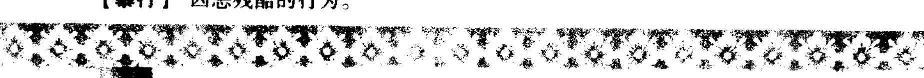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要记下这番谈话，是因为下面的事跟它有些关联。我和他谈过这次话后，就问他：我们的岛离对面究竟有多远，独木船渡海行吗，容不容易出事？他说他们部落的独木船从没出过事，不过，出海不远的地方有一段急流，老是早晨流一个方向，下午流一个方向，要避开才好。

后来我才弄懂急流方向的转变受着奥勒诺哥河的倾泻与回流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岛，正好位于这条大河的入海口。至于我在西面看到的陆地，则是位于河口北面的特里尼达岛。我向星期五提了无数问题，问有关这一带的地形、居民、海岸线，以及附近有些什么民族之类的问题，他一一回答了我，一点儿也不隐瞒。我又问，像他那样的人共有多少部族，各叫什么名字。结果只问出一个名字，即加勒比人。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里是地属美洲的加勒比群岛。这时，星期五又指着我的胡子说，在月亮落下去的那边，也就是说，在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住着许多像我一样长胡子的白人，他们在那边杀了很多很多人，血流成河。我知道，他说的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暴行。

【茹毛饮血】 原始人不会用火，连毛带血地生吃禽兽。

【海岸线】 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

【暴行】 凶恶残酷的行为。





我问他怎样才能从这个岛到那些白人中间去，星期五说："可以坐两只独木船去。"我开始怎么也弄不明白"两只独木船"是什么意思，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才知道他想说的是，必须坐一只像两只独木船加起来那样大的木船才能去。

从这时起，我的心里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希望能在星期五的帮助下，找个机会从这个岛上逃出去。

现在，我和星期五已相处有些日子了，他渐渐能明白一些较抽象的概念。我开始向他灌输一些宗教知识，他开始承认上帝的伟大，不过要让他对魔鬼有正确的观念却很困难。我无法找出现成的证据向他解释魔鬼那一心作恶并一心引诱我们作恶的习性及其本源。我刚给他讲完魔鬼的力量很强大，他就好奇地问我，上帝是不是比魔鬼更强大。我说："是的，是的，上帝比魔鬼更强大，更高尚。""可是，"他又问道，"既然上帝比魔鬼强大，上帝为什么不干脆把魔鬼干掉，省得他们再作恶多端，引诱人类犯罪呢？"

这个问题可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得嗫嗫嚅嚅地说："你这样问，就相当于说，你我在这世上也做了不少坏事呢，上帝为什么没有杀害我们呢？我想，上帝留下我们，留下魔鬼，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悔罪，有机会被赦免，这才能显示他的规劝力量。"他听了这番话，回味了好半

【嗫嗫嚅嚅】 形容想说话而又吞吞吐吐不敢说出来的样子。





天，后来勉强接受了这种解释。但是我自己的思绪却陷入了混乱。

这事让我发窘，我赶紧岔开话题，匆匆忙忙站起来，仿佛突然想起必须赶着去做什么重要事似的，并且把他支使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在我和星期五相处的几年里，日子过得非常幸福。星期五在我的熏陶下，已成了一个基督徒。我现在常读《圣经》，并把它解释给星期五听，星期五总是听得很认真，遇到不懂的、想不通的就发问。这样，我现在读《圣经》比以前单独一个人读时，要了解得透彻得多。

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和星期五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密，他现在不仅能听，还能用零散的英语和我交谈。于是，我就断断续续地把我的身世讲给他听，还把火药和子弹的秘密告诉他，并教他怎样使用枪枝。我给了他一把刀，替他做了条皮带，皮带上面挂着刀环，在刀环上，给他挂了一把斧子，因为在很多场合，斧子比腰刀更有用。他异常欣喜地接受了这一切，觉得挎着这些东西既威武又安全。

我跟他谈到欧洲，谈起我的故乡英国。我给他讲，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样驾着船只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的。

当我们来到海滩看到那只小艇的残骸时，我又给他

【言归正传】 说话写文章回到正题上来。
【威武】 力量强大。
【残骸】 人或动物的尸骨。借指残破的建筑物、机械、车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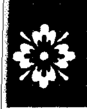
讲我出事的经过。那只小艇仍在那儿，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现在已差不多烂成碎片了。星期五看着那只小艇发了半天愣。我问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说他曾经看见过这种小艇开到他们的国土上去。

我好半天都弄不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经过详细追问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曾经有只同这只小艇一模一样的船，在他们住的地方靠了岸。我当时只是想那小艇可能是哪只欧洲船失事后漂到岸上去的，一点儿也没想到，那小艇上居然有人。

我叫星期五把那只小艇的形状详细地讲给我听。他详详细细地讲了，讲完后又补充道："我们从水里面救出来好些白人。" 我大吃一惊，马上问："白人？一共有多少？"他用指头表示，一共有 17 个。我忙又追问这些人现在的下落，星期五说，他们就住在他以前的国家里。

我想这些人可能就是那艘因触礁失事的大船上的船员。他们在大风中没能漂到我这边来，反而在野人那边的海岸登陆了。

星期五告诉我说：那些白人至今还住在那里，已经 4 年了。他说他们部落的人和那些白人和平共处，有时还供给他们粮食。我问星期五：野人们为什么没把他们杀死吃掉呢？星期五说：他们除了吃战争中俘获的敌人，不吃别的人；而且，他们和那群白人已经成了好兄弟啦，他



们之间信守互不干扰的原则。

日子又过了很久,有一天,天气异常晴朗,我和星期五信步走上岛东边的那座小山,我曾在那儿看到过美洲大陆。星期五全神贯注地眺望着海的那一边,忽然,他欣喜若狂地手舞足蹈起来,还连连叫我到他那边去。我边向他走去边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多么高兴!多么快活呀!我看见我的家乡、我的部落了!他们就在那边!"

只见他脸上满是欣喜,眼里满含泪花,神色中充满了向往,仿佛希望马上就回到故土的怀抱里似的。看到他那么高兴,我的心里不禁酸溜溜的,竟胡乱猜测起来。我想,星期五要是能回到他的部落,一定会把我这个主人抛到一边,说不定还会带着上百个同胞返回我的小岛,拿我开一次人肉宴呢。这样一来,我对他忽然起了戒心。

其实我实在是冤枉了他,为此,我后来感到非常难过,非常懊悔。可是,当时我的猜忌之心却有增无减,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日子,我对他采取了更多的防范,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淡,时时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戒备神情。其实我这位忠实的仆人,从来就没产生过任何背叛我的想法,他不过是坦然地流露出真情罢了。

不用说,那几个星期里我天天都在拐弯抹角地试探他的口气,既把我疑心的那些念头流露出来,又希望抓住他的把柄。但他所说的每句话都那么真诚,我实在找不

【信守】忠诚地遵守。

【猜忌】猜疑别人对自己不利而心怀不满。





出有什么使我疑心的地方。而可怜的他一点儿也没发现我对他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干着活儿，热心地和我唠叨。

有一天，我们又登上了那座小山。但这一次海上笼罩着雾霭，看不见对面的大陆。这时，我停下来，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星期五，你想回你的家乡，回你的部落里去吗？"他说："是呀，我可想回去啦。"我说："你回去后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又要杀人吃人肉，过以前那种野蛮日子呢？"他郑重地想了想，脸上露出严肃的模样说："不，不！我要叫他们好好过日子，吃面包，吃牛羊肉，不再吃人肉。"我说，你那样做他们会杀掉你的。他说不会的，不会的，他们部落的人是最爱学习的，他们已经从小船上的白人那儿学了不少知识呢。我又问，如果我给他造一只独木船，他是不是想驾着它回到家乡去。他说，如果我跟他一起去，他就去。我说，那怎么行呢，他们会把我吃掉的。他说，不，他不让他们吃我，他会叫他们都爱我。他要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杀死了他的敌人，救了他的命，这样，他们都会喜欢我的。为了增强我的信念，他又说起他们对那17个白人是多么友好之类的话。

我承认，从这时起，我就想冒险过去和那17个白人会合。我相信，只要大家在一起，总能想出逃走的办法。一方面人多，另一方面那边就是大陆，这样，总比我独自

【雾霭】雾气。
【一本正经】形容很规矩、很庄重。
【信念】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



一人，从一个离大陆40里的岛上出发要容易得多。因此，过了几天，我就把星期五带到我在岛那头儿存放的小艇边，把里面的水排干净(我一向是把小艇沉在水里的)，然后，就和他一起坐了上去。

星期五真是个驾船的好手，把船开得又快又平稳。看到这些，我问他："星期五，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驾着它到你们的国家去？"他听了之后，愣了半天，看样子是嫌这船太小了，走不了多远就会被浪头掀翻。第二天，我又把他带到我造的第一艘船所在的地方，现如今，它在太阳下晒了二十多年，已经开裂变形，完全朽烂了。星期五说，这艘船倒是足够大，可以装所需的粮食、水和面包，载着我们到大陆上去。

我打定主意要同他一块儿到大陆上去，因此我对他说，我们要动手造一艘和这艘一样大的船，让他驾着回家。我以为他听了这话一定会很高兴，不料他却露出了很难过的表情。我困惑不已，问他怎么啦。他反问我道："主人，我做了什么错事，怎么惹你生气了？"我莫名其妙地说，我一点儿也没生气呀。"没有生气！没有生气……"他一连把这句话说了七八遍，最后又说，"没有生气，那为什么叫星期五回家去呢？"我说："星期五，你不是很想回去吗？"他说："是的，是的，我是很想回去。可是我想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去，不想只有星期五一个人去。"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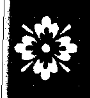
【困惑】感到疑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句话，没有我，他一个人是绝对不会回去的。于是我问："我去，可我到那边去做什么？"他马上回答道："你可以做好多好多好事，你可以教导人们，把他们都变成善良、理智、和气的人；你可以教他们认识上帝，指导他们过上一种新的生活；还可以教他们种植谷物、驯养山羊。"我说："不行，不行，我自己也是个无知的人，哪能去教别人呢。还是你一个人去吧。"他听了我的话，焦急得不得了，绞着手站了半天，竟噔噔噔取过他的斧子来，叫我干脆一斧子把他杀了算了。我说："为什么要杀星期五呢？"他马上回答道："那你为什么要叫星期五走呢？你叫我离开，还不如先一斧子把我杀了呢。"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里满是泪花，态度十分恳切。唉，他对我真的是情深意切呀！看着他的模样，我的心里不由浮起一种温柔的情感。因此，我当即对他说，只要他愿意跟着我，我决不会赶他走。

总之，他要效忠我、要为我服务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他之所以想要回去，完全是出于对故土、对亲人的热爱；他希望我去，是希望我能给他的同胞带去好处。可我对此却毫无把握。但是，我仍希望能与那 17 个白人会合，然后逃走。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愿耽误，就开始准备造大独木船了。我们得先去找一棵既好砍伐又适合做船的大树，而且它必须靠近水边，这样做好后才能下水，避

【情深意切】 情意深。
【同胞】 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



免再犯以前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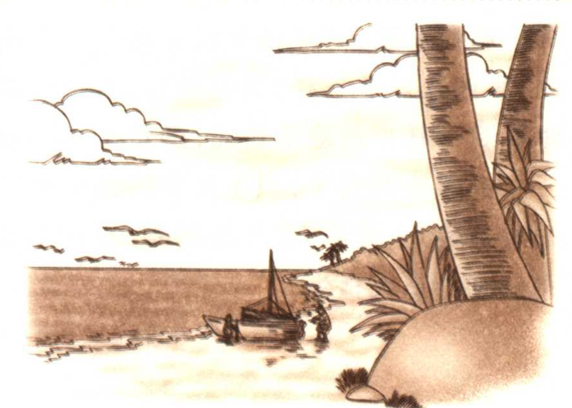
最后，星期五终于找到一棵，他在这方面是能手。这种树的样子介于菩提树和尼加拉瓜树之间，但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敢确定。星期五打算采用野人造船的方法，用火将树内部烧空，把它造成一条船。但我却教他用工具来凿，他很快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工具了。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的船造成了。它看起来相当美观，就像一艘正规的小船。然后，我和星期五又用了近两星期的时间，把它一寸一寸地推到水边。下水之后才发现，这船可真够大的，装 20 来个人都绰绰有余。

船身虽然很大，但星期五驾着它，却能来回自如，疾驶如飞，真叫我惊奇。于是我问他，现在这艘船能不能用来渡海。他说："能，能，我们能乘它过海，即使有风浪也不怕。"然后我进一步完善了小船，给船装上了一根桅杆、一面帆、一副铁锚和一副缆索。铁锚和缆索都是现成的，至于桅杆，也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我到树林里看好了一根直直的小杉树，叫星期五把它砍下来，削制成桅杆的形状。可是，说到帆，那可让我大费周折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有不少旧帆布块，可这东西已经搁在那儿 26 年了，我又没有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大部分都烂掉了。我勉强从中挑选了两块看起来不错的，可是在缝制的时候又没针，只得把它乱七八糟地拼合起来，做成了像

【得心应手】 心里怎么想，手就能怎么做。形容运用自如。
【周折】 指事情进行往返曲折，不顺利。







帆一样的东西。

装桅杆和帆差不多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还加了面前帆，以便在逆风时也能保持航行速度。此外，我在船尾装了一个用来转换方向的舵。总之，如果算上我做这些工作时遇到的失败，我耗费的劳力一点儿也不比制造小船本身所用的少。

这一切完成之后，我又把种种现代航行知识教给星期五。星期五看见我用舵驾着小船，在海面上往返自如，又见那张帆随船的方向转变，一会儿这边灌满风，一会儿那面兜满风，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在我的悉心教导下，他逐渐熟悉了这些东西，成为一名优秀的船员。只有罗盘，我用尽各种方法，也没能让他明白它的用途，幸好这一带天气还不错，我们又不在雨季出门，因此也不大用得着罗盘，我也就不逼他掌握这门知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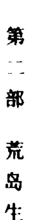
这是我被困孤岛以来的第二十七个年头的纪念日。我怀着与过去同样的感激之心，度过了这神圣的一天。我心里有一种很明晰的感觉，就是觉得离我逃离大难的

【悉心】 用尽所有的精力。
【神圣】 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不可亵渎的。



日子已经不远,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尽管如此,我还像以往一样,按时耕作,不停地挖土、种植,还是像以往一样平静地采葡萄,晒葡萄,挤羊奶。

雨季快要到了,我抓紧时间把小船安置好。然后,我们就静候11月和12月的到来,我计划在这两个月中挑个好日子正式出海。







19. 伏击野人

烦人的雨季终于过去，我又忙着筹划航行了。首先，要储备相当数量的粮食，并将停在船坞里的船重新放入水中。一天早晨，我正忙着处理这些事，就叫星期五一个人到海边去，看能不能捉一只鳖回来改善改善伙食。星期五刚离开一会儿，就飞也似的跑了回来，我还来不及开口问，他就气喘吁吁地嚷道："主人！主人！不好了，不好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星期五？"他说岛那边来了三只独木船。我听后大吃一惊，但还没忘记安抚惊恐万状的他。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人是专程来抓他的，抓到他后，一定会把他剁成肉酱，因此，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发抖，我简直对他无可奈何。我尽量安慰他，鼓励他，说我们面临同样的危险，野人抓到我也会吃掉我。我想

【筹划】 定计划。



这次势必要干一场不可了，于是我就对他说："星期五，我们得和他们干一仗。你能打吗，星期五？"他说："我行，我会放枪。"我听了这话很满意，不愧是我的星期五，于是我拿了一大杯甘蔗酒，让他喝下去壮胆。喝完后，我就吩咐他把我们平常背在身上的两枝鸟枪带上，给它们都装上大号沙弹，再挂上腰间的斧头。我自己又取来四枝短枪、两枝手枪，把每枝枪都装满子弹。

荷枪实弹之后，我就拿着望远镜到山坡上察看敌情。通过望远镜，我看到他们一共来了 21 个野人，押着 3 个俘虏，看样子，又准备开一次野蛮的庆功会。



他们这次登陆的地点靠近小河边，那里海岸很低，还有一片浓密的树林一直延伸到海边。如果对他们进行攻击，这地形对我们倒大为有利。他们把可怜的星期五吓得够呛，又要进行让我厌恶的宴会，我不由得怒火冲天，一溜烟下了山，告诉星期五说，我已决心把那些野人杀得一个不留，问他愿不愿跟

【荷枪实弹】 扛着枪，子弹上膛。



我去拼杀。星期五刚喝了甘蔗酒，正豪气万丈，听了我的计划后兴奋不已，当即向我表示，即使叫他为我死，他也心甘情愿。

于是，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武器分成两份，我们分别背上，又叫星期五背了一大袋火药、子弹，我自己又背了一小瓶甘蔗酒，然后就出发了。我叫星期五紧跟在我后面，没有我的命令，不得乱动，不得随便开枪，也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就这样，我们绕了约一英里的路，避开野人的视线，直接插入树林。这样，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就已经进入射击距离以内，可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我正前进的时候，旧日的想法又涌上心头：我有什么理由去袭击这帮人呢？星期五要袭击他们，倒**名正言顺**，因为他和这帮人是公开的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我呢，我凭什么？我一边走，一边被这些想法困扰着，于是放弃了立即向他们开火的决定，我准备先站在他们附近观察一下再说。

这时，我们已进入树林，**悄然无声**地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离他们很近的树林外沿。到了那里，我指着林角最靠外的一棵大树，吩咐星期五藏到树后面观察他们的行动。他去了，很快就回来告诉我说，那群野人正围着火堆，吃着一个俘虏的肉。他说还有一个俘虏被捆绑着手脚，躺在离他们不远的沙地上，看样子，很快就轮到他了。

【名正言顺】 名义正当，道理也讲得通。
【不共戴天】 不跟仇敌在一个天底下活着。比喻仇恨极深。
【悄然无声】 形容寂静无声的样子。





星期五最后添上一句，说那个俘虏并不是他的同宗，而是一个长胡子的白人。

长胡子的白人，我一听不禁大为惊骇。我连忙亲自走到那棵大树背后，果然看见一个白人被捆绑着躺在那儿，他显然是个欧洲人，因为他身上还穿着欧式的衣服。这时，我看见离他们更近的地方还有一棵大树，树前面长着一小丛灌木。于是，我暂时压住火气，绕到那棵大树后面。那里是一片小小的高地，可以把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

情况万分危急，因为已有两个野人走过去准备宰杀那个可怜的欧洲人了。我转过头吩咐星期五道："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星期五说一定照我说的去做。我说："星期五，仔细看着我，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千万不要误事。"于是我把一枝短枪和一枝鸟枪放在地上，用剩下的一枝短枪向野人瞄准，星期五一丝不苟地照着我做了。我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准备好了。"我说："开火。"我们两人一起开了枪。

星期五的枪法比我高明得多，我们射出了同样多的子弹，他一下子打死了两个，伤了三个。而我呢，只打死一个，打伤两个。不用说，那群野人被这突然袭击吓得魂飞魄散，像炸开的马蜂窝，乱了阵脚，既不知该往哪边看，更不知该往哪边跑，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飞来横祸是

【飞来横祸】 突然到来的特别大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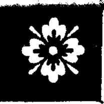
自哪个方向来的。星期五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留心着我的动作。我放完第一枪，马上撂下短枪，抓起地上的鸟枪，闭眼瞄准。我又问："星期五，准备好了吗？""好了。"我果断地说："开枪！"这次我们枪里装的是小铁沙和手枪子弹，杀伤力不大，只射倒了两个，但被铁沙打伤的却不少。只见那群野人像疯子般地乱跑乱嚎，多数都受了重伤，浑身是血。紧跟着又倒下来三四个，看样子这几个只能作垂死挣扎了。

我把放过的枪又撂下，只拿了那枝装好枪弹的短枪，扭头对星期五说："跟我来，星期五。"他勇敢地跟上我。于是，我冲出树林，突然出现在那些野人面前，一边飞跑，一边狂呼呐喊。那群野人早在我们开第一枪时便吓得晕头转向了，这下子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一直跑到那白人跟前，发现那两个刽子手已爬上了一只独木船，另外还有三个人也在朝那边跑去。我连忙吩咐星期五，叫他追过去打死他们。星期五迅速朝他们跑去，向他们射击。开始我以为星期五把他们五个通通打死了，因为他们全都倒下去了，后来却看见其中的两个很快探头探脑地坐了起来。原来只打死了两个，打伤了一个，那两个人不过是吓昏过去了。

星期五在那边开火的时候，我抓紧时间为那可怜的白人松绑，然后扶着他坐了起来。我用葡萄牙语问他是

【垂死挣扎】到快死的时候还作反抗，多贬义。





哪国人，他用拉丁语回答说是西班牙人。他已非常衰弱，坐都坐不稳，更别说站起来了。我忙从袋子里掏出酒给他喝，又让他吃了块面包，他的精神这才有些好转。他刚有点儿力气，就用各种姿势表示对我的感激之情。

"先生，"这时我把极有限的西班牙语通通搬出来凑合着说，"这些都留到以后再说吧，现在还是打仗要紧。要是你还撑得住的话，接过这枝手枪和这把刀，向敌人冲过去吧。"他激动地把它们一把抓住，仿佛一下子滋生出无穷的力量，一点儿不含糊地向仇人们扑了过去，刀举头落，一下子就砍倒了两个。唉，这群野蛮的家伙此时倒真有些可怜，他们被我们的突袭吓得东倒西歪，大多数连逃跑的本能都丧失了，只得拿他们的血肉之躯做我们的枪靶子。

这时，我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枝装好弹药的短枪，我已把手枪和刀都给了那个西班牙人，手里只剩这一点儿防身武器，不到最后关头，不轻易使用。这时，我叫星期五赶紧返回我们第一次射击的地方，把地上那几枝枪都取过来。他飞也似的打了个来回。于是，我把手头的短枪交给他，自己则坐下来给每枝枪装弹药。我吩咐西班牙人和星期五需要时就到我这儿来取。

我边装弹药边警惕地注视着战情的发展，只见那位西班牙人正和一个高大粗壮的家伙扭成一团，打得难分

【滋生】引起。

【本能】人和动物不学就会的本领，如初生婴儿会吃奶，蜂酿蜜等都是本能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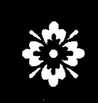
难解。那西班牙人虽然身子虚弱，却凭着一股子怒气，显得异常勇猛，用刀把那野人的头砍了两条大伤口。那家伙也不甘示弱，竟一下子把那西班牙人摔倒在地，并伸手去夺西班牙人手上的刀。我看得心惊胆战，忙跑过去帮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在危急时分，机警地松开了手中的刀，趁那野人拿刀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腰间的手枪，对准那野人就是一枪。那家伙当场倒地身亡，鲜血溅得老远。

星期五呢，趁我无暇分心管他，竟杀起了性子，把其他武器都撂在一边，只举着一把大斧头向那些望风而逃的野人追过去。他左劈右砍，一下子就把三个已经受了伤的野人彻底结果了，并把其他追得上的野人都赶尽杀绝了。这时，刚缓过劲来的西班牙人又跑过来要枪，我给了他一枝鸟枪。他拿着枪追上两个野人，把他们打伤了。但西班牙人毕竟太累了，实在跑不动了，只得眼看着那两个受伤的家伙逃进林子里。星期五见了，不用我吩咐，马上追进林子里，一斧劈死了一个，但另一个却异常敏捷，尽管受了伤，仍使出全身力气，跳入海中，向那只独木舟游去。独木舟上原有的 3 个人，再加上游过去的这个，就是 21 个野人中从我们手中逃脱的 4 个。

那几个野人拼命向前划，以便逃出我们的射程。星期五朝他们开了几枪，但显然一个也没打到。星期五认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比喻动作或事件来得突然，使人来不及防备。
【望风而逃】 老远看见对方的气势很盛就逃跑了。





为我们应追杀他们,老实说,我也觉得把他们赶尽杀绝才是上策,要是他们逃回去,然后带着几百只独木船的人来找我们寻仇,那可不妙。于是,我立刻向他们留下的一只独木船跑去,叫星期五紧跟着我。不料,我一踏上独木船,竟发现船上还躺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俘虏,他也像西班牙人一样,手脚都被绑得麻木了。他虽无法抬头看外面的情形,却已被那些枪声、喊杀声吓得半死,眼看只剩一口气了。

我当即把他身上的绳索割断,想扶他站起来。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哼哼,站不起来,也说不出话,看样子他还以为我是来杀他呢。

这时星期五也跑上来了,我叫他用他们的话告诉那野人说,他已经获救了,同时又掏出酒瓶喂了他两口。那野人听说自己得救了,又灌了两口热辣辣的酒,竟一下子坐起来开口讲话了。不料,星期五一听他说话,就扭过身来抱着他的脸仔细瞧。这一下,星期五立刻又是抱他,又是亲吻他,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手舞足蹈,又是大声歌唱,接着又是扭自己的双手,又是打自己的脸,又是拍自己的头,活像见了鬼。足足好半天,他才开口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平静了一下,才用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我说,这是他的父亲。

我看见星期五那么有孝心,看见他父亲绝处逢生,竟

【上策】 高明的计策和办法。

【手舞足蹈】 双手舞动,两只脚也跳起来。形容高兴到了极点。

【郑重其事】 形容十分严肃认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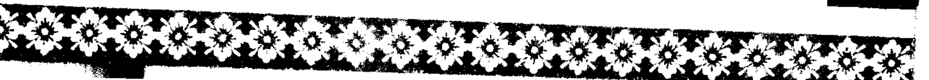


如此欣喜若狂，我的内心很有感触。他们父子俩相认之后，星期五的那种欣喜，那种一往情深，那种难以自禁的自然情感的流露，简直无法形容，我为人类居然有如此浓烈的情感感到惊讶。只见他一会儿上船，一会儿下船，不知道怎样发泄自己的满腔兴奋。他每次上船后，总要坐在他父亲身旁，把父亲的头紧紧贴着自己的胸膛，一坐就是半个钟头，还手脚不停地替父亲按摩麻木僵硬的双手双脚。我见了，就把甘蔗酒倒了些给星期五，叫他用酒替他父亲擦。效果很好，他对我感激地笑了笑。

这件事让我们停止了对野人的追击。事实上，我们没有继续追完全是我们的运气，因为事后不到两小时，海面就狂风大作，整整刮了一夜。依我看，野人的独木船一定会出事，那几个人也一定会葬身大海。

星期五呢，仍旧在为他的父亲忙个不停，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从父亲身边叫开，只得听之任之。等他情绪稍稍平稳，我觉得他可以暂时离开一会儿时，我才把他叫了过来。我问他给父亲吃过面包没有，他摇了摇头说："我这笨蛋把面包都吃光了。"我就把随身携带的一个面包给他，并叫他自己喝几口酒缓缓劲儿，可他一丁点儿也舍不得喝，全拿给父亲了。我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捧葡萄干，他把葡萄干送给他父亲后，马上跳出小船，飞也似的向远处跑去。尽管我在后面大声叫喊，他还是一溜烟跑得没了

【按摩】 用手在人身上推、按、捏、揉等，以促进血液循环，增进皮肤抵抗力，调整神经功能。





影。大约十五分钟后,他跑回来了,只见他手里捧着一罐子清水和两块面包。他经过我身边时,把面包递给我,又立刻跑上船把水递给他父亲。喝过水,他父亲精神好多了,看来,他早就渴坏了。

之后,我叫星期五把剩下的水和一块面包给那个西班牙人送去。先前打仗时,西班牙人凭着一股怒气勇猛冲杀,现在一点儿力气也没了,正躺在一棵树下休息。他的手脚也因长时间的捆绑变得又僵又肿。他勉强支撑着坐起来喝水,吃面包。我走过去给了他一捧葡萄干。他万分感激,总想站起来表示表示,可是,他一连几次试着要站起来都没有成功。我赶紧叫他坐着别动,然后叫星期五用甘蔗酒为他按摩,舒活舒活他的血脉筋骨,否则我担心他的腿会落下毛病。

星期五这个蛮有孝心的家伙,一边为西班牙人按摩,一边不时回头向他父亲那边张望。过了一会儿,他发现父亲突然不见了,一下子像中了邪似的弹起来,向小船那边跑去。原来他父亲只是坐累了,想躺下休息休息罢了。我见星期五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再拆开他们父子俩,就对西班牙人说,不如让星期五也把他扶到小船上去,然后把他们载到我们的住处。星期五听了这话,也不等西班牙人回答,一下就把他背起来,噔噔噔地上了船,他把西班牙人安置在父亲的身边,就划着小船沿海岸

【魂不守舍】灵魂离开了躯壳。形容精神恍惚、心神不定。也形容惊恐万分。





向小河驶去。这时风已经刮得很大了，但星期五仍把小船划得飞快。我从陆路才走了一半，他已经飞也似的从陆路返回来了。我问他到哪儿去，他一边一阵风似的向前窜，一边高声回答我："去把另一只小船划过来。"我刚走到小河边，他已经把另一只小船划进了小河，他把我载过小河，又忙着去帮两位虚弱的人下船。那两人都累得动不了了，星期五把他们背下船后，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急得不得了。

我让星期五先陪他们坐在河边等着，自己迅速做了一个宽大简易的担架，我和星期五抬着他们向前走。可是要把他们运过我那高高的围墙是很难办到的，而我又不想拆墙。想了半天，我和星期五就直接在外墙与树林间的空地上替他们搭了个帐篷，帐篷上覆着帆布，帆布上铺着树枝，既好看又凉快。然后，我们又用稻草铺了两张床，每张床上垫一条毯子，再加一条盖的毯子。他们两人就暂时被安置在这儿。

【担架】 抬送病人、伤员的用具，用木棍、竹竿等做架子，中间绷着帆布或绳子。





20. 荒岛的臣民

我这个荒岛之王现在终于有三个臣民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国王。有趣的是:我那仅有的三个臣民却信仰三种不同的宗教。星期五已被我改造成基督徒,他父亲仍信仰异教,西班牙人呢,则是一个天主教徒。不过,我的岛上实行信仰自由,他们愿信什么就信什么好了,没什么大碍。

安顿好两个新居民,我想该好好弄点滋补的东西补补他们虚弱的身体了。我先叫星期五到羊圈里选了只肥瘦适中的山羊宰了,将羊的后半截剁成小块清炖,并且在汤里加了大米和大麦,做成美味营养的羊肉汤糊。做好后,我们在两位新居民的帐篷里搭上桌子,四个人有说有笑地进餐。星期五呢,义不容辞地充当起我们的翻译,他

【天主教】 以罗马教皇为教会最高统治者的基督教派。
【义不容辞】 道义上不允许推辞。





不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父亲听，有时也讲给西班牙人听。因为西班牙人在野人那边待了多年，对他们的话也掌握得差不多了。

吃完饭，我立即吩咐星期五驾着独木船，去把我们丢下的枪枝通通运回来。第二天，我又吩咐他去把野人的尸首埋掉，省得天热发臭，污染小岛的空气。星期五把这些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把那些野人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因此，当我后来再到那片海滩时，如果不是凭借地形，真难想象那儿曾是我们打仗的地方。

一天，我和星期五的父亲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他对那几个逃跑的野人有何感想，他们会不会带着大部队前来复仇。说实话，我对此深感忧虑。星期五的父亲认为，那几个野人很有可能被那天的大风卷到海里淹死了。万一他们安然无恙地返回到自己的海岸，会采取什么行动还很难判定。不过，据他本人分析，他们已被我们的突袭、枪声与火光吓破了胆，他们回去后，一定会告诉本族人说，他们的同伴是被雷电或魔鬼打死的。至于我和星期五，我们的装束那么奇特，又表现得那么凶悍，他们一定把我们当成复仇的天神，绝不会把我们当做凡人的。事实证明，星期五的父亲的推断是对的，因为自那以后，那帮野人再也没到岛上来过。后来我们才得知，那四个野人倒真的跑回去了，他们对族里的人说，这是一个

【装束】 打扮。
【凶悍】 凶恶强悍。





魔岛，任何人到这个岛上来，都会被魔鬼用火烧死，因此，这儿就被视为凶险之地，没人再来了。

可是最初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成天提心吊胆的，总是带着我的臣民严阵以待，随时都准备再大干一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见野人有任何动静，我的防范意识也渐渐淡下去了，重新考虑起坐船到大陆去的问题。我之所以重提此事，还因为星期五的父亲郑重其事地向我保证，只要我到他们那边去，他们全族人看在他的份儿上，都会善意地对待我。

可是，在和西班牙人交谈后，我又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起来。西班牙人说，那边还有16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确实与野人们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但生活必需品却极度缺乏，有时生活极为困难，缺吃少穿。就这些人而言，他们还是很害怕野人，怕万一哪天惹恼了野人，他们会被残酷地杀害吃掉，因此，每天过得胆战心惊。



【严阵以待】 摆好严整的阵势，等待来犯的敌人。



我问西班牙人，那些人有没有逃走的打算。他说当然有，他们对此商议过不知多少次，但他们既没粮食，又没造船的工具，因此，每次会议都以眼泪和失望而告终。

我又问他，如果我把他们都接过来，然后再想法一起逃走，这个计划可不可行。我很坦白地对他讲述了我的顾虑，我害怕一旦将他们接到这个岛上，他们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将我杀掉，或者把我当成俘虏押送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去，那我就惨了，我宁愿被野人活活吃掉，也不愿被押上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我又补充道，如果此类事不会发生的话，我们这么多人，一定可以造成一条经得起风浪的大船，把我们都载到巴西或是北边的西印度群岛去。

西班牙人很诚恳地回答我说，他们这些白人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幸，如果有人对他们伸出救援之手，他们一定会感恩戴德，绝不会起任何恩将仇报的念头。他见我实在不能消除这种疑虑，就建议道，如果我实在不能放心的话，不如让他和星期五的父亲先回那边一趟，和那边的人谈谈，然后定好条件，叫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遵从我的领导，对我效忠到底，最后，再由他亲手把盟约交给我。

他还向我保证说，那边的白人都是正直的人，现在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回归故里的希望，又屈居野人之

【背信弃义】 不守信用，不讲道义。
【恩将仇报】 把恩德当做仇恨报答。
【感恩戴德】 对别人所给的恩惠表示感激。



下。如果我肯救他们，他发誓他们肯定会跟着我出生入死的。

听了西班牙人这番肯定的话，我救他们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正当我把一切都准备好，预备叫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先过去谈判时，西班牙人自己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原来，到目前为止，西班牙人已在岛上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清楚了我的食物来源和粮食储备。这些粮食，供我和星期五倒绰绰有余，现在添了两口人，就得极其节约才够用。如果这时再把那16个白人运过来，粮食就远远不够了，如果这时我们造一艘船进行远航，这点儿粮食又怎能维持全船人途中所需呢？因此，西班牙人建议说，我们现在不如多开垦些土地，多播些种子，等到再收割一次庄稼后，再接那些人过来也不迟。因为，那些人对缺衣少吃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再叫他们过这种生活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脱了狼穴又入虎口，境况根本没有改善，因而，会产生仇恨之心。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而真正接那些白人过来是一年半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离开了海岛。

接下来，我们四个便动手开地，在播种季节来临之

【出生入死】 形容冒着生命危险。





际，我们开垦好了足够播下22斛大麦和16罐大米的土地。下种之后，留下的大麦都不够我们四个人吃了。

现在，我们已是个不小的群体，再也不怕野人来骚扰(除非他们人数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又可以在岛上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了。

为了准备出逃用的大船，我到林子里仔细查看了一遍，把几棵适合造船的树都作上记号，吩咐星期五和他的父亲把树砍倒。然后，我叫他们仔细瞧着，看我是怎么把一棵大树削成光滑的木板的，并吩咐他们照样做，只要时间够，能削出多少木板就削多少。最后，他们居然做成了12块大橡木板，每块约2英尺宽，35英尺长，三四英寸厚。可以想象，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工作得又是多么踏实。

为了繁殖羊群，我们几个人采取轮流出工的方法，又捉了20多只野小羊来圈养。当葡萄成熟的季节到来时，我又招呼大家集体出动，晒制了大约有60桶的葡萄干。

收获季节到了，我们的收成很好，完全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共收了220多斛大麦，160多罐稻子。这些存粮，足够我们以及16个白人吃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接着大家又一起动手编藤器，用来存放粮食。西班牙人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灵巧，编的筐子又结实又美观。

一切准备就绪，我便派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的父亲坐

【开垦】 把荒地开辟成可以种植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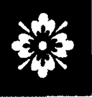
上独木舟到那边接洽去了。临行前,我发给他们每人一枝短枪、一些弹药,以备紧急关头用。另外,又给他们带上许多面包和葡萄干。我叫他们多保重,希望他们一路顺风,并约定,回来时悬挂信号,以便我老远就能认出他们。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到岛上二三十年以来,这是我为拯救自己跨出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步。

【接洽】 跟人联系,洽谈有关事项。

【一路顺风】 比喻非常顺利。







21. 一艘英国船

他们走后第八天，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天，我在帐篷里睡得正香，星期五飞也似的跑进来，朝我嚷道："主人，主人，他们回来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连武器也顾不上拿就跑了出去。放眼望去，只见一海里半之外，一只小船正顺风驶来，但它并不是从大陆那边来的，而是从岛的最南角开来的。因此，我马上进入戒备状态，我转过头叫星期五别离开我，告诉他来的人并不是我们等的那批人，不知道他们是敌是友，一定要万分小心。

紧接着，我又像前几次一样，取出望远镜，爬到小山顶上眺望。通过望远镜，我清楚地看见离海岸约一海里半开外，停泊着一艘大船。从大船和长艇的形状看，它们



分明是英国船。

在那一瞬间,我的心情乱极了。一方面,想到船上都是和我讲同一种语言的同胞,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另一方面,我又心存疑虑,想想看,这里处于英国贸易线之外,最近,海上又没有暴风雨,这条船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开到这儿来呢?我猜他们一定没安好心,说不定是些凶蛮的海盗。与其落到海盗手里,还不如照现在的老样子过下去的好。我在小山上望了没多久,就看见那条小船已开到海岸,看样子好像在寻觅可以靠岸的小河。但他们显然没找到,就在附近的沙滩上岸了。这真是我的大幸,否则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的城堡和各种设施呢。

他们果然都是英国人,其中有三个被绑者。船一靠岸,就有四五个人把这三个人押下船。其中一个被绑的人,做出种种哀求、悲痛和失望的姿势,动作表情看起来都有些夸张,另外两个人也很苦恼忧闷。

看到这幕场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星期五则对我说:"啊,主人,原来你们英国人也吃俘虏呀。"我说:"怎么,你以为他们会吃俘虏?"星期五说:"一定会的。"我激动地说:"不会,不会!他们或许会杀了对方,但绝不会吃对方。"

我始终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一个劲儿担心那三个俘虏会被他们杀掉。我这时恨不得那个西班牙



【莫名其妙】 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奥妙。比喻非常奇怪,使人不明白。





人和星期五的父亲都还待在我身边，那么，我一定会带着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那群恶人面前，给他们来次突袭，逼他们就范。

那伙气焰嚣张的家伙很快便散开了，他们在岛上四处溜达，仿佛要仔细瞧瞧这岛似的。那三个俘虏也被松了绑，就地坐了下来，但个个都显得心事重重。

这使我回想起了我当初上岛的情形，当时的我是那样惶惶不安，提心吊胆，还不得不爬到高大的树上睡觉。于是我对那三个俘虏充满了怜悯之情。

这伙人上岸时，正是潮水涨得最高的时候。在他们东游西逛时，竟大意得错过了潮汛，结果海水退到很远的地方，小船则搁浅在沙滩上。他们本来也在小船上留了两个人看船，看样子，那两个人是喝多了，竟睡了过去。其中一个人醒来时，发现小船已经搁浅，就向他的伙伴们大声叫喊。其他人纷纷跑回小船边，试图把船推下水。但小船太重了，他们使出吃奶的劲，小船仍纹丝不动。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便显露出顾前不顾后的水手脾气，索性丢下小船，四处游荡去了。其中一个水手向另一个喊道："杰克，别管船了，到时潮水上涨，它自然会浮起来的。"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他们确实都是我的同胞。我知道等小船重新浮起来至少还要十个小时。那时，天也差不多黑了，我也可以更方便地观察他们的行动，窃听他

【神不知鬼不觉】 形容做事极为隐秘，别人一点儿也不知道。
【嚣张】 （恶势力、邪气）上涨。
【纹丝不动】 一点儿也不动。



们的谈话,如果要采取行动,对我也很有利。

与此同时,我和星期五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这时的样子真够可怕的:身上穿着宽大的羊皮衣,头上戴着顶高高的毛皮大帽子,腰间挂着大刀,皮带上插着两枝手枪。星期五的样子也比我顺眼不到哪里去。乍一看,别人准以为是来了两个暴徒呢。

下午两点左右,天气酷热,那伙人三三两两地到树林里睡觉去了。只有那三个可怜的俘虏仍愁眉苦脸地坐在树阴下。他们和那群人隔了一段距离,依我看,可能在那群人的视线之外。

看到这情形,我改变了计划,决定现在就动手。这时,我悄悄向那三个俘虏走去,星期五也悄然无声地远远跟在后面。不等他们看见我,我就压低声音向他们喊道:“先生们,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他们一下子惊跳起来,等看到我那狰狞可怖的面目,更加惊慌失措,做出要跑开的样子。我说:“先生们,别害怕,说不定眼前的人正是你们的救星呢,可以帮你们一把。”其中一个人听我说这话,向我脱帽致敬道:“我们的处境已不是人力可挽救的。”我说:“先生,不要太绝望。看样子你们身处大难,因为早在你们上岸时,我就注意到了。我还看见其中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向你们举刀威胁的情形呢。”

【暴徒】 用强迫手段迫害别人、扰乱社会秩序的坏人。
【酷热】 (天气)极热。
【愁眉苦脸】 形容愁苦的神情。





那可怜的人顿时泪如泉涌，他惊讶地问："你到底是上帝，还是人？""我是人，英国人。"我接着说，"我身边只有一个仆人，但有足够的军火。现在请你们坦白地告诉我，你们究竟出了什么事？"

"唉，说来话长。简单说吧，先生，我是那条船的船长，我手下的人叛变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杀我们，他们就把我们送到这个荒岛上来，让我们自生自灭。我想我们一定会饿死在这儿，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对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大副，一个是我的旅客。"他讲道。

"那伙暴徒现在正在那边林子里躺着呢。"他指着那片小树林说，"我的心狂跳不已，害怕他们发现我们，如果发现了你，那他们必然会把我们全都杀掉的。"

"他们有枪吗？"我问。他说有，共两枝，一枝留在小船上。"这样的话，干掉他们并非难事。不过，还是活捉的好吧？"我问。他说，他们中间有两个穷凶极恶的大坏蛋，必须干掉他们，否则后患无穷。只要解决了那两个，其他的人准会乖乖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我问他是哪两个人，他说距离太远，看不清楚。于是，我决定先带他们回城堡去，然后再从长计议。

我边走边对他们说："先生，请听好，如果我冒险救你们出来，你们愿意接受我的两个要求吗？"那船长不等我说完就说，只要我把大船收回来，他和他的船全都听我指

【穷凶极恶】 形容极端残暴恶毒。

【从长计议】 慢慢地多加商量。指不急于做出决定。





挥；如果船收不回来，他也情愿跟着我，听我调遣。另外两个人也这样说。

“我只有两个条件，”我说，“第一，你们在岛上期间，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领导，我发给你们的武器，我有权随时收回。第二，如果我帮你把大船收回来，你必须免费载我和我的仆人回国。”

他说我的要求再合理不过了，他一定会履行，他还很有诚意地向我做出种种保证。于是我说：“好吧，现在我交给你们三枝短枪，你很熟悉那伙人。现在请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他愿服从我的指挥。我说，最好还是趁他们熟睡之际向他们开火，如果有愿意归顺的，我们可以饶他们不死。

他同意了这种做法，但显得很勉强，看样子还是不想打死他们，但又对那两个罪魁祸首有所顾忌，因此，不知

【调遣】 调派；差遣。

【诚意】 真心。

【罪魁祸首】 作恶犯罪造成祸害的首要分子。



是该拿枪冲过去，还是冒险去做说服工作。

正在我们商议之时，已有几个人醒来了，其中两个站了起来。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各拿了一枝枪向那边走去，大概是弄出了响声，被其中一个听见了，转过头来看见是他们，便开口向其他人叫喊。船长的两个伙伴一起开了枪，当即击毙一个，另一个也受了重伤。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受了轻伤，他们见此情形，抵抗也没用，就举手投降了。船长说，只要他们痛改前非，并保证帮他把大船夺回来，就可以饶他们不死。他们极力向船长表示他们的诚意，说一定忠心耿耿地跟着他，帮他夺回大船。我也不反对饶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都是我的同胞，但我要求船长把他们的手脚绑起来。

我一面处理这事，一面吩咐星期五和大副去把小船上的桨和帆取过来。他们很快就办妥了。这时又有三个人溜达过来，见势不妙，马上俯首就擒。我们大获全胜。

我和船长彼此熟悉了一下，我就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他显得十分惊异，同时又对我表示佩服。当他联想到上帝救我，我又救他时，不禁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谈完后，我把他们三人带回了家，给他们吃了东西，又把自己的设备指给他们看。

【俯首】 比喻顺从。

【哽咽】 哭时不能痛快地出声。



22. 收复大船

他们对所听到的、看到的都感到十分震惊。船长对我的防御工事赞不绝口，对我用树林子掩蔽住宅的做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他说，这儿是我的城堡和正式住宅，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所乡间别墅，等以后有时间再带他们去看，现在要紧的是收复大船。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暂时又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说船上的26个人都参加了叛变，都犯了谋叛罪，在法律上已构成死刑，为了活命，他们只得顽抗到底，因此光凭我们几个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这时，我想起，要是再过一会儿，大船上的人一定会奇怪他们的伙伴怎么还没回去，到时肯定会坐着另一只小船上岸来找他们。那

【赞不绝口】 连声称赞。
【五体投地】 形容佩服，崇拜到了极点。



时，说不定他们都会带着武器，我们必须早做准备才好。

于是，我当机立断，叫所有人都到小船那儿去，把船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取下来，再在小船底上凿一个大洞。这样的话，就算他们能战胜我们，也没法把小船开走。而我留着小船还有用。

说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收复大船并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把这只小船修好，恰好可以把我们和那边即将到来的白人朋友们一起载到西印度群岛去。

我们把小船凿了一个短时间绝对修补不好的大洞后，正坐在沙滩上寻思下一步的打算，突然听到大船那边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看见大船上的人正拼命摇旗，招呼小船快回去。他们见小船毫无反应，果然又派了只小船向这边划过来。从望远镜里看见，小船上载着十来个人，身上都带着武器。

大船停泊的地方离岸不过两海里左右，通过望远镜，可以把小船上每个人的脸看得清清楚楚。船长说，小船上有三个特老实的家伙，肯定是被逼造反的。至于水手长和其余几个人，都是凶巴巴的强悍家伙，他很担心，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应付。

我向他微笑着说，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死无疑是一种解脱，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说："船长先生，你刚才还满怀信心，说上帝让我活在这儿，就是为了搭救你的性命。

【当机立断】 抓住时机，立刻决断。
【解脱】 佛教用语，摆脱苦恼，得到自由。





现在你的信心到哪儿去了？”我又说：“对我来说，我做此事只有一个遗憾。”他问：“什么遗憾？”我说：“你刚才说了，他们中间有几个好人，应该饶他们不死。但在紧急关头，子弹又没长眼睛，我很担心他们也会死在我们手下呢。”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洪亮，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因此他们备受鼓舞，不再忧心忡忡，死心踏地干起手里的活儿来。我觉得应该先把俘虏进行妥善处理，其中的两个家伙，船长对他们特别不放心，我就派星期五和那个旅客将他们送到石洞里去。那地方远，即使这两个坏家伙大叫大嚷也听不见。星期五还给他们留了吃的、喝的，并警告他们，如果想逃跑，格杀勿论，如果安安静静地待着，几天后就恢复他们的自由。他们听了这话，果真就静悄悄地待在那儿了。

其余的俘虏就没这两个家伙那么惨。其中两个已归顺我们，加入我们的行动。另外两个不太信得过的，依旧五花大绑，但不用关禁闭。因此，现在我方有七个人，对方有十个人，但其中有三四个人并不积极捍卫己方利益。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跟他们斗一斗。

那批人此时已来到头一只小船停泊的地方，马上把小船拉到岸上，一齐下了船。我看见他们都下了船，挺满意。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留几个人在船上，又把船停在海里，交起手来时，船上的人就很可能逃掉。

【格杀勿论】 指把行凶、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不以杀人论罪。
【五花大绑】 绑人的一种方法，用绳索套住脖子并绕到背后反剪两臂。





上岸之后，他们先向第一只小船跑去。看到的情形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站着发了一会儿呆，就扯高嗓门狂喊起来，可是毫无回应。接着，他们又围成一圈，放了一排枪，那回声把林子都摇动了，可结果还是一样。他们的伙伴要么关在洞里，根本听不见枪声；要么被我们看得紧紧的，一声也不敢吭。

据他们后来所说，当时他们准备返回大船，告诉大家说那批人都被杀光了，小船也被凿破了。我们当时也看见他们已经把小船推到海里，一起上了船。

船长这时焦急万分，他相信他们回去后，就会把大船开走，收复大船的愿望就会落空，接下来的情况会更棘手。

可他们把小船开出去不远，就在海面上停下了，其中大部分人又下了船，但有三个留在了船上。看情形，他们商议后决定再找找他们的同伙。这是我们最担忧的，这样一来，我们即使把上岸的七个人全部抓住，那三个人也会把小船划回去，大船上的人得知情况后，定会立即扬帆起航，结果我们拼死拼活斗一场，还是得不到大船。

那七个人上岸后，紧紧靠在一块儿，向岛内前进。他们到了我住的小山坡上，开始大喊大叫，一直喊到他们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才停。看来他们既不愿意继续向岛内深入，也不愿分头行动，他们在一棵大树旁坐下来，商量

【棘手】 形容事情难办，像荆棘刺手。





对策。

我们只得在旁边静静地候着。只见他们商量了半天,忽然一起站起来,向海边走去。看来,他们认为这地方实在危险,决定回到大船上,不再找他们那些失踪的伙伴了。

这一下我们可着急了。船长看到情形演变至此,一点劲头也没了。我皱着眉头,也很心焦,不过我很快有了对策。我吩咐星期五和那位大副赶快穿过小河向西走,到了半里外的地方就开始大声叫喊,一直喊到那些人听见,并作了回答为止,而且叫他们千万注意,不要暴露自己,叫应他们后,再接着兜圈子,尽量把他们往岛的深处引,然后再按我指定的路线潜回到这边来。

那些人刚要上船,星期五他们已跑出半里开外,开始大喊大叫起来。那些人一下子就听见了,他们一边回答,一边沿着声音跑,跑了一段,就被小河挡住了。此时河水上涨,他们不敢直接游过去,只得把小船叫过来送他们过河。他们过河后,就把船拴在一棵小树上,这次只留了两个人看船。

这正合我意。我马上带着其他人,出其不意地向留在船上的两人扑去。这时,他们一个正坐在船里发呆,另一个正迷迷糊糊地躺在沙滩上。当我们赶到时,后者正爬起来,跑在前面的船长用力给了他一下,把他打倒在

【心焦】 心里着急。

【出其不意】 趁对方没有料到(就采取行动)。





地。紧接着，船长向船上的那个人大喝一声，叫他赶快投降，否则马上就要了他的命。

待在船上的那个人本来就对叛乱不大热心，见自己的伙伴已经被打倒，面前又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人，马上就投降了。后来，他加入到我们这边，帮了我们不少忙。

与此同时，星期五和大副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把那伙人从一片森林引到另一片森林，从一座小山引到另一座小山，不到天黑，他们是绝对回不到停船的地方来。就是星期五他们，回来时也都累得快趴下了。

我们现在无事可做，只是在暗中继续监视他们，顺便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体力，准备下一次战斗。

星期五回来好几个小时后，那伙人才绕回到小船边，只听他们边走边叫苦连天，说他们又累又脚痛，实在是走不动了。我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



当他们走到小船前，发现潮水已经退去，小船搁浅，他们的两个伙伴又不知去向

【叫苦连天】不断叫苦。形容痛苦得很。



时,他们那慌乱劲儿简直无法形容。他们彼此感叹着,说他们来到了住着妖怪的魔岛,妖怪们会把来到岛上的每个人通通吃掉。他们又大声呼唤着那两个失踪伙伴的名字,在夕阳的昏暗光线中惶惶不安地跑来跑去,绝望地摆着双手,一会儿上船,一会儿下船,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手下的人恨不得立即攻过去。可我认为还是等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再进攻,尽量少伤人,我尤其不愿我这边有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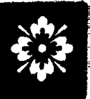
我命令星期五和船长匍匐前进,离他们越近越好。他们向前爬了不久,水手头子就带着两个人朝他们迎面走来。船长对这个叛乱头子恨得咬牙切齿,不等他们走近,就和星期五跳起来向他们开了枪。水手头子当场死去;另一个人身受重伤,一小时后也死了;第三个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我一听见枪响,马上带领其余人向他们进攻。现在夜已漆黑,对方根本看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我叫那个被他们留在船上的人喊他们的名字,看能不能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和我们谈判。一切进展顺利,他们缴械投降了。这时船长亲自出面喊话道:"如果你们马上放下武器,我一定饶你们不死。只有威尔·阿肯斯例外。"

那个叫阿肯斯的人当即大叫道:"船长,求求你饶了我吧!他们都和我一样坏呀,为什么单单不肯放过我

【匍匐】 身体贴着地向前爬。
【咬牙切齿】 形容极端愤恨或仇视。





呢？”老实说，阿肯斯这人对船长最野蛮，在最初叛变时，对船长又是捆绑，又是羞辱。于是，船长说他必须听候总督处理。所谓总督，当然就是我了，现在他们都这样称呼我。

之后，我派了几个人过去，把这些俘虏通通捆绑起来。由于身份关系，我和另一个人故意不在他们面前露面。

船长趁这个时机向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说他们居心叵测，回国后定会被送上绞架。于是，他们全都苦苦哀求饶命，表示全都知罪了。船长又说，他们并不是他的俘虏，而是岛上总督的俘虏。他说如果总督不高兴，可以把他们全都吊死，不过既然大家态度好，总督作为一个英国人，说不定会遵守英国法律，将他们送回英国接受法庭裁判，只有作恶多端的阿肯斯明天就等着受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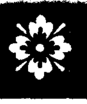
他这番杜撰的话收到很好的效果，其余的人纷纷恳求不要将他们押回英国，阿肯斯更是连声地哀求饶命。

我想我们得救的时候终于来临了，只要我说饶这帮人不死，他们肯定都会为我卖命夺船。这时，我叫人去把船长叫过来，这个人走到船长面前大声说：“船长，总督叫你。”船长立即大声回答道：“回去告诉总督，我马上就来。”这样一来，这帮人更相信岛上果真有那么一位总督，而且还有一大批荷枪实弹的侍卫呢。

我把夺船的计划告诉船长。经过商量，我们觉得明天

【总督】 此处指英国国王派驻自治区的代表。
【居心叵测】 存心险恶，不可推测。
【杜撰】 没有根据的编造；虚构。





便可实施计划。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决定把俘虏分批关押。先把阿肯斯和另外两个坏家伙押到关禁闭的石洞,其余的人则关押在城堡。

凌晨,我派船长去和关押在城堡里的人谈判,问他们愿不愿意帮忙收复大船。船长语重心长地谈到他们当前的处境,说即使总督把他们送回英国,政府也会下令把他们吊死;可是,如果他们愿参加这次收复活动,将功补过,他本人一定代他们向总督求情,赦免他们。

这些人当即接受这个建议。他们跪在船长面前,发誓效忠于他,并说从此愿意跟他走遍天涯,永远把他当做父亲一般爱戴。

船长回来将这些话一一讲给我听。尽管如此,我还是叫他从七个人中挑出两个人质,以确保其他五人效忠到底。也就是说,如果这五人中有任何一个在行动过程中有叛变行为,这两个人就得为此付出生命。这个办法尽管苛刻,却十分有效。结果,那两个人质反而和船长一道劝告那五个人,要认真完成总督和船长交给他们的任务。

我安排的出征总兵力一共有13个人,由船长做总指挥。我和星期五,仍旧留在岛上,照管岛上的俘虏和其他事宜。

船长欣然同意了我的安排。他在两只小船上分配好人手后便出发了。他们进展得很顺利。半夜时分,他们

【语重心长】 话语诚恳,情意深长。





的小船悄悄潜到大船边。这时，船长命令老罗（大船上派出去搜寻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同大船上的人搭话，告诉大船上的人说，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总算把人和船都带回来了。趁着这个时候，船长和大副率先握着枪冲上大船，一下就用枪托把二副和木匠打倒。紧跟着上船的其他人麻利地制服了甲板上的其他人，并且把船舱关上，把舱底的人都关在了下面，同时又把厨房里的三个人俘获。

等把甲板上的人都肃清后，船长便命令大副带人去进攻船长室。新船长已听到警报，带着一个船员、一个小听差，虎视眈眈地站在船长室。当大副用铁钎将船长室的门撬开的一刹那，新船长和他的手下开了枪，打中了大副的胳膊，但大副仍勇敢地冲了进去，对准新船长的头放了一枪，子弹从新船长的嘴里进去，从耳朵里出来。那两个人看到船长被打死，也就投降了。就这样，大船被夺了回来。

把大船占领后，船长马上下令连放七枪，通知岛上的我，事情已办成。我听到枪声，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一直紧张地等待着。这时，已是半夜两点钟。

【虎视眈眈】 形容贪婪而凶狠地注视着。





23. 准备返回英国

我听清了信号，倒下便睡了。忙碌了一天，又加上这样的喜事，我睡得真是又香又甜。睡梦中，我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紧接着，便听见有人连声叫着："总督！总督！"我爬上小山顶，看见我的船长朋友正站在那里，他一把将我搂住说："啊！我的朋友，我的恩人。看，那就是我们的船，我和我的船都是你的了。"我举目望去，原来他们趁着天气晴朗，潮水上涨，竟把船一直开到了小河口，停在我的家门口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几乎冲得我晕倒在地。好半天，我呆愣愣地傻站在那儿。船长见我如此激动，连忙从袋子里掏出专为我准备的提神酒。喝了几口后，我恢复了理智，但仍激动得好久都说不出话来。船长温和地望着我，用亲切的话安慰我，让我平静下来。最后，我终于哭了出

【恩人】 对自己有大恩的人。





来，经过这一通宣泄，我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上前去拥抱船长，感谢上天派他来救我。等我完全平静下来，船长便说，他要送给我一点礼物。说着，他提高嗓门，吩咐他的手下人赶快把送给总督的东西搬上岸来。这礼物真是太丰富了，乍看起来，好像是供我留在这岛上慢慢享受，而不准备载我回家呢。不过，船长感恩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首先送上来的是一箱极好的提神酒、六瓶马德拉酒、两磅精制烟叶、十二块上等牛肉、六块猪肉、一百磅饼干，好多都是我二十几年来见也没见过的好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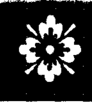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又送来一箱糖、一盒面粉、一袋柠檬，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却又十分有用的小东西。最为有用的莫过于他送我的六件新衬衫、六条领巾、一双鞋、一双袜子、一顶帽子以及一套外衣。总之，这样一来，我就穿得像个人样了。不过，刚一穿戴起来，别提有多别扭，多不舒服了。

等这一切都过去后，我开始和船长商议如何处理俘虏的问题。船长说，其他的人倒可以冒险带回国，至于其中几个顽固不化的人，他觉得实在有点儿伤脑筋。

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劝那几个人主动留在岛上。船长同意了。

我吩咐星期五将那几个人带到茅舍，我也穿着新衣以总督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我先疾言厉色地把他们

【宣泄】 舒散；吐露（心中的积郁）。
【疾言厉色】 说话急躁，神色严厉。形容发怒时的神情。



的罪状数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们能够找出什么理由叫我不把他们当做海盗处以绞刑。

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大家回答说，他们深知自己犯了罪，但在他们投降时，船长既已答应饶他们性命，他们现在只得恳求我的宽恕。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带着自己的全部部下返回英国，如果他们几个也要回去的话，到了英国就等于到了绞刑架。然后我又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岛上，不再回国干伤天害理的事，我愿饶他们一命。他们自然选择留在岛上，一共是五个人。

于是，我开始做回国的准备。我告诉船长说，我还需要一晚上的时间把事情安排一下，请他先回船，把航行的各种事情准备好，第二天让小船来接我就行。

船长走后，我又派人将那五个人带到我房里，我把在岛上的各种生存知识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又把不久后那边要过来16位白人的事告诉他们，叫他们对那些白人要一视同仁，同他们友好相处，并请他们把我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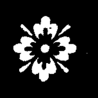
我把所有的枪械火药都留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说，我会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和一些菜种。这些事办完后，第二天我就上船了。我们正准备开船，发现那五个人中有两个竟游到了船边，他们哀求我们收留他们，说另外三人十分歧视他们，如果住下去，他们总有一天会被三

【伤天害理】 指做事残忍，灭绝人性。

【一视同仁】 同样对待，不分厚薄。

【歧视】 不平等地看待。





人害死。他们说宁愿上船被船长当即吊死，也不愿再回岛上。

我们最终将他们收留上船，然后给了他们每人一顿结结实实的鞭子，并用盐水浇在伤痕上。受过这番教训，他们后来果真都变成了规规矩矩的家伙，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我离开海岛的时候，把我那顶古怪的羊皮帽、羊皮伞和一只鹦鹉带在身边，作为这段生活的纪念；同时把我前面讲过的那笔钱也带走。这笔钱因多年不用，已经发了霉，生了锈，如不经磨擦，谁也认不出那是钱币了。

这样，我终于在离开英国35年后，重回故土。当我竭力回想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时，他们在我记忆中竟已十分模糊。



【教训】 教育训戒



第三部　重回文明世界

1. 找回财产

我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人人都把我当做异乡人，只有那位忠实的寡妇，对我仍那么友好。她目前的生活十分困难，我让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相反，我还拿出一小笔钱接济她。

然后，我回到家乡。我的父母都已去世，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两个侄儿。家里人以为我早已不在人世，所以也没给我留财产，而我身上那点钱，完全不够我成家立业。正在这时，那位蒙我搭救的船长不忘旧恩，他召集几位商人总共资助了我200英镑，但这点钱仍不够我安身立命。因此，我决定去里斯本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发展情形，我想我那合伙人也一定以为我死了好多年了。

【接济】在物质上援助。
【成家立业】指结了婚，有了一定的职业或建立某项事业。
【安身立命】生命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





这期间，星期五仍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服侍我，任劳任怨。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是我最好的仆人和伙伴，拥有他，真是我的幸运。

到了里斯本，我居然找到了当年将我从非洲海面救起来的那位老船长。他本人已经不再航海，他的儿子当了船长，仍在巴西做生意。我和老船长热情地叙了一番旧情，彼此都很意外，但特别高兴。接着，我就向他询问我的巴西种植园的情况。老人说他已9年没有去过巴西，据他所知，我的合伙人还在世，两位财产代理人则去世了。尽管如此，他说我还是可以收到一份详细的账目。因为，当人们都认为我已经在海难中淹死时，当时还健在的财产代理人就将我在种植园的股份、应得收入等一一报给了收税官，收税官把每年属于我的收益都做了慈善处理。因此，只要我提出申请，我的财产就会物归原主，只是每年已分发出去的慈善款，就不能再追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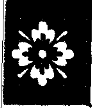
他还告诉我说，我的合伙人仅仅享有种植园的一半财产权，就已经成了巨富，想来我的财产是不少的。

老人又告诉我，当年我的合伙人和代理人曾把种植园头几年的利息交给他，除去他重新用于种植园和糖厂的投资之外，他还应该给我470块葡萄牙金币。但这位善良的人经历了不幸，他的船也遭遇了海难，万不得已只

【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代表他进行某种活动（如贸易、诉讼、纳税、签订合同等）的人。

【股份】股份公司或其他合伙经营的资本单位。





得挪用我那笔钱入了另一条船的股。因此,他说他只能先给我160块葡萄牙金币,然后又把他在他儿子工作的那条船上的个人股权开了张出让证,以抵押其他欠款。

我看到他这番正直的举动,不由得落下泪来。我想我收下这些,定会让他生活拮据,因此,好说歹说,我只收了100块葡萄牙金币。我诚挚地告诉他说,一旦我收回了我的种植园,立刻就把这100块葡萄牙金币还他。这一承诺,我后来果然做到了。

之后,老人又帮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位商人朋友,请他帮我办理巴西的财产问题。七个月后,我便收到来自巴西的一大摞文件。其中的财产关系真是复杂得很,简单地说吧,我不但一下子拥有了5000英镑的现金,还在巴西占有一份每年可收入1000多英镑的产业。我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成为大富翁了。

我收到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老船长。我不仅将那100块葡萄牙金币还给他,还将那笔债务以法律的形式一笔抹去。然后,我继续委托他当我的年息管理者,并在委托书上加了这么一条,即老船长在世时,我每年给他100块葡萄牙金币,老船长去世后,每年送给他儿子50块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稍稍报答了这位善良的老人。

现在我该如何处理我的产业呢?我首先想到我的寡

【拮据】 缺少钱,境况窘迫。





妇朋友，可她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足了。最后，我决定带着我的所有动产回英国去。我想，回了国，我一定会认识几个善于理财的朋友，找到几个忠诚的亲戚，那时财产处理就不成问题了。

在回英国之前，我先写了几封得体的信，以答谢巴西方面给我寄来的报告和财产，并将我的年息安排告诉我的合伙人，还在里斯本为我合伙人的妻儿买了几份礼物，以示感谢。



【理财】管理财物或财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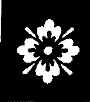
2. 翻山越岭

把一切都料理好后，我开始打听回国的路线。现在我对航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感，有一次，我甚至在把行李都搬上了船后，临时改变了主意，而且一连三次都是这样。我这一辈子在海上遇到的倒霉事不胜枚举，一想到走海路就觉得不安全。为此，我心里十分烦躁，便把我的情形告诉了老船长。老船长听后，坚决叫我别走海路，并为我制定了一条由陆路返回英国的路线。后来，当我正式由陆路启程时，我还有了几个旅伴，包括一位英国绅士、两位葡萄牙绅士、两位英国商人，我们一行六人再加上五个仆人，差不多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我们骑着骏马，带着枪械，踏上了旅程。一路上，其他人都尊称我为队长，一来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仆人，一个当然

【料理】 办理；处理。

【不胜枚举】 不可能一个一个全列举出来。形容同类的事物很多。

【绅士】 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



是星期五，另一个则是我新找的英格兰水手。

在这趟令人疲惫不堪的行程中，有几件险事不能不谈。

我们一行很快到了马德里。大家以前都没到过西班牙，因此一致同意在那儿耽搁一段时间，顺便游玩一番。我们在这儿待到10月中旬，这时已是夏末秋初。我们从马德里出发到达那瓦拉（位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沿途听人说，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开始下雪，有几个试图穿越山区的旅客走到半路，又被风雪所迫，返回了潘佩卢那（那瓦拉的一个要塞）。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才知道人们说得一点儿不假。这里寒风阵阵，冷气逼人，雪还在不停地下，气温低得仿佛要把人的手指、脚趾都冻掉。路已无法通行，这一带的雪都是松松软软的，稍不注意，就有被雪活埋的危险。冬天已经来了，当地居民都说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我们真不走运。

我们一行滞留在这儿，十分焦虑。我提议干脆改变方式，沿海路坐船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我们正在考虑这个方案时，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在一位带路人的引导下，竟安全地穿过了法国山区。

我们急忙找到这位带路人，他说完全可以把我们从来路带过去，决不会在雪山上遇险，但他叫我们准备好充

【滞留】 停留不动。





足的武器对付野兽,因为大雪封山,许多狼饿慌了,会成群结队地到山脚觅食。我们告诉他,我们为应付这类野兽已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更害怕的是遇到山上的土匪强盗。这位向导说,在他走的那条道上,绝不会遇上这种事。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决定马上跟他走,因为我们滞留在这儿已有20天了。另有被阻的12个绅士和他们的仆人也愿意和我们一道走。

于是,这位带路人便带着我们从潘佩卢那出发了。他先带着我们朝来路往回走了约20英里,然后渡过两条河,来到风光秀美的平原地带。接着向左转进入山区,一路上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可是,随着他左转右转,我们竟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最高的山头,而且确实没有碰到大雪的阻碍。有一天,我们竟望见了物产丰富的朗格多州和加斯科尼州,只见那儿树木葱郁,满目绿色。可只是看见了,要走到那儿,还有相当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

这时,山上下起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路简直没法走了,我们心里也很不安。带路人安慰我们说,很快就可以走到山脚了。

那天黄昏,离天黑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带路人正一个人走在前面探路,突然传来他的惊呼。原来密林里突然冲出三只大恶狼,它们后面还跟着一只大熊。这时,一只狼已紧紧地咬住带路人的马,另一只则向他身上扑去,带

【向导】 带路的人。
【悬崖峭壁】 高而陡的悬崖。



路人惊慌得忘了抽手枪，只是扭过头来向我们一个劲儿地呼救。我赶忙命令星期五策马前去。星期五马上抽出手枪，对着扑在带路人身上的狼就是一枪。

另外两只狼听到枪声，慌忙逃窜了。带路人受伤很重，因为那只狼狠狠地咬了他两口，一口咬在手臂上，另一口咬在膝头上，马的伤倒还不重。当我们后面的人赶到这里时，星期五正扶着带路人下马。这时，那只熊又从树林里出来了。熊是一种笨重的野兽，动作完全不如狼轻快，它的行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很少攻击人，除非你先去攻击它。不过，你要是碰上它，必须特别小心，得对它十分客气，因为它可是讲派头的绅士，哪怕对面走来的是一位王子，也得给他让路。然后，你千万别站着不动，也别拿眼睛盯着它看，因为它认为那是一种侮辱。一旦它觉得自己受辱了，它可是要奋力复仇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一旦决定了要复仇，就会不分白天黑夜地跟着你，直到它报了仇为止。



【笨重】 庞大沉重。
【侮辱】 使对方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蒙受耻辱。



现在还是来谈谈我们眼前的这只大熊吧。这只熊身躯异常庞大,我们大家一见,都觉得又惊又怕。可是星期五看见它,却露出顽皮可笑的神态,他一连冲着大熊"啊!啊!啊!"叫了三声,又对我说:"主人,你看着我吧,我要和它握个手,叫你大笑一场。"我说:"你这傻瓜,快别干蠢事,它会吃掉你的!""吃掉我?"星期五说,"我还要吃掉它呢。你们都站开,我要让你们都好好笑一场。"于是,他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双便鞋,换掉了脚上的靴子,然后,一阵风似的朝熊那边跑过去了。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带虽是森林,但地势却很平坦,有很多开阔地。这时,星期五已跑到熊的身后,捡起一块石头砸在熊头上。那只熊扭过头看见星期五,顿时转过身躯,迈着大步,摇摇摆摆冲过去。它的步子虽慢,步幅却不小。星期五撒腿就跑,仿佛要跑到我们这边向我们求救似的。于是,我们大家决定马上向熊开枪,救星期五。我骂他:"你这狗东西,你就是这样叫我们发笑的吗?赶快把你的马牵开,我们要开枪了。"星期五一听这话,大叫道:"别开枪!别开枪!真的会有笑话给你们看的。"他从我们身边跑过去,看见前面有棵大橡树,他把枪放到树根下,敏捷地爬上了树。

转眼之间那熊也来到了大树下。它先把树下的枪闻了闻,并不动它,接着它也往树上爬去,虽然它的身子又

【神态】 神情态度。



大又笨，却爬得像只猫一样迅速。这时我们也来到了树下。星期五已爬到大树旁枝的柔梢上，那熊也顺着爬到树枝较软的地方。这时，星期五就冲着我们说："看，看，我现在叫熊跳舞给你们看。"于是他开始在那树枝上大摇大跳，弄得那只熊摇摇欲坠，频频回头，看看能不能爬回去。我们看到这番情形，再也忍不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星期五见熊停住不动，就暂时停止摇摆，冲着熊喊："怎么，不敢过来了。过来吧，再过来一点儿。"那只熊果然又朝前爬了几步。于是星期五又开始跳动，熊又站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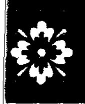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正好趁这个时机给熊头部一枪。可是星期五却大声哀求道："别，别，别开枪，等一会儿我下来打它。"简单地说，星期五在那枝上跳了个够，那只熊东摇西摆也引我们笑了个够，只是，我们不知道这场玩笑最后该如何收场。

星期五很快就解开了我们的疑团。他见那熊再也不肯向前爬一步，就爬到树枝最细的地方，顺着树枝滑到地上，然后飞快地把枪拿在手，站在树下一动不动。我冲着星期五喊："快开枪打它呀！"星期五说："等等，你们可以再笑一笑。"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引得我们又笑了起来。那只熊见自己的敌人已不在树上，就从容不迫地从树枝上往后退，一步一回头。终于回到主干了，又从树上往下爬，每一步都把树干抓得牢牢的，真是又从容

【柔梢】 柔软树枝的细头。

【摇摇欲坠】 形容非常危险，就要掉下来或垮下来。

【疑团】 积聚的怀疑。



又可笑。就在熊后腿刚落地的时候,星期五一步抢上去,把枪口塞进它的耳朵,一枪把它打死了。

这确实让我们大大地乐了一番。但我们还陷在荒郊野外,带路人又受了重伤,因此心里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带路人说,前边又是一个狼群出没的地方,那是一片小小的平川,四面都是树林,我们必须穿过一条狭长的小路,才能到达留宿的村子。

我们进入那片树林时,太阳已开始落山。只见树林前面的空地上,跑来五只狼,一只紧跟一只地向前跑去,似乎在追着前面的什么小动物。紧接着,我们来到那片平川,一眼就看到十几只狼正在啃一堆马骨头。它们没来招惹我们,但我们还没走过那片平川的一半,便听见周围林子里发出此起彼伏的狼嚎,声音大得可怕。不一会儿,就看见数百只狼向我们袭来,它们排成单行,像被一位资深军官指挥着一般整齐。我叫大家彼此靠拢,排成一行,当狼群向我们进攻时,一半人开枪,另一半人准备。因为我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枝长枪,两枝手枪,每次一半人放枪,我们不用腾时间装子弹,就可以连放六排枪。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必如此谨慎用枪。因为,第一排枪放出去,狼群就被枪声和火光吓得停止了前进。我们这一下打死了四只狼,还打伤了几只。群狼惊骇得站住了,但并不退去。危急时分,我记起别人说,最凶猛的野兽也

【招惹】(言语、行动)引起(是非、麻烦等)。
【资深】资历深或资格老。





害怕人的呐喊，于是我叫大家一起放声大喊。狼群这下果然开始后退。我又下令朝它们放一排枪，这样一来，它们才向林子里逃走了。

我们抓紧时间装好子弹，骑马继续前进。夜就要来了，光线开始昏暗，我们又听到了阵阵狼嚎。突然间，我们看见三群狼，一群在我们左边，一群在前头稍远处，一群在后边，看样子它们已把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趁着它们还没发起进攻，奋力向前急跑。跑着跑着，便看见远处的森林开了个口子，穿过那儿，才能走到平川的尽头。再跑近些，便见那口子上也站着许许多多的狼，数都数不过来。



正在这时，我们听见一声枪响，只见从森林的另一个口子里冲过来一匹无人驾驭的马，它后面紧跟着十几匹恶狼。当我们向那个口子跑去时，又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只见地上躺着一匹马和两个人的尸骨，都已被狼撕啃得不成样子了。其中一个人的尸体旁还丢着一杆枪，显然，那声枪响就是他放的。

【呐喊】 大声喊叫助威。



这时,准备围攻我们的狼已不下三百只,幸好我发现离树林入口不远的地方堆着一大堆伐木。我叫我的人马跑到那堆木料后,然后下马,把马围在当中,全部人站成三角形。我们的前面是一根很长的木料,我把它当成我们的胸墙。

那些狼很快便向我们发起了凶猛的攻势,它们怒吼着,纷纷跳上那堆长木料,准备向我们扑来。看起来,它们紧盯着的是我们的马。我命令我的人继续按先前的方式开枪。第一排枪就打死了好几匹狼,可是我们必须不断开枪,因为它们就像恶魔一样,持续不断。我们一连开了五排枪,打死了近20匹狼。但我不愿把最后一排枪匆忙耗光,于是,我把我的水手仆人叫过来——这时我不能叫星期五,因为他正用最快的速度替我和他自己的枪装子弹。我递给水手仆人一斛火药,叫他赶快沿着那堆木料把火药洒成一条线。他刚洒完,狼群又发起进攻。我朝那火药瞄准,火药顿时燃烧起来。这时夜已全黑,火光把狼吓得要死,狼群终于退后几步。

这时候,我命令大伙儿一起放最后一排枪,然后齐声呐喊,群狼这才跑掉。紧接着,我们一起冲过去,把20几匹受伤倒地的狼一阵乱劈乱砍,它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其余的狼听见这阵惨嚎,才彻底抛下我们逃跑了。

【胸墙】 半人多高的防护墙。



我们一共打死了60多匹狼。清理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赶路。我们还要走3英里，才能到过夜的村庄。

第二天，带路人的伤口化脓了，只得留在村里休养。我们又另雇了一位带路人，他把我们顺利地带到了法国南部的城市图卢兹。直到此时，狼群带给我的恐怖仍未完全消失。我想从今以后，我宁可在海上航行1000海里，哪怕隔几天遇上一次风暴，也不愿再选择走陆路了。

整整走了一个冬季，我才到达了目的地。我重新把钱交给我的寡妇朋友保管，并将在巴西的产业以32800块葡萄牙金币的价格卖了出去。与此同时，我继续供给老船长年金。



【恐怖】 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





3. 故地重游

在我的朋友和亲戚的劝导下,我安安分分地在国内生活了7年。在这期间,我领养了两个侄儿,把大侄儿培养成了上等人,把小侄儿培养成了一位有胆识的航海人。我还结了婚,有了两儿一女,可惜我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过于安定的生活,叫我渐生厌烦。这时,我的小侄儿一个劲儿地鼓动我跟他出海,我就像年轻时一样,禁不住诱惑,搭上他的船到东印度群岛去了。

我趁这次航行,重回我那海岛,看到了那批白人,了解了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他们说经过数番战斗,才战胜了留在岛上的3个恶棍,最终大家才和睦团结地生活下来。他们还攻到那边大陆,劫回来11个男人、5个女人,现在岛上已有20来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了。

我在岛上逗留了二十多天,给他们带去了各种生

【领养】 把别人的孩子领来抚养,当作自己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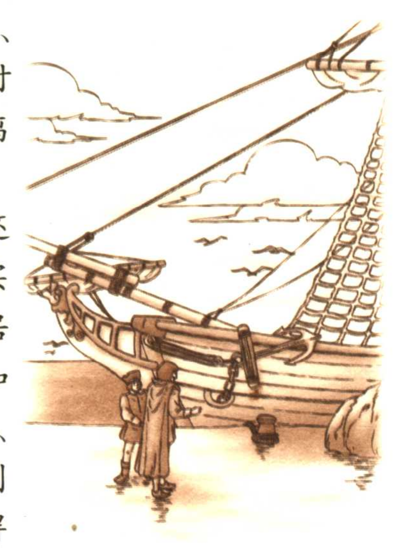
【诱惑】 吸引;招引。

【活蹦乱跳】 欢蹦乱跳。





活必需品，以及两个工人、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我对土地进行了划分，然后就离开了他们。



我离开海岛后，随船还到了巴西。在那儿，我购买了一条帆船送给海岛上的居民，还随船送了七个妇女和许多男人，另外还有五头牛、几只羊和几头猪。当我再到岛上时，这些牲畜已繁殖得相当可观，我岛上的臣民也能随时吃上猪牛肉了。

这一切并不算完，海岛上仍旧在经历着种种惊人的事。而我本人此后10年的遭遇照样值得大书特书，这些都等我日后再来细说吧。

【可观】指达到比较高的程度。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
作者=启迪主编　石延博　杨子江　王芳　崔丽　张森　梁莉　王文仓　蒲煜编译
页数=233
SS号=11554061
DX号=
出版日期=2006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17. 我的仆人“ 星期五 ”
18. 新的计划
19. 伏击野人
20. 荒岛的臣民
21. 一艘英国船
22. 收复大船
23. 准备返回英国

第三部　重回文明世界

1. 找回财产
2. 翻山越岭
3. 故地重游